

541.2
280

序

著者坂口博士，曾於原書的序文之中，引着成語說道：「一伴隨於神一方面的，雖只一人，只算多數。」苟欲宿于文明之蔭，而擁護教化之大旆的，正不可無此覺悟。：此等既經讀過本書的，或將要閱讀本書的人們，縱然在數量上，或不及坊間的俗書的讀者之多；但大都爲留意或努力于學藝的開拓，思想的發展，國家的進化，世界的擴大的人們；正是所謂伴隨於神之一騎當千的文化戰士，蓋不容疑。：：：「譯者翻譯此書，并無其他奢望；亦不過想以此供獻於國內的所謂文化戰士們而已。」

本書的題名，直譯起來，應爲「世界的希臘文明之潮流」，或「希臘文明之世界的潮流」。茲以簡短較便，而不至有損原義，故縮作今名。又原書附有插圖六十餘幅，有助于本文的讀者，實不在少。惟以印刷上的關係，只好完全舍去。以後倘有機會，再當

補入。

一九二九，十二，一，譯者識於北平

希臘文明之潮流 目次

序論 Hellenism	一
第一章 都市國家的盛衰	一一
第一節 都市國家的實況	
第二節 都市國家的國家觀念和其文明	
第三節 都市國家的危機和其思想界	
第二章 亞力山大大王	五一
第四節 馬基頓王國	
第五節 亞力山大的個性和希臘精神	
第六節 從希臘精神到世界精神	
第七節 世界政策	

第三章 Hellenism 初期的雅典·····	七
第八節 輿論的源泉 流行的中心	
第九節 舊喜劇和新喜劇	
第十節 雅典的新哲學	
第十一節 博物館 圖書館 大學	
第四章 希臘文明之東方傳播上·····	八九
第十二節 Hellenism 世界的大勢	
第十三節 小亞細亞的繁昌	
第十四節 埃及的全盛 亞力山大利亞的學藝	
第五章 希臘文明之東方傳播下·····	一一九
第十五節 敘利亞王國的遠圖	
第十六節 美術及貨幣	

第十七節 印度中央亞細亞和希臘文明

第六章 希臘文明所及於羅馬的影響……………一五一

第十八節 「希臘之羅馬征服」

第十九節 希臘文明之西方傳播

第二十節 拉丁風國粹主義的奮鬥

第二十一節 希臘文明的優勢

第七章 古代的宗教界和希臘文明

第二十二節 阿靈坡司諸神的衰微

第二十三節 君主崇拜

第二十四節 知識階級的宗教

第二十五節 人民的宗教、合同信

第二十六節 耶穌基督和聖保羅

第二十七節 福音書及神學的成立

第八章 近代文化和古典上……………二一五

第二十八節 古今的區別

第二十九節 畢展慈和回教

第三十節 學藝復興 人生派

第三十一節 學藝復興的最隆盛期

第三十二節 學藝復興的羅馬風化

第九章 近代文化和古典下……………二四一

第三十三節 啓蒙運動古典派(新人生派)

第三十四節 Romantic, Hellenism 研究

結論 希臘文明的價值……………二六七

希臘文明之潮流

坂口昂著

王璧如譯

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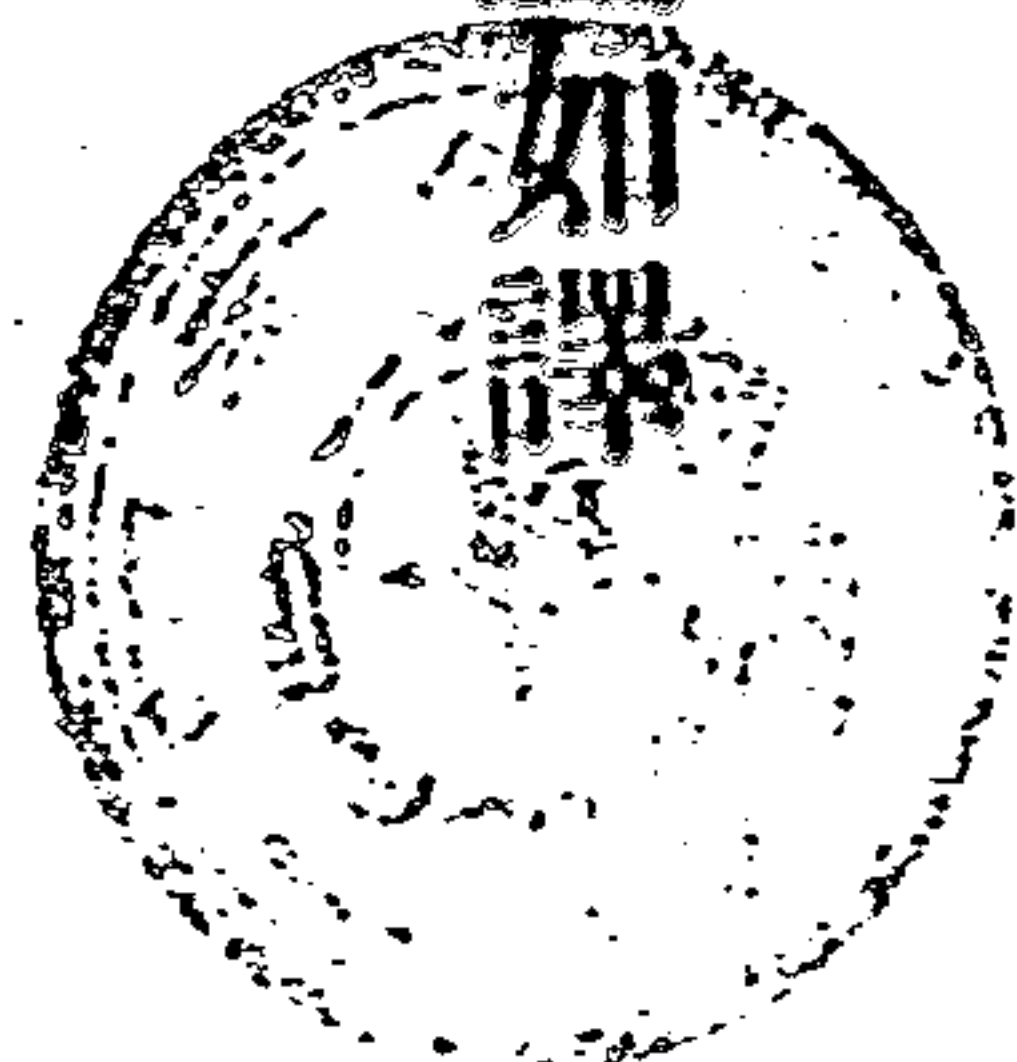
Hellenism

現代世界的文明，乃由多數相異的系統而成立；而各系統，又由種種不同的要素組織而成。此種要素和要素，以及各系統的相互關係，真是複雜多歧，不可端倪。隨而由此關係，在現代世界，遂惹起了千種萬態的社會事象。此純為古來數千年間，世界歷史上的發展，所由產出的成果。至在現代世界的文明系統中，最重要的系統，則為極東文明，印度文明，回教文明，西洋文明四大系統。此各系統，更可分析為許多相異的文明要素。就中如將西洋文明的源流，追尋起來，即可發見為其要素的，乃古代東方文明，猶太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以及日耳曼文明。而由此等五大要素之中，倘欲擇取

序論

一

541.2
280
2



其最長於知識，富於思想，卓越於藝術之美，而廣被影響於世界的，則無論何人，當必首推希臘文明而不躊躇吧！此種文明，在西洋文明系統中，與其他要素結有密切而又廣大的關係，而為西洋文明之有力的組成要素。加之對於其他的文明系統，例如：回教文明，印度文明，以至於極東文明，都多少地，結有在其他系統中，到底不可得見的顯著而廣汎的關係。即在我國（指日本），西洋文明，隨明治維新而滔滔流入以來，舉凡二千餘年前希臘人所運營的思想，或形式的影響，都因而顯現了。關於吾人的政治，宗教，哲學諸問題，以及對於社會，藝術諸生活，或為意識的輸入，或於不知不覺之間，受其浸淫。此為注意稍深的觀察者，所早已看到之事。今試僅以最直觀的一例而言，倘有逍遙於東京日本橋，或麴町等處，又或巡遊於京都，大阪，及其他大都會的人們，審視其間之帶有歐風的大建築，則其中帶有希臘風的圓柱的樣式，以及希臘風的宮殿的面影，自可容易發現吧！同時在其他場合，希臘之思想和形式的影響，亦多少可以認識出來。

這樣地對於東西世界，優於其他的文明要素，而又波及其深大的文化的潮流，實爲希臘文明，在世界史上所具有之獨特的意義。隨而追索探討其世界的潮流一事，實爲希臘文明的本質上，最適當最重大的文化問題；而在對於世界人文的趨勢，向來深致留意的人們，亦不失爲頗有興味，頗有利益的對象吧！

但本書敘述的目的，非常廣大；吾人在進入其中心問題以前，所切實感爲必要的，即須先將希臘人在古代所營之生活的歷程如何，加以考察。在古希臘史方面，正如世人劃分世界史的全體一樣，有上古，中古，近古，和現代，四大變遷。就中於何時代，希臘文明的特徵，最爲發揮？又其影響最爲廣大？以及各時代的差別如何？特徵如何？此等疑問的解決，深信其爲豫先須經過吾人的考察的先決條件。

原來吾人所稱爲古希臘史的上古，實非希臘人固有的歷史；乃彼等尙未出現於希臘本土，和對岸的小亞細亞沿岸的時代。此等地方，統而言之，就是耶格海 *Aegean Sea* 方面。當時非希臘人而又未用希臘語的一種別的人民，住居於此方面的諸地方，形成一

種相共通而又與他方面的文明，相隔絕的獨立的文明系統，由紀元前三千年到一千年，度過了約莫經過二千年間之久的星霜，遭遇了幾多的榮枯盛衰的歷史生活。此為晚近考古學所證明的事實，總稱之為耶格文明。

在此文明時代，所稱為苦列它島的米羅司王家，極為隆盛；而於同島殘留有珂羅索司等的遺跡，因之此種文明，特命名為米羅司 Melos 文明。在後世希臘人的神話中，所謂由雅典市，每年要求人身供養的苦列它的半人半獸的怪物「米羅托洛司」，以及所棲息的迷宮之一種傳說，似乎即由此種文明，連結附和而起。當此時期，在希臘本土的帕洛坡列梭司 Peloponnesus 半島一隅的米克列 Mycale亦發生同樣的繁榮。因而考古學上，特有米克列文明的名稱。又在小亞細亞的西北隅達塔列爾海峽出入的地方，有名的陀羅亞遺跡，累積成層；其中第六層，實為屬於與前所記的米羅司文明，乃至米克列文明，發榮於同時的同樣的文明。

其他同樣的遺跡，舉來還有好多；而且在耶格海以外，地中海方面，亦多少延及。

但此種文明，最能爲濃厚的代表的，爲耶格海。總之此等遺跡所表示之共通的文明，即可總稱爲耶格文明。希臘人與之尙無關係。吾人名此時代，謂之古希臘史的上古。

就此耶格文明的發展，因而有可記憶的一事，卽同時在其東隣，有所謂東方文明的存在。牠固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但較之耶格文明，却形成了更盛大的發達的開化，似乎常有刺激耶格文明的事。所謂古代東方文明，乃爲包含種種雜多的文明要素的總名。

其中有在尼羅河畔，可以上溯於紀元前三千年以上的埃及文明；有在美索頗他米亞之Southern 河流域，同樣悠遠的加爾爹亞 Chaldeas，巴比侖人，亞西里亞人的文明；此外有在敘利亞地方的，色米其克種的文明；有在小亞細亞內地的黑吉人的文明。此等古代的東方文明，在其數千年間很悠久的發展之中，或依海上交通，或由陸路往來，遂和耶格文明相接觸，而激成其進步的事，可由考古學上，或文獻學上，得到相當的證明。或者至少亦得加以推定吧。

然則希臘人的祖先，究始於何時，而且怎樣地出現於歷史舞台的呢？彼等最初實爲

曾經被稱爲亞喀伊亞 Acchia 人的民族；在紀元前二千年紀的中葉以後，由北方南下，進入希臘本土，於是和耶格文明世界相接觸，蹂躪了隆盛已極，將近凋落的米克列，破壞了盛極一時，稱雄海上的苦列它的開化，而且越海而東，復攻陷了繁華已達絕頂的托洛亞 Troy 的第六層市，遂成爲支配耶格海方面的主人公了。這樣地移住及征服，蓋爲由紀元前第二千年紀的末葉，以至第十世紀爲止，約莫數世紀之間，希臘人所成就的大事業。所謂古希臘史的中古，卽始於此。在此種大活動的進行中，原始的希臘人，想必是一面破壞由上古傳來的古代文明，一面又徐徐地採長補短，以作自身的受用。惟其感受此種先進文明所蘊蓄的許多古文物的感化和刺戟，故彼等乃得以磨礪自我，以開發其固有之國民的文明建設之端緒。此種事態，正如後世的日耳曼人，侵入羅馬帝國以後，一面蹂躪其古代文明，一面又徐徐地被其教化，以作今日西歐諸國民之社會的基礎一樣。

茲有可以徵證由上古到中古的過渡時代的一大紀念物，卽所謂希臘詩聖荷馬 Homer

的史詩二篇。此種史詩，實爲古希臘所有之最古最大的經典；在世界史上，實通乎今後約一千年的古典時代，爲彼等所視爲唯一的國民教科書的寶庫，自不待言。至吾人所以特別重視的，乃因其爲當時的希臘文明發展的最大標識之故。其中「伊里亞德」一篇，係謳歌希臘羣雄，對於托洛亞的共同遠征；其他「奧迪梭依」一篇，係詠美同國民的一英雄，所經驗的海外冒險。至關於此等史詩，在上述的過渡時代，所暗示於希臘人的遠征和殖民的大事件，實通乎中古開始數百年間，爲彼等自己所視爲祖先傳來之誇的，絕不離口的，一種趣味傳說。這是吾人所可推想的吧！此種值得尊崇的口碑，又隨時由彼等中間之有詩才的人們，逐漸地加以改善。就中自有相當於所謂荷馬的個人的天才，亦未可知。彼等遂總稱之爲「荷美利德」Homeric，而演成物語師流風了。總之像這樣地悠久的發展之後，遂度過了中古之半，似乎隨希臘文字的發明，以至於演成大體如現今所流傳的形式了。此種史詩的發展，所負於小亞細亞的殖民地，就中如依俄里亞 Ionia 的上流社會的趣味，殊爲廣大。總之無論如何，荷馬的詩篇，乃一面爲由上古到

中古的過渡期間，希臘國民的海外征服和殖民的絕好紀念物；而同時又為彼等通乎中古時代，早已發展了的國民的思藻上最偉大的反響，確是實在。

然則希臘的中古，嚴密說來，乃開始於紀元前約十世紀，即耶格海方面的征服，及殖民大體告成的時候，其後一直到六世紀時為止。隨而前後通算起來，約莫綿亘了五百年間之久。試一瞥視其間的發展，就中在其末葉時代，希臘人的子孫，既已越耶格海方面。從事於殖民，東至尼羅河的德爾太，基布洛司島，東北則從黑海之奧邁西以至西里亞島，和南方法蘭西的海岸，實廣布於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從而可知其馳騁於東西南北之間了。當此期間，最值得吾人刮目的地方，即中古末期的希臘人，一面隨此地理上的世界的擴大，而同時在精神上，知識上，文明史方面，亦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的一事。

何以言之呢？在以上的東西殖民地之中，有很快的大為發展的，如依俄里亞，如南方意大利，其間都有凌駕本國的繁昌的都市，接踵而起。由此種殖民地的隆盛，因而刺

戟本國，於是通乎希臘人全體，遂喚起了爲其他周圍民族，所不可得見的清新而活潑的活動。試從當時希臘人的一般社會知識的發展，或國民的法律制定的進步以觀，有所謂「七賢人」相繼輩出的時代。七賢人者非他，或爲社會的警醒者，或爲政治的改革家，或爲國家的立法者。彼等中的一人，不會說過嗎：「汝宜自知」！其他一人，又倡導中庸之德，教以務避極端；更有一人，則戒以：「勿爲保證，否則汝將爲奴」。今試細味此等賢人的格言，正是由時勢的進步，社會的分化，所發生的必然的要求之聲，即不外爲時代思潮的自然的發現。惟其如此，故當時最爲膾炙人口的「伊索寓言」的編纂，亦起於同一時代。此亦可謂時代之聲。再由哲學史上以觀，依俄里亞派的天然哲學者，後亦同時出現，對於宇宙或自然現象，遂脫離了荷馬等所傳來的荒唐不稽的神話，而試以物理的合理的解釋，竟成爲西洋哲學的濫觴時代了。更由政治上社會上的組織以觀，當時的希臘，乃由荷馬所謳歌的家長的貴族的農業生活，一轉而入於都市國家的活動，所謂市民的自由生活，漸次旺盛；無論是知識，是技術，都傾向於程度頗高的進境了。貨

幣經濟的開始，更足爲此種發展階段的標徵。約而言之，個人之內省的自覺，對於任何生活方面，都有了顯著的發動，而歸於明確了。倘將此種歷史生活更以一層易解的比較來說，則以上所指示的希臘中古末期的發展，正如世界史的中古末期意大利的「學藝復興」一樣；吾人很想名爲「希臘的學藝復興」，實在的，當此時期，希臘人所活動的地理上範圍，頗爲廣大；而爲彼等的先覺者的思索之對象的天地人界之事物，亦隨其種類性質，逐漸地歸於複雜而深刻。一言以蔽之，希臘國民，正可謂爲進入於一種個性的而又爲世界的進步之道程了。

但是當此多幸多望的國民進境之際，紀元前六世紀的末葉，波斯王國，乃由古代東方世界，勃興起來，遂給與以一大衝動了。牠既建立了強大的統一的版圖，而西侵；同時腓尼基 Phoenicia 人的殖民地加爾塔果，亦漸次隆盛，而蠶食西西利亞島。因此東西的謀合，遂使希臘人的世界的膨脹，將要感受阻害了。當此危機，希臘人之間，固然有許多困難的事情，纏綿紛擾；但其國民的敵愾心，却鬱然煥發，東起小亞細亞，西迄西

西亞，全體結束起來，從事於有名的波斯戰役；努力奮鬥約五十年，竟將前記諸外國的勢力，大體驅逐了。此實為世界史上的偉觀。於是隨此國民的自由戰役的進行與成功，希臘人遂到處保持其都市國家的獨立，而愈益完成；又因許多自由清新的都市國家，接壤並立；從而在政治，知識，藝術，都相互地加以切磋琢磨，對於四周蠻夷，以期自身文明的向上了。惟其如此，故隨此一大外難的排除，遂於五世紀到四世紀中葉之間，竟開創了振古未曾有的知識的文明。此即古希臘史的近古時代，亦即古典的黃金時代。

當此時代，文明的代表國家，為雅典市；至其他的都市國家，自然亦有多少的貢獻，固不待言。試將出現於此時代的諸方面所寄與於希臘文明的成果的人物，列舉起來，以為此時代的代表。在政治家，則首推沙拉米司海戰場上，擊退波斯軍而獲到大勝利的首功者，帖米司托苦列斯 Themistokles，次則為雅典民主政治，和海上帝國的完成者，帕利苦列斯 Pericles；戡定帕洛坡列梭司內亂的，斯巴達名將山尼德 Lysander；樹立帖比霸業的耶巴米侖達 Epaminondas；以及維持雅典和希臘的自主獨立，到最後

爲止，努力奮鬥的德謨司帖列斯 Demostheles 在思想界，則有依俄里亞出身的哲學者亞拉基沙果拉斯 Anaxagoras，來到雅典成爲帕利普列斯的友人，因而光被社會，以開精神哲學的端緒，次復羅致各地的學才，集合雅典，以成梭菲斯特 Sophist 一流派；由是梭格拉底 Socrates 柏拉圖 Platon 亞里斯多德 Aristoteles 諸巨星，相繼出現，照耀於當時的精神界了。同時在藝林方面，則有三大悲劇詩人 Aeschylus, Sophocles, Euripides，喜劇大家 Aristophanes，美術家 Phidias, Iktinos, Kallikrates 等，相繼輩出其間了。

要而言之，希臘的近古時代，乃是其國民的文明，達到了最高頂點，燦然放其光輝的時期。到了後世，苟一言及希臘古典的精華，則無論何人，無不求範於此時代。換句話說，上起帖米司托苦列斯，下迄謨司帖列斯，或者在前有亞拉基沙果拉斯，在後有亞里士多德所標榜的希臘文明，在希臘的古典中，實爲真正的古典文明。倘更用別的形式表現起來，又可以說：古希臘史中的近古時代，乃是希臘的都市文明最隆盛的時期，而形成了古典希臘的極致。

但是此種希臘國民的文明所開放的希臘古典之花，假使竟不能移到廣大的世界的雲團之內，傳芳香於天下，頒成果於四方，以爲天下所共有的貴重的遺產，則希臘文明，恐亦終於不可得而維持吧！要像這樣地，影響到今日近代的世界文明之偉大的感化力，這樣地世界的大活動的展開，固然在古典希臘時代，未常無多少的準備；但大體說來，却在具有該博識見的哲學者，尤其是在以所謂都市國家那樣地狹隘的天地，爲自家思索範疇的亞里斯多德，或叢爾的都市國家的國民的政治家德謨司帖列斯，各各謝去其舞台以後，纔開始其急激的廣大的進行。實言之，就是繼彼等而出現之流星的天才亞力山大Alexander 大王，統一希臘的世界，率其人民和文明，以征服古代東方世界，以至侵入於極東爲止，因而造成了東西渾一的時代，由是纔揭開一大世界的交通社會之幕了。假使這個世界的時代，出現而後，不能藉此助成希臘文明的宣傳，和其世界化的時候，則今日吾人對於希臘古典的所能了解的許多文物，或將不能流傳，亦未可知。不但如此，而且希臘之公明，自由，高潔的世界精神，亦將歸於隱滅，亦未可知。故此種新時代，

乃是古希臘史的第四期，正可呼之爲現代。即由前述之德謨司帖列斯，亞力山大大王的時代起，以至羅馬時代，和此相當的人物希色洛 Cicero，奧古斯庇 Augustus 的前後爲止，約莫繼續了三百年間之久。當此期間的希臘文明，正是風雲際會，無遠弗屆，而有最廣大最有力的雄飛天下之概了。

當此時代，固然是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光彩陸離的一齣的時代；但到比較的最近爲止，却被一般古典學者，和古代史家，視同雲烟過眼了。在彼等以爲：古希臘人的歷史生活的光榮，宛如隨德謨司帖列斯的政治上的失敗，以及亞里斯多德的學業的完成，而一朝倏忽地消滅以去的一般。總之對於從此以後的希臘文明的宣傳和感化，都帶有蔑視的傾向了。其中且有以亞力山大的偉大之父弗利普擊破了德謨司帖列斯所努力經營的產物雅典帖比聯合軍，即所謂「*Cheronea* 戰役」，（紀元前三三八年），認爲希臘文明之最後最大的打擊。彼等蓋見於此次的勝敗，和其直接的結果，從而悲觀於希臘的生命，於茲絕滅；由是對於從此以後的希臘，遂竟不能保有何等的熱情了，然而此種久不

顧及了的新希臘，却賴十九世紀初期的主要思潮 Romantic 之力，纔開始復活了。就中在此時期之末普魯士的歷史家杜洛伊展 J. G. Droysen 將亞力山大大王及其以後的時代，加以研究闡明，於是纔尋出如上所述的現代希臘文明的特殊的大現象，而以之造成了在世界文明史中，佔有儼然的位置一種概念，和一種時代了。從此以後，對於此方面的研究，遂隨許多的新發現，而大為進步；因而如上所述所謂世界的希臘文明之知識，亦為之確立了。何以謂之現代的世界的呢？蓋所謂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這樣二而一的主義，乃為今日現代的傾向之主潮，自不待言；而和此同樣的傾向，實於希臘的近古時代，即古典希臘時代，既已略具萌芽；由是隨亞力山大大王的出現，遂呈現了最大的發展；而此種風潮，亦遂滔滔地，瀾蔓風靡於全世界了。

所謂希臘的世界的移住即第二期的開始，就是這個時代。此種移住，已非如中古末期的地中海沿岸一帶的移住了。蓋深入於亞細亞和亞非利加的內地；希臘人的足跡，實遠及於亞細亞的中心，印度的五大河地方，以至於尼羅河的上流了。當此之時，彼等已

脫離了所謂古典時代的都市國家的羈絆，而成爲世界的市民了。就中所謂先覺者流，甚至將希臘國民之民族的色彩，公然放擲，自以爲文明之先進者，臨於天下；而以華夷的區別，不在個人的出身或種族的差異，只在其感受希臘文明的教化與否相倡導。於是自以爲文明之宣傳者，下臨諸國。從而深信啓發萬民之蒙，使之光被文明，實爲自己的天職了。而諸國人民，對於此種優勢的文明的出現，遂除掉仰望歡迎以外，無他了。

當此之時，世界各國中，又依其地方，從而各自保持其特殊的舊有的文明，而和希臘文明相對抗，亦是自然的事。例如：埃及仍然保持其尼羅河畔所固有的，在當時既已經過三千年的古文明；細利亞則維持其亞蘭民族所傳來的，足以保有獨自之面目的開化。但是此等地方的民族的特殊文明，從亞力山大東征以來，又成爲希臘文明所風靡的地方，於是必然地，都各個與之抱合親和，而形成一種特別的新複合文明了。固然諸國都各自本其固有文明的素地，不免呈現了多少相異的特色；然就全體而言，又自帶有一種共通的優越的色調，亦是不可爭的事。此事非他，即希臘的思想，希臘的藝術，

希臘的服裝風俗等等。換句話說，西起西西里亞之沖，東至印度的茵達斯河及中央亞細亞的雅克沙帖司河畔爲止，北起苦利米亞的野原，南至埃及的尼羅河流域爲止，希臘語言，同樣流行；希臘貨幣，到處流通；希臘工藝，同等歡迎；希臘劇，則爲世界共通的觀賞物了，在今日尚有遺存於世界的典籍，殘留於諸國的遺物，以及金石文字種種，都足以證驗此種廣大的事實。故在此時代的希臘人，已非如都市國家隆盛時代之國民的市民一樣，僅爲一國一城的市民，實爲世界的市民了。彼等所處的位置，正猶十七世紀的蘭人之於東洋；十八九世紀英人之於印度加拿大以及其他英國文明所波及的世界一樣了。固然此種比較，僅不過言其大體的類似而已；實則當時希臘的心理狀態，乃持有決非現在所述的蘭人英人所能夢想的一種獨得之世界的個人的傾向，這是可以推想的。彼等蓋脫却了都市國家嚴重的國法，和宗教的束縛，而以自由地經營個人主義的現世的社會生活，享受天下的快樂，視爲最上目的了。彼等對於自己生長的故國，殊爲冷淡，只圖享樂於世界了。質言之，彼等爲個人的，同時又爲世界的了。倘更以適用於現今文明

的用語說來，彼等正所謂「現代化」了。

以上所述的古希臘史中的現代的文明，遂由歷史家杜洛伊展命名為「Hellenism」
（希臘主義或希臘風）了。此種概念，乃係為區別於在此以前的時代的近古，即古典的
希臘文明，所謂「Hellenedom」而起。吾人於此遂達到了序論的終結了。總括起來，在
希臘文明中，實有種種變遷的階段。一般世人，大都僅留意於古典中的古典時代，而忽
視其他的同等重要，而有興味的時代；尤其是忘了緊接於古典時代之世界的而又個人的
現代時代的希臘文明，因而怠於考察其在世界史上所有之獨得的使命了。將這樣的希臘
文明新生面，加以闡明，從而概觀其世界的潮流之趨向，即為本書的目的。

至若在此以前，所經過時代的狀態即古典文明的精華的自身方面，則世上的識者，
至少已窺知其大體了。因此我（著者自稱）只好加以割愛。但為回顧其一端起見，僅於第
一章設置所謂「都市國家的盛衰」一題，稍示髣髴，何以故呢？原來都市國家，實為希
臘文明古典之母；既已概論其盛衰，則希臘文明，所以由國民的到世界的之變遷，由古

典的到現代之推移，自可得而窺知了。自是以後，將爲促進此種推移之最大動力之亞力山大大王，在文明史上的獨得的位置，加以考察；再次則論究希臘文明之東西傳播，及其現代化的地方；由是轉而闡明此種文明的潮流，所由參與於原始基督教的興起之故；最後則就其「Hellenism」的波動，所及於近代文化的感化，和其效果，務求加以簡明的概觀。

第一章 都市國家的盛衰

第一節 都市國家的實況

希臘的古典文明，既如在序論中所指摘過的，乃為都市國家的產物；於是在劈頭，都市國家的實況，究竟如何的疑問發生了。

都市國家云者，為希臘語都市 *Polis* 的意譯，固不待言。但是現在似乎很新鮮地，特別加以敘述的，因為很想力說其在希臘佔有一種特殊的位置之故。原來所謂 *Polis*，乃不隸屬於任何國家，其自身，即為獨立的政治團體，亦就是一個儼然的國家。都市既佔有特殊的位置，而又發揮了其獨得的作用，於是此語，遂帶有特殊的意義，而成爲今日西洋幾多政治上術語的源泉了。例如：政治學，政略，政體，*Politics*，*Policy*，*Polity*

等等，即其一類。

倘照以我國（指日本）的歷史和現狀，而求得希臘的都市國家的概念，則頗為困難。但是只要曾經遨遊過歐洲諸國的人們，在許多的都市之中，大概還可以看到舊時獨立國家的面影；隨而對於希臘的都市國家，當可髣髴一二吧！況在希臘本國，尤其是在其中部，和帕洛坡列梭司半島之間，所謂地峽地方，小亞細亞的西海岸，南方意大利的海岸，當更可發見很顯著的都市國家的實物教訓吧！總之旅行於此等地方，則直覺地形成都市國家的概念，最為容易。不過在希臘本國，和小亞細亞所有的遺跡，因為歷史上的變動過大，在今日大半歸於零落或變化，或有難於直覺之感；至在南方意大利則當年的都市狀態，還比較地保持着，因此可以坐而懷想古時的面影。

例如：在南方意大利的東海岸，從巴里 BARI 到魯弗 RUFFO 在西海岸，從山紫水 明的拿破里 NAPOLI 灣頭和拿破里市，到朋培 POMPEII 的遺跡，其間壤地相接，而又有相當間隔的都市羣的狀態，實為古代都市國家並立的好適例。概括說來，拿破里市，因

爲是現今古典希臘所不可得見的大都市，且作例外；至其他諸市，其人口概爲一萬乃至六七萬，用汽車旅行時，每經二里或三里，其間必有一個都市存在著，繁昌着。介在此等市和市之間的丘陵田畝之中，固然橄欖繁茂，葡萄成實，豆麥秀美；但其間除了勞働者住居的小屋以外，至所謂定住的村落，則雖一個亦無從發見。然則業農的人們，住在何處呢？原來彼等都定住於各自的都市之中。倘於早朝或夕暮，旅行此等地方之國道的人們，總可以遭遇其間的農夫們，驅車載器，成羣結隊，朝而往，暮而歸的情景吧！至於各市所以多數散在此等地方，以及各市的人口，所以比較的稠密的，則并非由於商工業者人口加多之故。此種現象的最大原因，實因幾近全體的農業者，都遠隔於各自耕作的田畝，而住居於此等都市的原故。原來南歐的地主和農民，都感於都市住居生活的必要，雖一日不可或缺；每夕必出戶外，逍遙於住居附近的所謂散步路，或到日常出入的咖啡店頭，和友朋們談笑嬉遊；在這樣的行動之間，彼等遂實行其所謂途上的政治運動（此與德語中 Politisieren 一語相當）以爲常。

由上述的現狀看來，古希臘的都市國家生活的大體，當已引起直覺的想像了吧！但是現在還稍稍具體地，把古代希臘都市的自身之地理上位置，以及營造物的狀況，加以直觀；從而組成關於此種代表的概念，却是必要。

海岸稍稍的灣入內地，而又不是很遠的地方，亦就是不被海賊直接所襲擊，而又有海上交通之便的地方，在橄欖繁茂的平野的中央，或其一隅，必有環其以稍高的阜或山為中心的四周，或負其背後的多數民家，結底而居；其人口由數千以至於數萬。山上的部分，稱為「高市」；其間有市之保護神，例如：奉祀亞帖列或亞坡洛的列柱方形的神殿。市的寶庫，亦在此處。此種「高市」，乃為市的亦就是國家的最神聖的靈場，同時又為一朝有事之時的國家的城郭；因此嚴重地環以城壁。其下的市，即一般的市，通例以市場為中心，其間有敷石的廣場，在每一隅邊，又各有列柱的迴廊，或公共的建物的設備。凡屬市民的會議，裁判，交易，以及交際，談話，都能自由活潑地行於其間。總之市場係充作一國的政廳，裁判所，社交場，交易所，露店場等之用的。但當某市大

爲發展的場合，則其市場，遂不限於一所，更有別的市場的設立了。而在「高市」附近的傾斜面地方，設有劇場。此種處所，與其謂爲市民的娛樂場，毋甯謂爲執行市之守護神的祭祀的地方。因爲在希臘，演劇一事，乃是國家爲神而行的公事；市民對之，有協贊參列，以及觀覽的義務或權利。例如：雅典市，當其民主政治發達而後，凡出席觀劇的市民，都按照每人當日的飲食費，由國庫領受若干金的票價。至「高市」及「下市」的全體，又有城壁圍其四周，以爲市之防備。其人口的大部分，概住于市內；住居市外者，其數極少，而且多半爲勞働者。在一朝有事之時，還都可以遷居避難於市之城壁以內。此外在許多的場合，又有於市之海岸方面，別闢一港，另成一市，和本市同樣地，周圍置有防備；且和本市之間，連以大道，道路的兩側，又連以很長的短垣，於是本市與港，遂宛然形成一個市一樣了。例如雅典就是如此。凡屬於市的土地，僅限於市之附近的方數里，隨而此種國家的版圖，常不過數十方里。倘一登覽「高市」，則通例不獨其全國，可以一瞭在望；即鄰國之市或港，亦於眉睫數里之間，似乎可以手攀似的，完

全看到了。市之人口，已如上所述，在古典時代大抵占極少數以爲常；即在最衆多的時候，而超過二三十萬的，仍屬稀有。雖在希臘素稱繁榮的雅典市，當帕利苦列斯的晚年，帕洛坡列梭司戰役破裂之始，即其隆盛達于絕頂之時，據一般有理由的推定，亦不過自由人口男女十七萬，奴隸人口男女十萬，合計二十七萬而已。

第一節 都市國家的國家觀念及其文明

生存於這樣國家的希臘人的國家觀念，其爲一種特別的東西，又自然可以想像吧。彼等的觀念，僅集中于自己的一個都市，而對於領土，殆不感有何等重大政治上意義。彼等并未想到國土的廣狹單複之于政治上，有何價值；而以國家爲土地的或地方的思維，極爲薄弱。但對於國家內之人的關係，頗爲重要；殆認爲唯一最大的國家的基礎。依此觀念遂以凡屬市民，僅生存於國家以內，而被等自身，即爲構成國家其物的本

體。此在各個人方面，亦屬同然。即各個人僅生存於國家生活，而為國家組織的惟一要素而已。換句話說，國家之於各個人，實為最高無二的生活；除國家外，即無個人的中心生活；同時個人之於國家，又為組織國家生活全體的惟一不可缺的要素。因此國家和人民的關係，遂為達到極度的密接了。國家可向人民要求一切的犧牲；而人民又因愛國心極端強烈，而同時自己即國家之故，又可向國家要求所有的一切。簡單說來，在都市國家隆盛時代的希臘，實有人民即國家之觀。

惟其如此，國法所許與的市民權，在其市民方面，實有非常重大的價值。至對於他國的人民，縱然同為希臘人，或是從僅隔數里距離的鄰市來往的人，而願與市民權的事，却決不許可。這樣地利己的排他的，這樣地深於嫉妬，尊重而又擁護自己的權利的市民，從而寬容其他都市國家的人民，對之而願與以自己的市民權，以供國家擴大之用的雅量，自然缺乏了。從而凡為希臘的都市國家，大抵缺乏所謂大國家建設上所必要之清濁并吞的包容的素質。惟其如此，故希臘國民全體，雖屢當國民存亡的危機之際，而

所謂各國家聯合起來，以當共同之敵的統一的計畫，亦屢歸于失敗了。

但是同時在都市國家，却伴隨着一種特別的利益，即立于如上所述的，地理上狹隘的範圍內的國家，國內一切的市民，都宛如國家自身的協力一致，傾倒全力于自己即國家。從而役使其固有的社會制度的產物，而又比較占多數的奴隸。且得屬國的人民，以供自己之用，一面使之和其他同樣地努力于和隣國相競爭，一面却又熱烈地方謀自國市民生活上的自由，便利，娛樂，隆盛，而絲毫不遺餘力。惟其如此，故其文明，遂很迅速地發展了。都市國家，由紀元前六世紀，乃至七世紀時勃興以後，在約莫二紀未滿，比較的短期間內，古典希臘的開化，所以發生長足的進步的，實大有負於其國家的性質之處。換句話說，希臘人的都市國家，固然不能建設廣大的統一國家，而其文明，却形成了爲其他很少類例的急速的發展了。這固然還有其他種種的事情，但其主要的原因，却不能不說是爲伴隨於此狹隘的面積之小國家的利益所致。

但是像這樣地發生很快的進步的希臘文明，却也就同樣很快的爛熟，同樣很快的達

于窮境了。此亦爲希臘的都市文明的特徵。

今轉而考察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發展。都市國家，在中古末期以來，固早已達于貨幣經濟之域；但就大體而言，在自己的國家以內，却還是採取自給自足的方法。對於其他的國家，概設置各自的國法，以限制和國外的輸出入；所採取的，實爲極不自然的經濟組織。因此在經濟上，亦早歸于窮境，而陷於不得不另謀一種新發展的方法的絕地了。

這樣地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國家即人民全體的結果，遂發揮了不自然的暴威了。于是在非常的場合，遂假人民即國家之名，而訂定對於個人的自由，生命，財產，很不公平不道理的立法，以至不自然的改革或革命，遂屢屢易致強行了。市民在長久的期間，因屢遭此種變革，固視爲尋常一般之事，而甘受之。但一旦隨知識的增進，職業的分化，世界市場的擴大，于是在市民中，對於各自個人的利害，較之國家的，特別注意的傾向，漸次旺盛了。尤其是因社會上職業上的階級的區別，次第分化，從而階級間的利害衝突，階級間的利權爭奪，遂一年一年地，成爲重要的問題；而市民關於此種的

利害心，遂漸次昇至對於國家的熱心以上了。市民中的貧困者，前次固然因參加了對於波斯侵入的國民戰役的危機的報酬，從而達到了和其他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位置的希望了。而今次帕洛坡列梭司戰役的內亂以來，因生活的困難，和個人的自覺，彼等乃更進一步，企圖社會上的平等，以期藉國家之力，而改善自己財產上的地位；遂往往和野心家相結托，而乘伺當時內外異變的續發，想依非常的手段，以求達其目的。于是中等以上的市民，遂益覺自己對於國家生活的負擔的過重，而痛切地感于社會生活的不安，從而冷却其對於自國的愛着心了。古典時代的末期，即在政治上，為帕洛坡列梭司內亂的末路和其以後，在思想上，為梭格拉底的晚年和其以後，正當這樣的狀態；故實為都市國家的一大危機。

然而一面固陷于此種不自然的狀態，而一面都市國家並立的形勢，却還于此後約五十年間，即到紀元前約四世紀的中葉，馬基頓王國，統一希臘的前後為止，總歸維持住了。這是何故呢？此蓋各國的鎖國排他的自主自營的國家擁護策，因長久期間的因習之

力，遂將對於各自公事已趨冷淡的市民，仍強制的束縛于國家，使之絕對地以供公共之用的原故。但此外在當時，尚有一種特殊的一大強壓，加諸其上的事，却不可忘。

這就是當時的國際關係。原來當帕洛坡列梭司戰役以後，戰勝國斯巴達，竟解散雅典所造成的以伊俄里亞爲首的諸國同盟，而恢復諸國的自主獨立了。但究其實，不過是將此諸國，置于斯巴達的盟主權力之下，以樹立監督之策而已。未幾何時，在此諸國之內，遂有如苛林特帖比，不服斯巴達的節度的事，一時爭亂再發，雖在頑強的斯巴達亦終于難以獨力收拾了。于是向自己的而又爲全希臘的百年前的勁敵波斯大王，提出交涉，先與之成立妥協，受其黃金的贈物，從而假其財力，和國際間的威力，以臨前述的諸國，強壓地停止其執拗不馴的軋轢爭鬥；而于所謂祖先以來，各都市國家的自主自由的美名之下厲行了在帕洛坡列梭司戰後，斯巴達所樹立的現狀維持了。然則此種依國際間的調停，方得維持的平和，所以又稱爲「大王的平和」的，自非無故了。因此之故，斯巴達遂將希臘的很大利益，供其犧牲了。這就是將以前希臘國民所努力由波斯得來的

自由，以及此後斯巴達在帕洛坡列梭司戰役時，從雅典的壓制，救援出來的以伊俄里亞爲首的，小亞細亞的希臘諸市，再舉而付之波斯了的一事。故後世的識者，遂莫不深致憤恨于斯巴達的利己主義，和其無能爲的行爲了。

要而言之，此種賣國的平和的羈絆，對於維繫既經消失生存力的都市國家的並立狀態却大有力量。此種狀態，恰與德國收拾三十年戰役的威斯特伐尼的平和，只圖依賴外國的干涉，藉以成立，而于諸部的自主獨立的美名之下，德國的真正的統一，却終于未能造成了的一事，頗爲類似。

第三節 都市國家的危機和其思想界

于此再回顧到希臘的中古末期。在由此以後到近古之初期爲止的時代，都市國家的團體理想，實最旺盛。對於此種團體理想，既如所豫示的一端，就是個性的覺醒，在早

期即經開始了。原來隨中古末期的殖民，即所稱爲第一期殖民的大事業的進行，希臘人遂接觸于地中海沿岸，就中東方先進國的外國的文物，從而廣其見聞的事；以及在彼等之間，對於貴族的專橫，而一般市民勃興了的事；又有如所謂「七賢人」，或如許多的僭主之俊邁而有力的個人出現，因而開始發揮了自我的事；由此等事情綜合協力的結果，于是希臘人的個性解放，因之促進了。因此在從波斯的西侵，帕洛坡列梭司戰役的破裂爲止，非常多事的約一世紀之間，此種新起的個性的覺醒，加入于從來的團體理想之中了。而且在此兩者之間，又保持著適當的調合；于是近于真正的理想鄉的幸福圓滿的境涯，從而形成了。所謂古典的希臘文明的發展，蓋即指此。

然而當第五世紀的末期，到第四世紀的開始之際，既如前段所約略述過的，即破壞此種完全的調和之三大危機，竟出現了。

第一：從前在波斯之役，勃發起來的國民的敵愾心，因帕洛坡列梭司內亂的慘劇，衆愚政治的暴亂狼籍，少數者所跋扈的政治上的偏頗不公平等嫌厭的狀態，遂發生顯著



的萎縮；從而市民對於國家的感情，極爲冷淡；而個人之孤立的利己的傾向，却漸次發現了。

第二：有力的人士，頓然加以個人的勢力，從而支配一般人民，以引起其崇敬之風的現象，亦發生了。如那個爲 *Petres* 的親戚，又爲梭格拉底的愛弟子，才氣煥發，權變不測的政治家 *Alcibiades*，又如同爲梭格拉底的高弟，明敏嚴峻的立法家，而爲帕洛坡列梭司戰役以後，出現的「三十僭主」之一的 *Kritias*，又如帕洛坡列梭司內亂的裁定者，斯巴達的名將尼山德 *Lysander* 等，無一不爲當時的最雄健者。尤其是像 *Lysander*。實爲造成君主崇拜的遠因之一的有力的人物。（第廿二節參照）

第三：將爲都市國家之根本原則的團體理想，毫不愛護，蹂躪無餘的個人的革命的傾向，亦流行起來，而成爲顯著的事實了。此即僭主政治的頻發是也。如德阿尼休司一世，即爲其中最有名的一例。他最初在帕洛坡列梭司戰役的末年，爲西拉克沙市的將軍，和喀爾塔果戰於西西里亞有功，因而壟斷市的政權。他并非何等寬仁大度的君主，

他僅以暴力，殘虐，權略，努力鞏固了三十八年間的僭主政治。凡是用所謂僭主的術語，所表現之一切惡的意義的支配者，在他莫不具備。他于是自然地成爲市民的怨府了。一日，他將市民向所視同蛇蝎的一惡漢，加以褒獎，且加以恩賞；左右都責其不當，而僭主却平然地答以：「甚麼？我到是羨望比我更爲討厭的東西！」他正是這樣被人傳說的德阿尼休司。真的，在壞的意義方面，像這種人物，發揮自我的猛威的，實在很少。而他却又實在如後所敘說的，乃是招聘哲學者柏拉圖的同名的僭主的父親。

如此，在紀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之交，所謂市民背棄國家，民衆崇拜偉人，以及僭主蹂躪人民的團體理想的三大暗雲，竟接踵而起；這真是都市國家的危亡之秋了。

際此危機而出現于思想界者，則爲「梭菲斯特」Sophist（詭辯學派）者流，以及被當時和此同一而視的梭格拉底一派。

「梭菲斯特」照字義直譯起來，不待言，乃是智者或先生之意；至基于彼等的辯難攻擊的末技，從而被譯爲詭辯學派，則無論從語義言，或從彼等的本領言，都是相差很

遠，毫不相應的譯名。彼等的本領，在對於人類和國家的研究。不過人類研究的端緒，或者毋甯說是始於彼等同時代的先輩 *Anaxagoras* 的精神的考察，較為適當。但是國家的研究，蓋為彼等獨得的研究題目，而完全淵源于彼等一派。

先是當中古末期，希臘人的精神，直到依俄里亞的哲學者流，纔開始採取自立的我觀的態度。但是彼等的對象，僅限于人類以外的事物，如天地宇宙，或自然界的森羅萬象而已。自此以後，經過了一世紀至一世紀半之時，乃將同樣的態度，適用於人類，以及人類所作成的事物，從而將歷史，習慣，宗教，建設而來的都市國家，加以批評研究的，即為梭非斯特者流。此實為彼等在哲學史上不滅的偉功。都市國家，在從來的希臘人看來，實為自明地認可了的當然的制度，且為彼等所生活的全世界；無論何人對之，決不夾有毫末之疑，認之為天然的不可抗的權力，從而絕對的服從；而在此種羈束之內，度其生活，從不為怪了。及至五世紀的中葉以後，梭非斯特一類的人起來了。彼等遂將依俄里亞學派的自然哲學上的思索，移于人生的認識，及其行為自身，而以同樣的

方法，開始觀察批評人類社會了。

于此遂不得不將彼等之代表的一例，而為其中最為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人普洛塔果拉斯 *Protagoras*，紹介一下了。他的有名的標語：「人為萬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一語，已為世人夙所傳倡的了。此種格言，以及其所代表的唯物的懷疑的思潮，固然這樣一面放出了一種異彩；但由此接踵而起的柏拉圖的高遠的唯心論所放出的燦爛的光輝，有所隱蔽，未能長久地，顯露出來了。然至近時，隨自然學派的歷史研究的進步，普洛塔果拉斯遂再次出世，今則正當地獲得很高的評價了。他的思想，亦可稱為實證主義的先驅，或者至少亦為其最早的有力的代表者。

試略窺其學說。原來柏拉圖的對話篇之一，有題名「普洛塔果拉斯」的，其中關於普洛塔果拉斯其人的國家思想，係依神話而為說明的。據說：曾有號稱對抗阿靈坡司諸神的吉坦的羣神，兄名「先見」，弟名「後見」，這兩個兄弟，乃是製造人類和動物的神。當時「後見」對於其他的動物，都各各給與了生存的方法，惟獨對於人類，并未教

以對於生存競爭的適當的生活方法；于是「先見」乃從阿靈坡司的諸神那裏，偷竊了許多方法，即從鍛冶之神黑費司特偷火，從亞帖列偷來工藝的技術，給與一般的人類了。雖然如此，但是所謂國家生活的最高技術，都爲阿靈坡司山上的最高之神糾司所掌握；既未教與人類，則人類到底不能繁殖了。何以故呢？因爲人類固然知道祭神，說話，縫衣服，烹食物，建屋宇，但他們對於這樣多的人類，要怎樣地組織社會，經營國家，却還不知道；彼等因爲是離散孤立的住居之故，遂或被害於猛獸，無從蕃殖了。彼等固有時想集合起來，只因不知道經營都市的方法，遂每歸失敗，而終於離散了。于是天神糾司纔開始憐惜人類，爲欲防止其滅亡，乃使交通之神黑魯美司來到人間，賜以公正和羞恥二德，於是從來個個孤立的人類，纔有所謂都市的組織。而此次神之使者所賜與的二德，係對於全體人類，同等的一樣的頒給，因此之故，人類遂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了。云云。

以上即爲普洛塔果拉斯所講說的神話。由此看來，國家乃全然以個人主義的社會爲

出發點，而成立的。此與在近代大爲顯著了的，如十七世紀後半，英國的哲學者洛克所倡導的個人的自然法的政治論，實爲同樣的學說。由此種自然法的國家的學說，一轉而發展到十八世紀法國的思想家盧梭所創說的「民約論」，亦只不過一步的距離而已。要而言之，普洛塔果拉斯實先於此等學者，在二千餘年以前，即已成其先驅了。

但是普洛塔果拉斯的垂教，正如其格言所示，因爲係根據于所謂個人的感覺即爲標準之原則，從而根本地懷疑於認識的可能。故彼等僅有批評，而無建設；終至徒馳于懷疑破壞的方面了，此不獨限於普氏一人，實爲所有梭非斯特的共通的特徵。當此之時，適有梭格拉底及其他一派出來，一面固與梭非斯特，同樣地加以批評；但於其上，却更欲大大地有所建設了。

梭格拉底，正當梭非斯特者流的學風，最爲盛行于雅典的時候，出現了。他曾被時人混稱爲梭非斯特。他於交通頻繁，談論自由的雅典的市場，上下其奇警愷切的問答，以啓發對手之蒙。這個哲人的本領，在以理性爲標準，而批評國法，道德，除去其迷信

的背理的不純分子，而爲之純化，從而造成理想的國家諸點，這是不待細說的事。他的出發點，在以人生的不幸，悉由迷信背理而起；而所有的迷信背理，又實由人類的無智而來。故真正的知識，卽爲人生的幸福之基；而此種知識，却依人類的理性，而後可能。很想以此原則爲標準，而批評研究當時的國家，從而淘汰洗鍊之，以樹立理想模範的國家。他的哲學，究極說來，實爲知識的個人主義，理想的國家主義。而將此再加以一層理想化，唯心化的，就是他的高弟柏拉圖。他以其當作形而上學的中心的理念論爲標準，寫成了他的所謂「共和國」和「法律」的兩大對話篇，從而建立了宇宙間的最完全的理想國家，和立法的模範。繼此高遠的柏拉圖而起者，卽爲曠古的碩學亞里斯多德。他繼承其師的理念學說，再參以基於歷史上經驗的現在的事實，藉以緩和其師的教義。他調查了當時一切國家的政治的實相，加以比較歸納，從而討論種種相異的政治體的利害得失，以建立一種政治學說。因此他所嘗試的，頗富於實際的議論。但就他推獎祖師梭格拉底所道破的，所謂「有識者的政治」一點看來，與其師柏拉圖并無何等

的差異。

要而言之，凡屬梭格拉底這一派的人，都是以梭格拉底流的思想為基礎，而深致慨於希臘的都市國家，瀕於墮落的危機；從而在理想上，很想從新恢復確立其原有的光榮。

但是彼等所建立的，僅止於理想或模範，而與歷史所造成的國家的現實，還是相去甚遠。至其所以成此結果的，無他，蓋因此種理想國家的倡導者梭格拉底，竟不見容於現實國家，且從而演成賜死的悲劇之故。當時雅典的民主政府，於列舉他的罪條之中，實明白地指示了上述的矛盾。第一：他反對雅典的民主政治；這就是說：他對於衆愚跋扈的政治的實際狀態，毫無忌憚的加以批評的原故。第二：他誹謗國家的宗教；這是因為他自由的指摘了當時宗教界的迷信的事實的原故。第三：他誘惑雅典市民中的少年子弟；這是因為他對於世人所執的學問的方法上的誤謬，加以非難，而向他們主張新的教育，并且以之實行於自家的聽講者之間的原故。以上三點中的任何一點，豈非明白地證

示：梭格拉底的知識即道德說的理想，和衆愚政治的都市國家的現實，兩者的衝突而有餘嗎？至若柏拉圖的理想國家，更是一層地離乎現實了。他在晚年，曾一時因應西拉克沙的僭主德阿里休司的招聘，遠赴西西里亞地方。但此僭主，原非其器，遂使一代的老儒，大爲失望；從而他所辛苦的高遠的唯心論，遂終於未能尋得實現的地方了。復次：亞里斯多德的綜合的大哲學，固然曾經教育過亞力山大大王的少時；但是和此天才的君主後來所開創的飛躍的大事業，比較起來，無論由規模言，或由性質言，却是狹小而不適用。何以故呢？原來亞里斯多德的思索的範圍，仍然依舊止於都市國家的領域；至于大王，則全然超越於此了。關於此點的梗概，且待次章再述。總之像這樣地希臘的唯心的理想的國家論，建立於高遠的理論，組織於堅實的系統，而於當時希臘的現實世界，竟不能實地地適用於任何處所，這不得不說是文明史上的一大恨事了。不過還有所慰於此種理想派的一事，就是其立論的理想，固係以當時渺小的都市國家爲標準；而在二千年後的近代，却移置於諸國的政治，和社會的生活之上，而以最爲高明醇正的龜

鑄，表示了亘乎千古，永遠不滅的模範，或者至少亦成爲一種最高最貴的參考資料之一事。

當此之時，和梭格拉底一派的知識的個人主義相並行，而在希臘社會的職業方面，個人主義，亦顯著地實現起來；從而思想和生活相互順應的一事，亦有注意的必要。詳細說來，當時的各個人，都不願被束縛於傳來的歷史的國家，而從事於各自所好的職業，就其各自所得意的地位，開始其活動了。於是爲現代文明之特徵的職業的分化，歸於顯著了。如彼梭非斯特者流，實以學問爲職業者流的嚆矢；而況士農工商的區別，亦逐漸地成爲顯著的事，自然更可推想了。至若梭格拉底的高弟中的一人，曾仗劍周遊天下，遂因波斯王子之故，而爲東方遠征的將帥，在阿爾美里亞中，成功「一萬人的退却」，而揚其勇名的治羅芬，在其徵諸他自己多樣多變的生涯的經驗而寫成的著作之內，對於如上所述的職業的分化，既已明白敘述了。即工藝技術的職業，可細分爲種種雜多的專門。他說：在小的市場，同一職工，既可造寢床窗戶，又可造鋤鐵食桌，有時

且可建築很好的家屋；但是無論是誰，想以一人而執多種的職業，求其全體都好，却是困難。反之在大的市場，因為對於各職工的需要較廣之故，僅有一種職業，即足自活。不甯唯是，且有不經營一種完全的職業的；例如，一人製造男靴，其他一人，則製造女靴。再就揉皮而言，甚至有僅任裁切的和僅任縫紉的。其在裁縫師亦然，有僅做衣服，或僅做衣服之附屬品和粧飾品的。像這樣地注全力於手工的細微的部分，故其技術，自然可以熟練了。據以上的記述看來，在雅典和其他的大都市，經濟生活，實已完全逐漸示以現代的分業化了。既已這樣地分業化工業化了以後，同時生產品的販賣方面，亦不得不一變了。即某種職業，一旦專門地發達以後，則此種職業的生產品，總束起來，自能四遠的輸出，販賣於各處。這就是說：僅賴從來的都市國家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之法，則生活殊不可能；于是在各國間的有無相通的廣汎的貿易關係，不得不進行了。茲就一例言之，距雅典市十里地方，有一獨立市，名叫梅額拉，在初時，亦和其他都市一樣，同為農業都市，供送農產物於雅典。但雅典却設想種種方法，併吞此市，又

設想種種方法，將此市的人民，放逐於自己的市場以外。因而促成了帕洛坡列梭司戰役的破裂。這是世人所熟知的事。於是梅額拉人對於市場的閉鎖，爲求自己生存之故，遂不得不從事於新的生產了。及至數十年後，上述的治羅芬，竟報道梅額拉人的多數，都從事於製造麻的襪衣一職了，如此看來，在帕洛坡列梭司戰役以後，即在梅額拉一小市，亦表示其因必要上而工業化了。而且此種襪衣，又決非梅額拉一市的需要，却是輸出於其他各國的。然則在第四世紀時，希臘的許多都市工人的職業，即已分化了。或者都市全體，竟傾於某種專門工業，隨而在商人中，除小販行商而外，大規模的海外貿易商人，已經漸次地出現了。這是可以推想的事。

最可注目的分業之一，蓋莫過於軍事吧！像從來的都市國家的市民自身，爲自己的國家而獻身的奉公，所謂市民兵或國民兵的，漸次減少，而爲其補充的，遂有無論對於何國，只要領受給料，即樂於從事的，所謂職業的軍人發生了。治羅芬當少壯時，就是其中的一人，且爲此等雇兵的有名的隊長。此等雇兵，仗劍以周遊天下，正如商人拿

著牙帖以巡遊世界一樣，不獨投効於希臘人的國家，且被雇於其他外國，或為波斯的地方知事，及東方的豪族之用；甚且有遠入於波斯本國，而為其大王的近衛隊的。此種風潮，又隨如前所述的希臘內部的政治上紊亂，和社會上不安的增加，而更為流行。因此之故，諸種浮浪冒險之徒，遂至橫溢於希臘世界的內外了。

此等社會現象，第一為個人主義的發現。而在此種個人主義之中，世界主義，又伴隨而不相離。此種現實界的趨勢，遂早已被那般從梭格拉底的學風之中，而汲其放浪的末流，藉以形成新派的基利克Cynic或基列奈Cynetic者流，加以哲學化了。此等哲學者流，巡行諸國，高唱其華夷之別，不在其人種或出身的差異，只存於教化的有無；倘係有教化的，則世界到處，可以安居之說。基利克派的最有名的代表者，迭義格列司所倡道的「一切世界，皆為明哲的祖國」即此之謂。總之此種思想，乃係超越於歷史的國家了的個人的世界的思想，而直接地又成為現代的趨勢之先驅了。

更有將此種思想，尤為明瞭地具體的發表，而欲波動於當時的實際政界的，就是柏

拉圖的友人，而較之柏氏，尤爲長壽的雅典的伊索格拉底。他原爲在市井的陋巷，代作演說，教導修辭，執筆發表論說的人；又爲承襲那般最初的操觚業者梭菲斯特之流的人。希臘人呼此種人，謂之「列托爾」Rhetor。要之他爲流行於逐漸現代化的四世紀時，社會的賣文記者之一人。他固非如梭格拉底一派之爲深遠的哲學者；但他却因公表其具有演說形式的文章，夙即馳名於江湖；尤其是能將當代最進步的思想，寓於其中；這是最可特記的事。質言之，他的傾向，已非以一個都市爲國家標準，乃以全希臘的統一爲目的的了。他曾公布一論文，賞讚雅典之於歷史上文明上的傑出衆庶；因而勸告：雅典久宜糾合放浪天下的壯丁，移殖於亞細亞，藉以拯救內地生活的困難，而且宜利用之以征服波斯，實爲雅典的天職。但是雅典在當時政治上，已經完全衰落，故竟毫無所爲了。未幾何時，而有馬基頓王國的勃興；伊氏遂將上述的天職，移置於其王菲尼普的雙肩，從而向王上一公開狀，告以：王宜統率希臘和馬基頓的兵力，征伐亞細亞，且於此地將住於西洛泊市到昔里克地方，所有沿岸的希臘人，從波斯的支配之下，救助

出來，從而扶植希臘文明其間；果能如此，則東方的野蠻人，亦將懷其文明之惠；而歸來了。此種主張，倘和梭格拉底一派相較，則於崇拜希臘文明的優勢，主張哲人政治的一點，全屬同然。惟不被囚於都市國家的形式，從而鼓吹世界的希臘思想；至其傾向，頗屬於政治的。而又宇宙的之一點，都有顯著的差異了。

梭格拉底的思想，原不過爲一種憧憬而已；在他既無何等同志的結社，又無所謂政治的徒黨。因此他的思想，在當時，并未構成何等政治上的勢力。他于菲尼普的三三八年，克洛列亞一戰，聽到擊破了雅典帖比的聯合軍，蹂躪了希臘的自由以後，憂憤絕食，竟於是年，以九十八歲的高齡，與世長辭了。

但是再察以此後天下的趨勢，則最初柏拉圖所發表的理想國家，竟未得到何等實現的機會；然以一伊索格拉底所抱持的空想，却有一種好運，竟在克洛列亞戰後的未幾何時，即於亞力山大大王方面，發見其有力的實行者了。固然伊索格拉底的提議，和馬基頓的君主之間，究有如何的直接關係，至今還是全然不明。但由此可以證明當時世界史

的趨勢，雖爲僅由憧憬所夢想而出的思想或計劃，倘一朝而指導者得其人，即可際會風雲，而化歲所謂「時代精神」，或「天下趨勢」了。然而在彼承荷此種永久傳于後世，而又廣被世界之天職的大哲學者們的理想，却不見容于當時的任何國家，而未能見諸實行；反而如上所述的雅典市井的一賣文翁所抱持的空想，竟很快地因一大偉人的出現，得到有力的實行機關，而且博得幾乎較其立案以上的廣大的宣傳，這實在算是歷史上運命之一大諷刺吧！

第二章 亞力山大王

第四節 馬基頓王國

都市國家的希臘，當紀元前四世紀的中葉，既已達到了文明的絕頂。這種狀態，宛如極纖麗而又華奢的宮女，還未到多大的年齡，即將有年老色衰之趣的一樣。當此之時，起于希臘之北的，爲少壯剛健的馬基頓 Macedonia。

這個國家，到此時爲止，在文明史上，和希臘僅不過繫連着薄弱的關係而已。其王家和人民，據傳說講來，最初和希臘的多利亞 Dorians 族，似乎卽有血緣上的脈絡。但是和希臘發生顯著的關係，乃從第四世紀的前半之時起；卽菲尼普王，還是王太子的時候，爲質於當時在希臘稱霸正盛的帖比國都，藉以見學古典希臘的文物之一事，實爲馬

基頓和希臘文明，最顯著的接觸上一大事件。當時的馬基頓國民，乃是粗野質樸的農業牧畜的人民，正和都市國家形成以前的希臘，即被謳于荷馬的「史詩」，或黑西阿特的「農業之歌」的希臘人，可想像其為同樣的狀態。在國內，則都市還未發生，國民則成於有同一血族的種族，其上戴有家長的君主，親切地以率導國民。國民又分為貴族和一般人民二者，貴族係乘馬而為騎兵，人民則從事農業，一但有事，則出為步兵。當菲尼普由帖比歸國即位之時，即以帖比的名將耶巴米命達司所作的步兵密集隊的組織為模範，從而加以改良，訓練自國的勇敢的農民，其上則配以貴族為將校，遂組織了在當時希臘世界所不可得見的優勢的國民的常備軍，而以強大的王權，為之統率；并且君臣間的關係，極為親密，雖是國王，亦很親切地愛撫部下，上下相互呼以「戰友」，情實可掬。菲尼普於軍事外交，兩俱擅長，遂率國民以開拓希臘北方的土地，而占取其地的希臘都市了。此種狀態，殊有如滿洲朝廷之對於明朝的勃興之觀。像這樣地成立於希臘北隣的新國家，乃是在一個家長的君主之下的種族的領土的國家，而對照於當時漸就衰落

的希臘都市國家的並立狀態，自呈其兩兩相異的景況了。

既而運命之神，遂將這個新國家的君主，招致於希臘本國，使之干涉其政爭了。此爲世人所周知的事，菲尼普既鎮定了希臘的內訌而後，又因克洛列亞一戰的大捷，遂成爲諸國的盟主了。又轉而併合同盟的兵力而統率之，藉欲進攻亞細亞。凡此種種，彼此的事情，固有差異；但就大體言，和後來法蘭西當其國民之間的大革命亂極之際，意大利出身的英雄拿破崙乃挺身而出，鎮定了革命的狂瀾怒濤，從而糾合國內的戰鬥力，以向歐洲征伐的一事，豈不很相類嗎。但菲尼普在此瞬間，竟因閩門的不和，而被暗殺了。於是真的統率希臘而導之入於世界的運命的使命，遂落於菲尼普的太子，當時年甫二十歲的少君主亞力山大Alexander之手了。

第五節 亞力山大的個性和希臘精神

大凡英雄豪傑之對於古代人民的威力的強弱，聯關於其出生時的神話的傳說，大與有力。相傳：亞力山大之母阿靈皮亞司，係來自隣國耶皮魯司的王家，而此王家的祖先却出於杜洛耶遠征的英雄亞西列司。至於馬基頓王家，亦相傳：係出於由多利亞族的祖神所出的英雄黑拉苦列司。然則馬基頓的太子，生而即由父母兩系，感受了在希臘最高貴如神的血統了。他的天稟之爲超人的個性一事，乃是古代傳記者所一致承認的。加以幼時，即在女丈夫的母之膝下，授讀荷馬的詩篇，沁入骨髓地感受了亞西列司的英雄氣概。稍長，年十三，其父并爲之創設米耶渣學園，招聘了當代希臘的最大碩學亞里斯多德，由是凡屬古典文化所產出的最進步發達的希臘學藝，遂無不接觸於此天生的神童亞力山大的耳聞目睹，從而供獻於其偉大的個性之渾成了。而且爲希臘國民之經典的荷馬，亞里斯多德亦屢屢引用其著書，隨而此書的內容，當然更加一層巧妙而親切地，利用於太子的教養，給與以甚深的印象一事，自可想像了。年少的天才，就這樣地將「伊里亞德」篇中的少年英雄亞西列司的事蹟，宛如己身之上地親切的感入，而他的左右親

近，遂至於亦將他認為亞西列司的再生了。這是一向流傳的事。

茲更進而考察他的政治上的教育。在米耶渣學園，師弟交遊三年之間，那樣有名的「政治學」的著者，倘謂其曾未將寓於該書中的最高意見，鼓吹於未來的大王，恐怕到底不能置信吧。因此吾人茲將「政治學」中的重要學說，指摘出來，或非無用之業吧。

書中曾明記着：「最適於統治之任的性質，為亞列帖（*ἄριστος* 譯為規律或譯道德）而為持有最高的亞列帖之人物所統治的政體，乃是一切政體中最善良的。出生這樣人物的家族，宜占居最高位階，而這個人，即宜為王。倘將這樣的人，和尋常人同樣的待遇，乃是大謬；因為他宜被比於地上之神。」此種說法，乃是反對當時都市國家的政治之最墮落的狀態，即反對於所謂將一切執政職務，都用抽籤選舉的民主政治之最為雄辯的抗議。亞力山大蓋日夕浸潤於此種高遠的教訓，從而高其抱負，大其志趣了。當父王菲尼普轉戰四方，攻城野戰的勝報，頻頻傳到之時，太子却喟然長嘆地說道：「吾父將不殘留任何事物給我嗎！」一日，菲尼普看到太子的輕快的健脚，乃勸其出席於阿靈匹亞 *Olympia*

競技，太子辭而言曰：「假使和我競走的人，當中有誰是君主，我將喜而出競；否則在我不過勝過私人，而在他們，或者又勝過王者了。」此外在「政治學」中，尚有一種不可看過的教訓，就是關於都市的見解。其中一節有曰：「人乃是生而居住於都市的動物。倘非生長於一都市者，必是超越於人類的東西；不然，即為文明程度之低下者。」亞里斯多德實以都市國家，為文明開化所必要不可缺的條件，從而確信推獎之，這是有名的事實。因而就是那樣地在都市生活上必然而且必要的產物——奴隸制度，亦認為天然的自然的制度；而且以為不能形成都市的野蠻民族的運命，就在於此。馬基頓的太子，當然亦必受教於此種都市國家觀，而感化於以希臘都市國家為標準而立論的當代之理想的文明教育，自是無疑的了。

至於亞力山大即位後的第一事業，為祖述父王的遺業，自不待言。他先以兵力鞏固了父王在希臘的盟主位置，然後他於紀元前三三四年，統率在希臘僅有的三萬四千馬基頓之兵，越渡了黑列司封度。自然他最初憑弔了杜洛耶的遺跡，尤其最注意的，為展謁

遠祖亞西列司之墓，真是感慨無量。由是在格拉里克司河畔的一戰，踏破了波斯軍，因而小亞細亞的道路，遂全開通了。當此期間，試就亞力山大的一舉一動，考察起來，則除前所記以外，如將格拉里克司的戰利品，奉獻於雅典市的亞帖列神之類，全是發揮希臘精神，幾使從軍中的希臘人，真以為攻圍杜洛耶的總大將亞額梅姆倫再次出世的模樣一樣。而彼雅典市井的賣文翁所倡導的救援亞細亞的希臘人之夢想，更是宛然在目地實現而成了。於是希臘精神，遂大大地發揮了。

要之亞力山大所感受的希臘教育的產物，即希臘精神，在他的功業上，實為第一著的動力。

第六節 從希臘精神到世界精神

然而亞力山大，却不能僅被局限於古典的希臘精神了。此外誘導他的，又有一大動

力。此於普爾塔克的傳記中所報道着的當他出陣之際的逸話，即可證示。即大王當出發之時，將所有的土地，財寶，都分給部下的將士，毫無所惜，宿將中的一人帕爾德加斯詰之曰：「陛下所欲留者，係何物呢？」王答曰：「希望」。帕爾德加斯乃曰：「善！請即發動吧！」然則亞力山大所信賴的，遂僅為殘留在潘德拉女神的筐底的唯一的所謂「希望」了。但是在他僅有此物，亦足夠了。希望云者，未來的理想展開之謂。王於希臘精神之外，最為信賴的動力，就是這個。於是孤軍深入，行行復行行，放大其眼界，革新其理想，遂終於超越了為最初出發之動力的希臘精神，從而着眼於在此以上的高處，漸次地追逐於大的目的了。他既通過了小亞細亞全部，進入於敘利亞的關門，在此遂博得了伊索司的一大戰捷。這是他的精神和政策的第一回轉機。這一戰的重要，正如古代希臘的研究學者瑪哈非所認為：此係「Hellenedom」的消滅，與夫「Hellenism」的出生之時的一般。到此一戰為止，彼伊索格拉底所謂從西洛帕到基利喀的希臘人救濟的夢想，遂完全達到了。由此戰捷的結果，大王乃進而席卷了敘利亞海岸全部，和埃及。

至在波斯方面，則因鑑於此次大敗，而提議講和了。所請求的，係攸夫拉帖以西的割讓，償金一萬 talent，即約三千餘萬元的支出。然而大王却以「天無二日」的話，拒絕了。這是最為膾炙人口的有名的逸話。當他進入於尼羅河畔之時，他於其河口的一側，創設了以已為名的亞力山大港。或說：這是大王將以此作為天下的都城的。不錯，他或者一時有此打算，亦未可知。不過未幾何時，他復由埃及而東，繼續其遠征，而大捷於齊古尼河上的果額米拉。當其進入於哈摩拉比以來，二千年的舊都巴比倫之際，似乎想以此為全世界的都城；但終於沒有確定的意見。其次他復踏破了波斯本國，橫亘於伊蘭高原，越星芝苦西山脈，而窮于耶克沙帖河畔為止；由是南返，轉向於東，進入於印度五大河地方了。當此之時，假使他的將士，在西發西司河畔，對於過此以上的進軍，不曾加以拒絕，或者大王將更進而東，攻入敢額河域，以至於普拉馬布托河畔為止，亦未可知。果真如此，則大王所理想的世界之都，究將奠於何處，恐無論何人，都不能豫想了吧。要之亞力山大的治世十三年之間，為他的生命的地方，實為歷所底止。

地，展開又展開，而又繼續不絕的唯一的希望而已。此種希望的一大轉機，既如前述，實始於伊索司的一戰。自是以後，他的精神的傾向，遂不專注於希臘，而從希臘轉向於東方了。於是在大王的胸中，東方風的精神，遂開始增高了。像這樣地在希臘精神之上，東方風的精神，復從而躍動的傾向，漸次增高，於是遂成其所謂世界精神了。於此復就亞力山大的個性發現的一端，而一言之吧。他於埃及滯留中，常常遠征至於沙瓦拉的大沙漠中，稱為西發的瓦西司，參謁其間的神殿；他由此神的神聖的儀式之下，領受了他為此神之子的神託。這是有名的史實。爾來大王自身遂很顯著地東方風的神聖君主化了。因他深入於亞細亞的內地，乃愈益張大其東方風的朝廷；從而衣冠態度，共加尊嚴，且裝以古巴比倫或波斯之風了。當此之時，王所要求於左右的，乃是模倣東洋風，而行匍匐叩頭之禮一事。於是此一馬基頓的國王，遂宛然有繼承波斯大王之位的情況了。從前在本國，曾經彼此相呼以「戰友」，很親切地把臂相語的關係，今則一變而為東洋風似地，上為如神明的君主，和下為如奴隸的臣民相對的關係了。故大王

的宿將老卒之間，其發生不快之念的事，自非偶然。其結束，遂於占領波斯的舊都波爾
斯斯頗里司以後，當大王正向東北進軍之際竟屢屢造成許多的悲劇而出現了。即父王菲尼
普以來的老將軍，參贊大王的帷幄，而有大功的帕爾美尼，和其子菲洛制司先以謀叛的
嫌疑，付之徒具形式的軍法會議，實則被誅於嗟咄之間了。前在格拉里苦司的接戰之時
曾經救援大王一身的危急的親友庫利司特，當陣中君臣共飲之際，因背反上意，吐露激
語之故，竟在當場遭受大王的手刃了。大王祕書，又是其傳記者的學者，且為王之恩師
亞里斯多德之甥加利司帖列斯，原係擔任陣中的貴族少年的教育之職。迨此等少年，對
於大王的陰謀顯露之時，竟以唆使的嫌疑被捕，而以最殘虐的方法誅戮了。

乍看起來，亞力山大似乎有隨其進入東方內地，而次第放棄希臘精神的模樣。但是
認他為完全放棄，却又失之正鵠了。原來就他的廣大的征服地之統治而言，單靠希臘精
神，決不充分；無論如何，非採取東洋風精神，加以參酌不可。於希臘精神之中，再加
東洋風精神；於是亞力山大之世界的精神，從而發生了。此種精神，將以實地出現的，

就是他的世界政策。

第七節 世界政策

將大王的世界政策，按次詳述的事，殊非本書的目的所許可。吾人只得稍稍地將其要點，加以解剖的說明，從而滿足罷了。

第一：許多亞力山大利亞市的創立。大王在伊索司戰捷以後，將東部地中海之腓尼基人的根據地，加以屠毀，而收其海軍，於是在尼羅河口，建立了亞力山大利亞 Alexandria，以為希臘人之東方的海上策源地了。由此卓見，希臘人的東方發展，遂大為之促進了。而此種都市的創立，又成爲此後大王在亞細亞內地遠征中之都市創立的模範；凡是足跡所到的要地，遂有許多冠以亞力山大利亞之名的都市，發生了。例如在伊蘭高原之地，建立了亞力山大利亞，亞拉活幾阿爾，這就是今日的阿富汗斯坦的康達

阿爾。在中央亞細亞，則於牙克沙爾特河上，建立了亞力山大利亞、耶司克塔，（意爲在極端的亞力山大利亞），這就是今日的庫夫全特。又有一說，在亞力山大的死後約二世紀所出現的大宛國都，所謂貴山城者，恐卽其地吧。蓋亞力山大的軍隊自體，宛如一個移動的希臘都市。何以言之呢？其軍隊中，除了軍人軍屬以外，所有一切的希臘人的階級，都伴隨着；卽於當做戰陣附物的商人之外，各種學者，詩人，優伶，歌妓，奴隸，以及音樂師等，莫不附隨軍隊而行。因此，凡是軍隊滯留的場所，屢屢舉行希臘風的祭禮競技。就中以酒神德我里梭司的祭禮，最爲熱鬧；有演劇競技等各種餘興相伴。故凡是亞力山大的軍隊所在之處，都是希臘都市之觀。而且在要害之地，倘於此際，適有都市創立的領地祭，舉行其間，則此地卽成爲一個亞力山大利亞了。像這樣地竟成立了七十餘處。然則亞力山大大王的軍隊的進軍，實無異於一個大希臘都市的進行；而於其經過之跡，遂屢屢產留希臘都市之卵以去了。因此追逐大主東征的足跡，而遠遠地移住於東方內地的希臘人，遂多至不可勝數。據某歷史家的推定，則謂至少決不下於十萬

人。此種狀態，正該當於序論中所述及的希臘人之世界的移民第二期。所謂「戰事固爲破壞，而同時又爲文明之傳播」的Paradox（悖論），恰於亞力山大大王的東征，得到證明了。

第二：尊重而且採用東方諸國的文物風俗，蒐集東方的知識。大王在埃及，則敬其固有之神亞猛，或祭菩塔。在巴比倫，則飭令修繕主神瑪爾茲克的神殿。在波斯的古都伯爾渣坡利司，某夜於塞爾基色司的宮殿，召妓大開酒宴，當酒興正酣之時，大王寬容納某美妓的報復百五十年前雅典的「高市」焚燒之仇之請，縱火於宮殿，看到火焰冲天之勢，且不禁與衆同呼：「快哉！」及醉少醒，大王忽又後悔起來，遂急速地飭令撲滅了。此種事件的經過，豈非正是說明大王的心事的轉機嗎？他又任命波斯人爲波斯地方的知事，而自擬爲故波斯大王的續相者。在中央亞細亞曾娶過巴克特拉山中的一會長之女。其後從極東凱旋歸來，到了石沙，復納故達里烏司之娘爲妃，且對於部下的將帥八十名，使之和自己同樣地娶納波斯上流之女。君臣合計八十餘名，同時於石沙宮中，舉

行盛大的結婚式，而示與一般的希臘人，馬基頓人，以東西合體之範模。此外又因軍隊深入於亞細亞的內地，且有軍隊補充的必要，遂改變編制，於希臘人，馬基頓人之外，更採用東方異人種的編制和武裝，以成特異的軍隊，加入軍中。即在大王的晚年，亦於馬基頓軍隊的最高階級之中，參加波斯貴族的一隊，使之和東方的剛慢的軍人，同列並置。因此之故，西方出身的軍人之中，遂醞釀著惡的感情，而且一時幾乎喚起了同盟罷工的事。幸賴大王的撫慰，僅得無事。又因大王僅只受過亞里斯多德的教育，故他的大本營中，希臘學者的集團，亦隨從着。此種情狀，正和拿破命的埃及遠征之時，極為相似。此外又似乎有過從希臘人，猶太人中，招聘東方的專門家，而利用之的事。因此在他的陣中，設有所謂調查局或情報局一類的機關，藉以蒐集東方諸國的知識。這樣看來，古代的東方研究，實因亞力山大的遠征，而大大地促進了。由此結果，於是到亞弗利加和印度的內地為止的東方知識，未幾何時，遂達於絕頂了。（第十四節參照）

第三：全世界探險，及征服的理想。亞力山大之印度侵入，決不能視為他的波斯征

服的一部分。原來印度本部，曾未有過加入波斯版圖的事。大王之越印度河，而深入於東方的動機之一，不如肯定其確為印度征服的一事，較為妥當。他又以印度征服一事，即認為達到世界的終極。此種推定，亦自有其理由。蓋就當時希臘人的地理思想說來，乃以人跡所到的土地，即世界為四周，必環以大洋；倘追窮世上人類的住地，而達到大洋之時，即為世界的終極了。大王之越印度河，而進入五大河的地方，在西達斯別斯河畔，既博得了他的遠征中所能得到的最後的大捷；及再進而到西發希司河畔，他又深信：倘如他的意志，更進而東，越過沙漠，必有一大河，是為扛額；再沿此而東，則可達到東方的大洋。而此項目的，既如所述，竟因將士拒絕之故，遂終於不果行了。但是大王却轉而沿河以出印度河口，達到南方的大洋了。並且將由此河口，到波斯灣口為止的航路探險，命其部下的將軍茵亞爾柯司，使之實行了。在此以外，還有足以證明大王的世界探險的大志之一事。就是他於晚年，又以此方面的大洋探險的目的，曾派遣使前到加斯皮海，此項使命，一直至王之死後，方始實行；而其復命中，最奇妙的，係以加



斯皮海，可通北方的大洋。而且大王於巴比倫頓死的以前，他還想親身遠征亞拉伯，而建立自己率兵南下的大計畫；且其先發海軍，則既已由巴比倫而下攸夫拉帖河了。此項遠征的目的，似乎在連絡波斯灣口，和埃及的航路的探險。要而言之，吾人對於亞力山大之爲曠世偉大的征服家，同時又爲空前的地理上發見者的名譽，實不能不承認了。

第四：東西交通，及經濟的促進。當出發馬基頓王國之時，其軍資頗爲窮乏，實際上，係借入了若干軍資，勉強得以出陣而已。至其財政上，發生多少的餘裕，乃在伊索司戰捷，從而開始自由經營敘利亞和埃及之富的以後。及其侵入波斯本國之時，遂獲得了其累代君主所積蓄於石沙和帕爾渣坡利司之郡的莫大的金銀財寶。就中在帕爾渣坡利司所分獲的貴重金品，曾有用過騾馬三萬對，駱駝五千頭，乃能搬運的事。自是以後，大王的財政真到了黃金時代了。而且他的政策，又和他的磊落恬淡的性質相呼應，在能散財與衆共樂，因而天下的經濟，亦大爲充實了。換句話說，大王的東征，實等於將從來東方諸國所埋藏的巨額的死金，發掘出來，而散之世界一樣。由是在大王東征以後，

希臘的金融中心，遂早離雅典而移於東方的洛多斯 Rhodes 了。而此洛多斯，亦未能長保持其位置，未幾何時，遂不得不讓於更東的亞力山大利亞和安期莪卡 Antiochos 了。總之天下的經濟上重心，乃漸次的移讓於東方了。至於交通的促進方面，且俟於第四章「希臘文明之東方傳播」之中，別有所說。

茲於此章之終，對於大王，試下以結語吧。亞力山大的出現，真是宛如流星，他的事業，竟撤廢了殘留於希臘的都市國家相聚而為蝸牛角上相爭的障壁，且將彼等的獨立，全然破壞；從而超越於人種和國土的差別之世界的國家的創立之試行了。但此種嘗試，究不外為他的個性和當時的世界的傾向之相乘積。關於此點，倘能靜心地推考起來，實為很有興味的問題。他的所謂世界征服天下統一的大業，雖不幸未得到有終的成績；但他的這樣嘗試，所永久及於世界的影響，却是很大。就中此項遺策，經過他的後繼者的 Hellenism 世界的君主，遂成為羅馬的 Caesar 的帝國政策；由此更轉而為近代德國的 Kaiser，和俄國的 Czar 的世界政策了。至若聯關於大王的安莫尼昂參拜之神

的事件，而Hellenism世界的輿論，遂崇拜其人，寢假且認之爲神的浪漫的的事件，因和基督教的興起，殊有關係，似以於第六章「古代的宗教界」題下，特設「君主崇拜」之一節，以敘述之爲便，此處只好從略了。

第三章

Hellenism 初期的雅典

第八節 輿論的源泉流行的中心

亞力山大天王的東征，開始而後的 Hellenism 之風潮，對於為希臘古典文明之淵從的雅典的生活，果有若何的影響呢？而雅典對於此種世界的潮流之開始，又如何地適應而利用之呢？這亦不失為當前最有興味的問題之一。

彼失腳的政治家德莫司帖列斯，得到天王的訃音以後，隨即由其隱家出現，以謀都市國家的恢復，建立了希臘離馬基頓而獨立之策；其結果，遂發生所謂拉米亞的戰役。但是大廈將傾，決非一木所能支，而此最後的國民的政治家，遂終於失敗，不得已，竟奔竄到一孤島，從而窮死了。自是以後，雅典乃成為天王的直接後繼者朋輩中的，有力

者的爭奪之巷了。所經過的時期，固有長短；但每於某期間內，必由此一人之手，流轉到彼一人之手，不得不甘受其直接或間接的支配了。何以故呢？蓋因此市，固然早已失却了在政治上權力的自存自立之位置；但猶爲新思想之所起，風俗或流行之所發。實言之，即仍爲輿論之源泉的中心地。因此倘欲稱霸於天下，自先感有制御雅典的必要。一般市民，亦深知自己所處的位置，故彼等遂自覺於自家的政治上之無力，而將會爲帕利苦列司時代之誇的政治上大國策，亦完全放棄，僅利用其於政治以外的文化，尙占優勢的位置，以臨四方，藉以自慰自誇罷了。彼等早已非都市國家的（即國民的）了。彼等只知側重於個人的，或屬於社會之某階級的利益幸福了。然而彼等却聰明地依賴了自家獨得的文明，即由思想，藝術，商業這三種方便，逐漸地展開了已經擴大了的自己的世界，總而言之，彼等自前世紀末以來，萌芽其間的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遂乘此亞力山大所造成的千載一遇的好機，而大露頭角了。但此處之所謂世界主義，又決非今日之所謂世界政策。質言之，即非一國之政治的國民或國家，想在政治方面，優勝於全世界之

上；乃含有脫離國民或國家的希臘風文明，風靡於天下之意義的世界主義。而希臘風中之最卓越的，為雅典風，即不外亞梯克 Διέκτ 風，此種亞梯克風，乃是流行於天下，而成爲世界的希臘風的。例如：就語言說，希臘語，係以地梯克地方的方言爲標準語。今日所通行的古典希臘語，就是這個成爲世界的亞梯克語。原來在所謂世界的之中，又決非僅爲純粹固有的亞梯克語。詳細點說，決非從前梭格拉底在雅典的市場所發問答，乃至柏拉圖所著「對話篇」那樣的希臘語之本來面目，乃順應於當時世界的擴大，和時勢的開展，流行了種種新的術語，地方語，外國語，東洋語，因而此等新的要素，遂同化於希臘語了的。故此處之所謂亞梯克語，乃從古典時代的亞梯克語，變化過了的。全然應乎所謂 Hellenism 的世界的希臘文明之要求，而於號稱雅典的文明生活之中心地，所陶冶大成了的世界共通之語 (Koine)，亦卽爲 Hellenism 之語。

第九節 舊喜劇和新喜劇

像言語這樣地變化了一樣，雅典的社會自身，亦同時感受了大大的變化。將此社會的變化，最爲明瞭地反映未來的，爲喜劇的變化。在昔古典希臘的都市國家生活，極隆盛時，最爲流行的，爲詩人 *Aristophanes* 的喜劇，通常稱之爲舊喜劇。此種喜劇，係以當時民主政治，及時事問題爲主題；不屈於權威，不懼於富豪，從而犀利的深刻的加以諷刺。例如：當帕洛坡列梭司之役，帕利苦列司的死後，爲欲諷刺民衆的指導者，而又極其跋扈的俗惡政治家克列恩，而開演所謂「武士」，竟將這個民衆的指導者，毫無假借地，付諸市民的嘲笑之中了。此外又因諷刺梭格拉底的哲學而創作了「雲」。總之，*Aristophanes*，實這樣大胆地，無論是最當權的政治家，或是活動於社會的流行兒，無不向之加以當頭一棒。有時且因劇情過於令人嫌惡，以致無人扮演之時，則作者自身，竟有披戴表現各種腳色的假面具，而登場的事。像這樣地痛快淋漓的，將都市國家市民的政治上的自信，和思想上的自由，發揮盡致了的舊喜劇，一旦到了現在所要講的現代社會，究竟怎樣呢？此時舊劇的代表者，爲梅蘭德爾。他的作品，和 *Aristophanes* 大

異其選。蓋已不復關係於政治和時事思想，僅謳歌於市井之間所起的日常生活的事情而已了。在舊劇中的婦人，除掉若干神話的女性之外，殆全無所謂主人公的出現。這因為當時的社交界，除掉二三的例外以外，全然不容婦人的緣故。而由此發生的缺陷，遂以少年充之。然到了現代社會，則婦人漸被解放了；隨而在新劇中，婦人遂成爲主人公之一了。但此等女主人公之最多的，爲歌妓。原來歌妓，乃和傭兵同爲當時職業的分化，專門的職業發生時代所發現的社會現象之一。轉戰於東方戰場的傭兵的頭目們，腰纏其微俸得來的給料和掠奪品，正如生命復蘇一般，所爭趨的，乃是如花似玉的雅典交際界。於是各國的美人，遂羣趨其地，爭妍鬥奇了。在她們的社會中，以亞梯克產，最爲得意；因而她們遂以雅典美人之故，周遊國外，闊步天下了。彼於帕爾渣坡利司侍奉大王的夜宴，從而強請其焚燒宮殿的泰伊斯，卽其一人。她後來同普託列米一世，亦發生過關係。此外於大王的遠東出征中，在巴比侖担任大王的財寶監守之役，而肆其驕奢，逞其野心的哈爾帕洛斯之下，却有歌妓谷留克拉。號稱希臘的安特紐斯的一代華奢政治

家德米特紐斯「攻城者」之中，亦有名叫拉米兒的美姬。這都是監名垂諸竹帛的。這樣地雅典美人的名聲，既已馳于天下，於是歌妓買賣，遂有以廣大的資本組織而從事的了。實為 Hellenism 時代的世界重要貿易之一。

但是當時的婦人解放，決非僅限於如上所述的不自然的從業者。原來 Hellenism 諸國的朝廷，就中如埃及的普託列米家中有力的巾幗政治，屢屢出現。當其盛時，實為從來的希臘歷史所未有的現象。而且民間的上等家庭之中，亦常常見有婦人的自由活動。在新劇中，常有如舊劇中所不見的良家婦人的登場，而和別家的男子，實行社交。自此以後，男子接吻於婦人之手的風氣，遂開始出現了。這全是由波斯或東洋移來的新流行，於是相習成風了。但是假使因此遂以為良家的士女，全然解放，却屬非常的錯誤。蓋當她們一人外出之時，夜間外出，乃所嚴禁。在 Hellenism 時代，固然出了不少的閨秀詩人文學家；但此為古典時代稀有的現象。就大體言，這不過為她們特有的家庭或周圍的關係所使然，不如視如例外，較為穩妥。因此社交界的中心，即斷言乃為歌妓，并

無大礙。然則古典時代所屢屢出現的美少年風俗，遂根絕了嗎？又決不然。仍是時時地傳達其消息。例如，在德米特紐斯「攻城者」的雅典支配中之事，有所謂苦列亞列司者，受此支配者之寵，而恃之大逞其威福；然而名叫德謨苦列司的少年，却反而堅決地拒絕德米特紐斯的挑撥，以至最後之時為止，而盡力地反抗，竟以一死全其節操了。這是德米特紐斯傳中，所流傳的最有興趣的事。

在新喜劇中，固然如上所述，歌妓實已形成其女主人公了。然而相當於此的男主人公，却有兩種：一為雅典中流以上社會的遊蕩兒，一為從其他各國而來的職業的軍人。此等軍人，又自然地和雅典良家的闊少，對於歌妓的事，最為契合。彼等縱常是大言壯語，而其實則為卑怯優柔的懦弱武士。其見識極為狹隘，其言語動作，則為野卑亂暴，這是一般所描寫着的。至於劇作者的同情，則總之傾向於歌妓，和雅典的執袴子弟。

如上所述，新劇的登場者，實以年少的執袴子弟，出身微賤却又才色秀麗的歌妓，暴亂的職業軍人，為中心人物。此外則以頑固的父親，寬容的母親，好為小言的乳母，

好逞口舌的妻君，多事的男女奴隸，以及食客農夫之類，點綴其間；而全然地構成市井的事情，倘與舊劇相比，則最近百年間，雅典的社會，怎樣地感受了多大的變化，自可明瞭了。在此期間，由所謂大國的民主政治的威光赫赫地國家狀態，屈服於外來的世界的強國的運命之力，而退處於宛然如貓的從順的日常生活了。從來無論在財政，在經濟，或在軍事，莫不視為市民自身的獨占事業，從而執掌努力於都市國家的公共生活，那樣地古典的自由狀態，今則變為所謂各個個人，任意出入於國內或國外的市場，只顧謀利，羅致一切世界的享樂者，而營度其個人的奢侈而又安樂的生活之平和的社會狀態了。此種變化，即在市之公共的營造物方面，亦明白地表現着。以「高市」中的莊嚴的「童真殿」為始的多數樓門神殿，都是舊喜劇，即古典時代最隆盛期的建築。至於新喜劇時代的營造物，則可看到在「高市」山腰的德俄里夏劇場，竟由木造改築像今日所得見的那樣的大理石造的了。此種對照，豈非足以證明，在舊劇時代，國家生活，極為旺盛；而在新劇時代，享樂生活，極為流行嗎？

第十節 雅典的新哲學

都市國家的運命，隨 Hellenism 的開始，早就離開雅典了。其後馬蒙之神，亦不駐足於此；未幾何時，即向東方的市場，轉流而去了。就是為希臘文明之誇的學藝，亦大半被此種遷移的傾向，所支配了。但是牟止之神的恩寵，却尚未必被此大勢所捲去。至少在哲學方面，此後很久的期間，雅典還可以維持其為天下淵從的名譽。不過此時代的哲學，已非如古典時代之由純粹的思索，發生出來的形而上哲學，乃全以現代生活的幸福問題，為直接中心目的實際哲學了。當時這樣的哲學，新起的有四個學派：其中二派，既於第一章所敘述過的，即為基利克派，和基列奈派；此外則為斯多噶派，和伊壁鳩魯派。而前二派，實為後二派的先驅者。所謂人生務宜制御情欲的思想，原為基利克派最先所主張，而斯多噶派則大成之；反之人生務以快樂為標準的思想，乃基列奈派

最初所倡導，而伊璧鳩魯派則完結之。四者相並，固然形成了 Hellenism 及羅馬時代的思潮，就中尤以斯多噶派和伊璧鳩魯派所影響於世道人心的，為最大。關於此等學派的起原，暫置不論。總之都由柏拉圖的亞加德米 *Academi* 派，及亞里斯多德的帕利坡托斯 *Peripatos* 派，（逍遙學派），相沿而來的對立的雅典學界，相互切磋琢磨的結果，而始成立發展起來的。

此等學派，固然相互地多少有點異同；但在本書的目的，殊無辯其差別的必要，僅加以概括的說明罷了。原來彼等所主張的，同是以個人生活的完成，為唯一目的，從而高倡其個人的自由主義；同時又以一切個人，都是生而屬於全世界的同胞兄弟。換句話說，即各個人之於一切世界，都可自由地所有，自由地利用，所謂天下江山皆屬我有。總之彼等的個人主義，同時即為世界主義。彼等又區別自然和國法，使之兩兩對立，其言曰：「國法為人為的，係由人類的歷史所積疊而成的不自然的形態；自然為合理的，實為人生的模範。」這樣地遂造成了所謂國法的蔑視，和自然的尊重，兩相對立的定則

了。基列奈派之祖亞里斯基坡斯，曾被人詢以「明哲之士，和凡人的差別？」他乃答曰：「縱然一切的國法，完全廢止，而明哲之士，却仍然和現今同樣地得以生活。」此等學派的學說，綜合說來，乃是在適當的程度之下，享樂自然，從而以取得愉快幸福的感覺的生活爲目的。依此方法，而以一心不亂地參入恬靜平和的心靈上的境涯爲理想。此種狀態，名爲 *Ataraxia*。但其中又有主張孤立的隱遁的生活之一派，如基利克即是。雖說如此，却又非此派全體的思想。至其他學派，則完全反對孤立生活。就中反對最烈者，不待言，就是伊壁鳩魯派。原來此派最獎勵結合同志同情之士，互相友愛的社團，藉以相助相樂。并云：「天下豈有比友愛更爲廣大的，更爲生產的，更爲快樂的東西嗎！」當亞力山大東征以前，因嚴懲帖比市的叛亂，從而將牠破壞淨盡。但只有老屋一棟，爲古昔稱爲「帖比之鷺」的有名的詩人品達爾的住家，因此國民的大詩人的名譽之故，賴以僅存。這是有名的傳說。基利克哲學者克拉帖司，卽爲該市的出身。某日，大王向克拉帖司問曰：「你不希望你的故鄉再建嗎？」克拉帖司乃答曰：「是果何所爲

耶？現在就是再建起來，恐怕還有第二個亞力山大出來，將牠破壞的吧！」

照此看來，此派哲學者的思想，決不存于一故鄉，而在世界可知了。此派中的極端的個人主義，既如述上，曾未有過團體生活的說教。但此派又因對於個人自身同情之餘，遂以個人救濟爲目的，正如醫生之治療病人，從而周遊四方，監視執迷不悟的各個入，而以教化此種個人爲天職，于是自稱爲個人的監督 *episkopos bishop* 了。然則雖在基利克派，亦非純然的個個孤立的隱者一派，乃係以個人教化爲目的的一種宗教運動者，又可推知了。此派又崇拜神話中的英雄黑拉苦列司，而以像此英雄的征服世界，支配天下爲理想；隨而正如由中古末以至近世的巡教托鉢的律僧一樣，質言之，即如佛蘭西斯康派，和獨米黑康派的面影，可以示其髣髴。這是古代社會的特色之一，而爲關於基督教勃興的先驅現象。

總之以上所列舉的各派的個人主義，決非完全偏於單獨的孤立的生活。多少都傾向於全世界的團體生活，而施以同情。此種思想之最強者，爲斯多噶派。此派實與其他諸

派之以事物僅爲單純的唯物論的，即所謂原子論的思索，完全反對；而以人生視爲目的論的，即全世界，決非毫無何等目的的盲目的個物之羣集，却爲一個有生命有目的的有機體。此種主張，係承受其他各派的注重幸福說，和個人完成說，從而大成了的。彼等的修身之教，係歸著於完成個人的幸福，以之貢獻于全世界爲目的。彼等以爲在此大世界中，自有支配全體的世界法，所有一切的神和一切的人，無不歸其支配。此外又樹立廣義的人生，即世界的公民，世界的國家一類的觀念。并云：「苟個人完成而爲明哲，且欲獲得黑拉苦列司的神通力者，當此之時自可以其哲學之力，將故亞力山大大王的世界的帝國，總能重新恢復實現的吧。」這全是哲學之世界的統治之理想。此種思想，正如糾司之神，所使用的鷲，自由地迴翔于大空的一樣，令人想到高尙的哲人，通行諸國，而以天下爲一家，世界爲故鄉，從而得以支配其間的事了。（廿四節參照）

以上係於雅典所養成的新哲學的大要。但此等又不過爲在雅典的文明場裏，大成而有名了的而已。果爲雅典市民自身所築成的嗎？又未必然。考其起原，却爲希臘的殖民

地，尤其是東方的殖民地的人人，反到貢獻較多。此種事實，又可證明當時的思潮，決非單純的亞梯克的，或希臘的，毋甯是含有東方的要素，而帶有現代的世界的情調的。這是應該深加注意之處。關係此點，以後還有所述。

第十一節 博物館圖書館大學

既如所述，雅典實為哲學的源泉，教育的中心，而和此相連關的，即在此時代，又創立了 Museion，以開今日西洋的大學，博物館，圖書館，這一類的學問上的獨立的組織之端緒。關於此事，亦殊值吾人的一瞥。

雅典在被德米特紐斯「攻城者」略取以前，係純被支配於馬基頓的霸權之下。在此期間，雅典乃推其國人德米特紐斯伐列侖，担任市政的監督。此人係亞里斯多德派的學者，在紀元前三一七——三〇七的約十一年之間，專賴馬基頓的保護，施行其穩健

的民主政治，藉以增進了雅典的幸福繁昌。在他的立法和行政事業之中，有許多可以法目的，就中最能傳之不朽的，乃是前記的學問研究所的設立一事。

先是在雅典地方，柏拉圖的門弟等，在其郊外之地 *Academia*，建立牟止的神殿，以此崇拜為中心，而組織會員，會員相集，又以奉行此種學藝之神的祭禮為名，自由地從事於問題的研究練習。凡是以宗教上的崇拜為集合的團體，其財產的安固，最為可期；因財產的安固，遂得以樹立學問的自由獨立的基礎。當德米特紐斯執政之時，其師 *Theophrastus*（亞里斯多德的高弟）來而下帷於雅典。但此老儒，係他市的出身者，原非雅典的市民。因此他自己不能取得其爨舍的土地財產的所有權。德米特紐斯乃為其師設法組織和柏拉圖派的 *Academia* 同樣的獨立的學園，於是買入庭園，建立銅像，營造牟止神祠為禮拜，而招集會員，且於國家的特許之下，竟設立了離國家而獨立組織的團體。此種學園，名為逍遙學園；其徒呼為逍遙學派。 *Theophrastus* 乃其園長。四方子弟，聞風而來學者，竟達二千人。即遠近的王侯將相，亦有敬慕其學風而來的。考此學

園的制度，園長係終身職，園內又因牟止的崇拜之故，置一祭司之職。會員中的長老，稱爲普列司比特 *Presbyter* 而以輪流講談，和準備每月會員的會食爲任務。會員的會食費，每月繳納一德拉弗馬半。但名士或保護者，則有因園長的招待而列席的。園內的政治，完全在園長和長老之手，不受其他的干涉。這就是德米特紐斯「伐列侖在雅典所創立的 *Museion*」。他於三〇七年，德米特紐斯「攻城者」，攻入雅典而後，遂亡命奔到亞力山大利亞而成爲普託列米父子的朝廷的賓客了。此等君主，以後再當述及。未幾何時，在其都城，遂創設 *Museion*，藉以築成了有名的亞力山大利亞學藝的基礎了。關於此事，實以德米特紐斯的勸告翼贊，大與有力。總之亞力山大利亞的 *Museion* 實係取範於雅典。

原來雅典的所謂 *Museion* 的逍遙學園之組織，實爲起於中古歐洲的現代諸大學的先驅。至其本質，則完全爲學問或教育的組合。有獨立自營的組織，無論在財政上，在警察權，都是自由獨立的。即在思想方面，亦得以發表其自由的研究。而今日所謂大學

獨立的濫觴，實發於此 Hellenism 時代的初期的雅典。

要而言之，Hellenism 初期的雅典，除掉政治上權力，和經濟上繁榮以外，實為一切文化上的世界的中心。當時的新思想，概從雅典，或者至少係通過雅典而後，流出於世界。至於世界的風俗的流行，亦發於雅典的社交界；世界的輿論，亦先發動於雅典，或者至少亦係通過於雅與人的社會，而後風行於世界。在昔古典希臘的大政治家帕利苦列司曾對於自己所統率的雅典文化，自讚自誇地說過：「雅典乃是希臘的學校」的話。今於亞力山大大王以後的新時代的初期，而雅典竟一轉而成爲世界的學校了。質言之，當時的雅典已非希臘的雅典實爲世界的雅典了。至以上所屢屢提及的德米特紐斯「攻城者」，乃係當時認爲稱霸於亞細亞大陸的大王的直接後繼者之一人，老將軍安基果洛司之子。當他將雅典從馬基頓的抑壓，救出以後，想收爲自家藥籠中之物的時候，以及由亞細亞越海而向雅典的時候，老安基果洛司的送別之辭，殊極動聽。他說：「雅典係全世界的烽火塔；倘有要想名振宇內的，只須據此都市。」由此看來，即在被驅於政

治上的野心的豪傑，其欲操縱天下的輿論，竟如何地苦心於雅典的略取，亦可想見了。惟其如此，雅典在Hellenism的初期，其爲世界的輿論和天下的流行所由發生的源泉一事，更可推知了。

第四章 希臘文明之東方傳播上

第十二節 Hellenism 世界的大勢

希臘的都市國家，隨亞力山大的東征，全然被其破壞了的事，由前記雅典之例，既已明白了。然則代都市國家而起的國家，究爲何物呢？這不待言，已爲大王所垂範了的，就是如神之尊嚴化了的專制君主，統一廣大的版圖，多數的民族，而作成的強大國家。倘是能夠的話，則以一個的專制王國，而統一滿天下的事，正猶故大王所欲行的計畫，從而抬頭了。大王的直接後繼者，以及第二後繼者的其間的野心家，都是如此。如彼之老安基果洛斯，及其子德美特利俄司「攻城者」，即其適例。而此種統一計劃，却因屢屢試行，屢屢失敗了之故，遂終於無望了。於是若干的有力者及其家族，遂割據某

處廣大的地方，而造成各個強大的王國；於此等王國之間，又有次於此等的若干小國介在着。此等大小諸國，遂並立於所謂「希臘主義」文明世界的共通大範圍之裏，而形成一種大的列國系統了。正猶近代的歐洲列國對峙的一樣，置重於諸強國間的均勢，從而惱其神經，以謀維持之道；同時又通乎諸國，無論在結婚上，貿易上，交通上，以及一切生活方面，竟構成了一個世界的社會。在此種系統中，實有三大強國：即德美特利俄司「攻城者」之子所立的安基果洛斯家的馬基頓，普託列米家的埃及，以色列烏可司家的敘利亞是也，就中馬基頓因為除去二二的例外，在文明史上，殊無足觀，今後不再敘述。

從來的都市國家，從雅典起，大都喪失其獨立，而被吸收於上記大小的國家以內了。然則都市生活，竟因此而全然凋落了嗎？是又不然。固然都市在所謂獨立國家的方面，減失了其存立的意義；但在比較自身尤為大的國家之內，竟成爲該國所必要的社會要素，而愈加繁榮；而且對於當時的君民一般的社會生活，較之古昔，尤成爲不可缺的必需條件了。加之當時的都市，並不僅限於由古典時代，存續而來的都市。從故大王在

尼羅河口所創立亞的力山大利亞市起，其後一般的有力者，都模倣大王的故智，爲鋪張各自的富強和名譽起見，於各地方所新建的多數都市，亦都加入其中。例如馬基頓王加散德爾，爲其妃帖沙洛尼克的名譽之故，而建立帖沙洛尼加，實爲現今有名了的沙洛尼加的開始。托拉基亞王國的里西馬可司，在加利波里半島，建立了里西馬基亞。在敘利亞王國，則因其君主之名，在俄洛帖司河畔，創立了以色列烏基亞和安其俄基亞。其他尙不遑枚舉。因爲當時世界的形勢，已大爲變動；在古代的都市之內，雖然有很爲零落的；但新建的都市，却因有力者之手，適應於時勢所經營之故，大半很快地發達起來，其隆盛實凌駕於舊時所有的；就中竟有在昔時所到底不能想像的規模廣大，人口衆多的世界的大都市，亦興起了。例如埃及的亞力山大利亞，敘利亞的安其俄基亞，卽是。隨而「希臘主義」時代的都市生活，遂進於較古典時代，尤爲繁昌的狀態了。

此種繁昌，却已不能說是從希臘本國的都市生活的盛大，而來的了。固然，在本國雅典，雖早傾於衰微；而哥林特市，却一旦被羅馬人的破壞而後，反而復興了。不過此

市的隆盛，因為地理上，正當東西交通的孔道，遂成為羅馬的知事的所在地，而羅馬的軍隊及商人的移入，又很多，故決非希臘人的活動，實為羅馬官民的努力所致。因此僅就希臘本國的全體看來，其都市生活，實已歸於下火了。要之希臘本國的人口，實隨成為羅馬時代而減少，乃是有名的事實。然則希臘人將都市生活，最為盛大地發展的地方，究為何處呢？原來就是小亞細亞。蓋此地方的希臘人的都市，在古典時代，固僅限於海岸地方，及亞力山大東征以後，希臘人遂繼續地踏就大王的足跡，而東遷，彼等的活動，遂不像古時的單限於海岸地方，而深入內地，於交通的要所，都造成了都市了。固然這個小亞細亞地方，不能見到如亞力山大利亞或安其俄基亞的大都市；然在都市如雨後春筍地簇生，以及其數之多，而又繁富的諸點，由「希臘主義」時代，希臘人的都市生活的活動地而言，實不得不推為第一。這個小亞細亞在當時單呼為亞細亞。在今日，固不過屬於土耳其的支配之下，形成其頗為荒寂的亞拿德利亞（東方）地方而已。但在「希臘主義」時代的小亞細亞，則與埃及地方，和敘利亞地方，鼎足而立，實為古代

世界的三大商工業地方的首屈一指。及後世羅馬的天下統一成功而後，對於財政方面，實成爲最有力的財源之一。

無論是埃及，是敘利亞，其富強都和小亞細亞相同，所負於吸取故大王的遺流的希臘或馬基頓之有力者，及其國人的活動之處，極爲廣大，自不待言。但在此等地方，希臘人以外之有力的其他人民，亦參加其間的事，却不可忘。即在亞力山大利亞有狡猾的猶太人，在安其俄基亞，有勤勉的敘利亞人。因此之故，埃及和敘利亞地方的都市生活，不能有像小亞細亞那樣地濃厚的希臘生活了。但是雖在此等非希臘人，却亦隨當代的風潮，無論在教育，在言語，在嗜好，都爲顯著的希臘化。此實爲「希臘主義」的餘澤。

要之「希臘主義」世界的趨勢，乃在樹立強大的專制君主國，培養繁昌的都市生活，於朝廷和朝廷，都市和都市的相互之間，增進其活潑的交通，而形成世界的社會一事。至一貫共通於此社會的空氣，則爲希臘風文明。試將此狀態，比之於同時代——紀元前

三世紀——的西方，即希臘的風潮，還未浸入於羅馬，及其周圍諸國的狀態，則正如後章所述，於東西文野之間，實有非常的懸隔。於是以下分設數節，試就東方的「希臘主義」世界的各方面，而加以一瞥。

第十二節 小亞細亞的繁昌

吾人對於小亞細亞的都市生活的意義，既於前節敘述過了。茲僅說其細目而已。但又只能將其代表的，即在其海島的洛多斯，在其西海岸的坡爾阿孟，在其內地的朋托司王國，加以敘說而滿足罷了。

(1) 洛多斯 Rhodes (G.: Rhodos)

洛多斯，為在小亞細亞的西南端，由耶格海通到東部地中海地方的一大島。在最古時，即占有世界交通上重要的地位。此處之所謂洛多斯，係指此島的希臘人之市而言。

創立於五世紀末，在海事方面，夙露頭角，屢屢出生有名的海員。亞力山大的東征，所以取道陸路，而不能利用海路的緣故，實因此島出身的海將美姆侖兄弟，當時附於波斯統率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的海軍，以制服了耶格海上所致。及大王的東征成功以後，洛多斯遂自然地喪失了其獨立國家的位置。然又因希臘人之歷史上的仇敵腓立基人衰微之故，希臘人遂舉而飛躍於東方；於是洛多斯又自然地成爲東西南北的海上交通的焦點了。卽一面爲近海的希臘人之各島各市的同盟之主，同時又成爲東部地中海上的海運王了。其狀正猶近代漢查同盟時代的柳白克乃至漢堡一樣。當時埃及的亞力山大利亞，因爲發生長足的進步，隨而洛多斯在海港方面的第一位的位置，固然被奪，但亦不過僅此而已；却依然保持其在世界之有數的重要港的地位。此市又隨埃及王國的隆盛，受普托列米家的保護，而愈趨繁昌，從而天下的物資輻湊，諸種的娛樂咸備，學藝的進步，亦極顯著，於是成爲世界的樂園或遊學地，而馳名遠近了。無論埃及人，敘利亞人，以及後來的羅馬人如希渣爾，如希色洛，莫不樂於走訪。在此都市所製成的關於海上貿易的

習慣法，稱爲們多斯法，而爲諸國所遵奉；後復被採取於羅馬法之內，竟成爲今日世界的商法的基礎了。當港之入口，聳立着日神的巨像，以作燈塔和航海的目標之用，而爲古代世界的七不思議之一。紀元前二二六年之頃，偶然發生大地震，於是自此種巨像的倒塌以後，隨而及於港市的破壞。西自西西里亞的西拉苦拉，東至敘利亞埃及的諸國，都翕然以此感爲自己世界的共通的損失，爭以金錢資助，以爲其修繕之資，藉以再次恢復了市的舊觀。此時所集聚的寄贈金品，試以貨幣的價值換算，實不下於一千萬圓。僅此一事，卽足證明此市之如何地占有世界的位置，又如何地能爲「希臘主義」風潮的目標了。此市又於如前所述的「希臘主義」的三大強國，在三世紀末期，偶因各自戴立幼年的君主，都傾於衰微之兆的時候，遂更一層地得到活動的自由，而與新興的羅馬，在東西同盟提攜而益趨繁昌了。

(2) 坡爾阿孟 Pergamon

在今日所謂坡爾阿瑪，固不過僅有人口二萬的一小市；但因近來德國人的發掘和研

究，其在昔時的隆盛之跡，遂不覺地得以推想了。先是托拉基亞王里西馬可司，將其國家的財寶，藏之於坡爾阿孟的「高市」，而使宦官菲拉耶特斯，以當監守之任。當此時際的坡爾阿孟，僅不過為一小城寨的都市；但此宦官，竟乘里西馬可司晚年的混亂，遂舉此城市和財寶，橫領而去，以之傳於其家了。是即有名的亞塔洛斯王家的坡爾阿孟王國的創立。當時喀利亞人的入寇，實為天下之禍；而亞塔洛斯王家，却能將牠防禦擊退，從而開拓土地，以固王國的四方，由是乃愈益強大起來了。故坡爾阿孟的富強和學藝，主為對於野蠻民的文明之勝利；實即立於希臘精神的誇耀之上，所謂一種雅典府的再興。因此歷代的君主，最努力於其居城的修築擴大，增築市場，建立神殿，圖書館，收集美術典籍，竟以富和藝術，馳聞於天下了。就中如圖書館，實藏有二十萬冊，而與亞力山大利亞爭其盛大了。由是遂招普托列米二世之妬，從而禁止紙的輸出了。坡爾阿孟，因此遂製造羊皮之紙，以供書籍製作之用；一般所稱為加爾塔帕爾喀美拿的，即為此紙。王家前後六代，約百五十年，不幸子孫絕滅了。因此最後之王，遂舉全國讓於當

時開始伸張勢力於亞細亞的羅馬共和國了。時爲紀元前一三三年。於是羅馬人遂將多數的美術品，捆載而去了。圖書館的書籍，亦於此後安托紐司的支配東方之時，因埃及女王克列俄泊特拉 Cleopatra 的乞求，而被送於亞力山大利亞了。

(3) 朋託司 Pontos 王國

在小亞細亞內地最爲繁昌的地方，爲加巴德期亞，紀莪稼，朋託司。就中朋託司，係而於黑海，以西洛帕市爲中心，起於米特拉達帖司家之下，而經略四方，遂成強大。惟此王國的文明，不能謂爲純粹的希臘風；此由其王家之名之爲波斯風，以及其所遺下的貨幣之爲東洋風二事，固可明瞭。但此王國，却又時常代表了一「希臘主義」世界的利害。當羅馬人伸張其勢力於小亞細亞之時，米特拉達帖司家的一人，乃蹶起反抗，竟一時爲東方而揚其萬丈的氣焰，以至有惱及羅馬人和遠征軍的事。當時這個王國，遂廣漠地擴大於黑海沿岸，且延長其版圖於海之彼方的苦利米亞半島，從而保護希臘人的都市，確實地防禦了北方野蠻民的南下。其在南俄方面，希臘文明，所以能夠永久保

存，及至中古以後，而爲形成希臘斯拉夫複合文明之便的，蓋大有負於「希臘主義」時代的米特拉達帖司家的努力的餘澤。至此王國富強的原因之一，則爲黑海所提供的極東交通。就中俾路芝和印度的貿易上的利益，乃爲極可注意的事。至其交通的孔道，有二：一爲小亞細亞側之港，例如從士拉帕茲經由亞爾美尼亞山中的陸上交通；一爲亞左弗灣之奧，從建立於多恩河口的希臘人之市泰拿司以出裏海方面的海陸兩用的交通。

第十四節 埃及的全盛 亞力山大利亞的學藝

尼羅河畔之國，自大王死後，遂成爲普托列米家的支配了。此種支配，從大王的將帥普托列米 Ptolemy 到奧古斯庇之時，女王克列俄泊特拉 Cleopatra 的治世爲止，約莫繼續了三百年之久。像這樣在希臘人的支配之下，製作出來的埃及之隆盛的文明，正可稱爲「希臘主義」的中心現象而不愧吧！



由此種古往今來，爲世界之驚異的國土，近年所已發現，而又還可繼續發現的紀念物，或文書之類，實在很多。就中最有力的史料，爲書寫於帕皮利和俄司特拉加之上的東西。此種種類的史料之最多的，在政治上，從亞力山大大王，到回教徒的埃及征服爲止；在宗教上，則包含猶太教的完成「新約全書」。及基督教神學的成立之期間，約莫一千年間的時代。總之既足表示希臘人及羅馬人的支配時代的實情，又可旁證或類推同時代的其他國土的狀態。在地球上，關於古代歷史研究的方面，像這樣地有趣味，而又有利益的史料之存在，此外決不復有。就中「希臘主義」全體的文明史，近年亦因受此豐富的好史料的光明，而始顯著地得以闡明了。帕皮利在普托列爾時代，因爲供給減少，需要增加，故頗爲昂貴。據紀元前後的研究旅行家斯託拉坡所記述的。則以當時猶太商人，對於帕皮利的栽培，僅限於某一地方；因此行其獨占專賣，能謀取暴利的奸策；尼羅的德爾塔栽培者，亦從而倣效；故實爲絕滅帕皮利之不幸的失策。其後羅馬人，固然努力於其栽培的獎勵，却未成功。於是帕皮利的紙，遂次第消滅；而其原料的

栽培，在今日埃及本國，亦絕滅淨盡了。至俄司特拉加，則因帕皮利這樣地珍貴之故，而爲一種代用的陶土器，或瓦石的破片，且以墨汁塗記其上的物品，大半爲契約，計算書，領收證之類。以上二種類的史料發見，大半在十八世紀的末葉。其中不獨爲如前所述之日常生活的書類，或官廳的文件，而且有書寫了文學上之古典的本文的帕皮利。例如：從荷馬到美蘭德爾爲止的詩人，文學者的殘片，都在其內。此外最爲有趣，最爲尊貴的，則爲久已散失的亞里斯多德之「雅典憲法史」的發見。

埃及在當時的世界交通上，因爲偏在一隅之故，於是只要將海上權制禦以上，則其國防，頗爲安全。雖一時在「希臘主義」世界，廣爲入寇之破壞的蠻民喀利亞人，亦未曾侵入其地。至其國內的天惠，實屬無比；而海上，則通乎諸國，尤其是能由紅海以達到印度。賢明的普托列米一世，又最能察知天下的利害。當其他的大王直接後繼者，徒爭中原的期間，他乃自身獨力地占據了尼羅河畔，從而經營大王所殘留的亞力山大利亞，且將大王之屍，埋葬於此，以鞏固自家的地盤了。此種政策，正猶圍棋者專將其有

力的一隅，厚加鞏固一樣。至於第二代的普托列米，則又明敏而好學，最能繼承父王的遺策。於是普托列米家三百年的埃及之基礎，從而成立了。此等初代的兩普托列米的外交，又能維持其有力的海軍，以保護為天下的水道之焦點的洛多斯港國，且庇護耶格海上以德洛司為中心的羣島島人的同盟，而為其盟主。此外又占領從黑列司封度到畢展慈為止，沿海的若干要地，藉以安固了和北方的海上交通；尤其是留意於諸國的國際關係，努力於其均勢的維持，因此屢通姻戚之好，以謀埃及的利益，和世界的平和。

原來普托列米家的強大之基，究其實，乃在埃及的實力把持，和其巧妙的外交。牠的尼羅河畔的支配，從一而言，極似現今英人的統治印度和埃及。而且將統治的根據，即置諸其國，而與之同化，藉以安全鞏固地維持其與諸國的關係；故較之英人的辦法，尤為一層地堅實。

「希臘主義」時代之婦人的活動，於其初期的雅典市，固已瞥見過了；而在普托列米家，今則可見到更一層地顯著的例證。蓋此王家的婦人的位置，頗為自由；有時竟流

於放埒，爲他處所不可得見的有權力者。她們又動輒被人擡到振其暴威的高位。像這樣地極端的婦人解放，實爲古典希臘的前時所未聞。這怕是希臘人來住以前，在古埃及的法羅的朝廷，所屢屢散見的婦人政治之遺風，偶爾乘此「希臘主義」之自由的風潮，而再現的吧。原來在普托列米家的婦人，屢與其兄弟或夫君的國王同列，而行其所謂共同治世，有時尙且壓倒男子，這是頗可炫耀的事。

普托列米家的文明精華，實會萃於其都亞力山大利亞。因爲此都的遺跡遺物，較之上埃及極爲僅少；故都的狀況，除徵諸當時的文獻以外，無可考證。但其地理上的狀況，比照於今日的亞力山大利亞市看來，則與第一章所述的一般的希臘市，全異其趣。倘從希臘人的眼光看來，其所佔有的地理上位置，實屬珍類無比。卽位於尼羅河口的最西支流加洛皮亞，尼羅河的運河之上，其地樹木缺少，四周僅被圍於濯濯的砂丘，在前面的海上，則除掉爲古代七不思議之一的法羅斯的燈塔以外，不見有何等的島影，誠爲殺風景的天然。然而在此地方，却有爲古典希臘所不能見到的一大市場，建立其間了。

港則東西分而爲二，東港之內，又有王宮特用之港，市中街路寬廣，而且爲十字的交叉，誠可謂爲現代的設備。然則何故這樣地大市，竟發展於這樣地地方，而成爲世界第一的繁昌呢？推考起來，則第一的理由，爲故大王的威力。此種威力，又有分而爲二：其一，爲大王將牠視爲世界的大都，而爲之選定創設，又大王的屍首，亦埋葬於此；由是大王的威名，遂和此都成爲不可離的連想了。其他，則爲大王之天下征服，及世界交通完成的餘澤；卽由此而希臘人的活動，大爲擴大，隨而招致了亞力山大利亞的隆盛。第二的理由，則如前所述，爲普托列米家之賢明的外交。第三，則爲都之天然的位置。固然這樣地無趣味；但最適於物質上的發展。何以故呢？因爲此地在埃及，乃是氣候最佳的地方；空氣的乾溼，極爲適度；而其排水，最適合於衛生；交通方面，則除由海道可自由地達到於歐亞的諸港以外。航遡河道，又可深入於亞弗利加的內地；而且由河與運河，可又連接於紅海，而通印度洋；至於陸路，則有亞細亞，亞弗利加兩大陸的隙商之便。僅就以地所列舉的條件，綜合來看，實不得不算是在物質上惟一無二的位置了。

惟其如此，故東西南北的物資，悉輻輳於此，而其豐富，遂冠於天下。而在實際，竟發生了所謂「亞力山大利亞所無之物，惟雪而已」的俗諺了。

但是這樣地亞力山大利亞的盛大，又非僅於物質上的原因，而所繫於其住民的性質如何亦不得不算很多；是爲第四，而且最重要的原因。何以故呢？因爲此都的住民，除希臘人以外，係由東西的諸國民而成，而形成一種世界的人口。假使僅爲希臘人，埃及人，則文明史上的那種多樣而燦爛的亞力山大利亞，或者不能形成出來吧。蓋其地除彼等外，既有俾芝因人，又有敘利亞人，西自意大利，東自印度的各商人，都來此而滯在市中。而且最爲重要的外來住民，則爲猶太人。彼等的多數，大都係被招致定住於此亞力山大利亞的新都，從而在市的東部，遂形成一大住區，似乎達到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了。此種理智和信仰並富的人民和希臘人，實爲亞力山大利亞隆盛的兩大要素。因此，此市遂成爲希臘風及猶太風之優勝的大都會了。這樣亞力山大利亞的民衆，如上所述，係由種種異分子集合而成，而雜婚又行於其間；其結果，則都同化於「希臘主義」

的現代風了。此種狀態，正好像一大 *Mosaic* 的模樣吧。彼等固然自視爲「希臘主義」世界第一的貿易港的人民，從而刻意地勤勉努力於貯蓄；但其氣質快活，常不免於輕佻浮薄。彼等又喜娛樂，彼此相晤，常耽於談笑，或熱中於祭禮競技，及其他賽會等事，而易致流連忘反；或歡迎傾聽基利克流的大道演說，而動輒加以輕信。彼等對於自身的業務，固極熱心；但因其爲高度的神經性質的民衆，故最易感受刺戟，而興奮變化，惟其爲這樣的民衆，故普托列米家乃採取巧妙的籠絡策，而駕馭之。及一旦稍有遺誤之時，又往往因市井的些小事故，轉而演成都下的大亂的事，實不在少。要之亞力山大利亞民衆的性格爲現代的，頗有似於近代的巴黎市民的地方；不，而且尤爲有力地令人想起亞力山大利亞一市之聲，竟支配了埃及全國的地方。

在這樣地世界市的熱鬧之巷，而爲當時的世界最謹嚴最盛大的學術研究所，又興起其間。對於此種類於七面鳥的多情多變的民衆，而竟輩出了最爲真實的超世的文人學者之一羣，真可謂爲趣味的對照了。這就是普托列米一世的晚年所創立的 *Museion*（博物

館），亦就是容納如前所述的由雅典亡命而來的逍遙學派的學者而兼政治家德美特利俄司，法列侖之勸告，而組織的 Lyceum，乃係作大學，圖書館，博物館之用的團體。不過其組織，則隨國家性質的差異，非如雅典的之為共和制，而較多支配於君主權而已。至其創業，在通常概歸於普托列米二世；但以年代而言，則為其父在世之時。故認為在普托列米一世的晚年，而依當時尚為太子的普托列米二世的翼贊而成，較為妥當。此人（普托列米二世）身體虛弱，而和父王之為武將者相反，力避軍事，且好學而喜新奇，實為當代第一的享樂主義的君主，而全然為現代人的標本。他即位於紀元前二八五年，於其治世三十八年之間，乘其父王以來的富強，從各國招致了許多學者，旅行家，研究者，好事家，而加以保護，使之各展其才；從而廣為收集典籍，由亞弗利加的內地，和印度地方，採集關於動植金石的諸種材料，綜合全世界的知識，而將 Museum 益趨盛大，以開所謂亞力山大利亞的學藝之基，且告大成了。

然則亞力山大利亞的學風，果如何呢？則第一，係以希臘語及希臘思想為其大本的

事；第二，則從希臘以外的世界，廣為採取其知識的事；第三，形式的學問及物質的學問，較之形而上的學問，尤為置重，即將為亞里斯多德的學風之半面的德謨苦利塔斯 Demokritos 的原子論的學風，祖述而成之的事；第四，則蒐集文獻，而研究其本文，施以適切的註解的事，惟其如此，故從亞力山大利亞的學風之內，遂有多數的學者，輩出其間；就中在今日尚為吾人學術界所引重之知名的學者，實不在少。茲將其重要者列舉於次。

歐克立幾 Euclid，亞力山大利亞人，為馳名於紀元前三〇〇年頃の數學泰斗。普托列米一世，曾師事之。著有「數學綱領」十五卷。此書尚有一部存在，到比較的近代為止，作為教科書使用。

耶拉特司帖列斯 Eratosthenes 為基列奈之人，死於紀元前一九四年。最善數學，天文，哲學，詩文，又熟悉印度的事情；觀測天體及地球，從而算定地球周圍之長，及其傾斜之度。要之實為輩出於亞力山大利亞的博識家之代表者。

亞爾期米德斯 Archimedes，爲在亞西里亞之希臘的大市希拉苦渣之人。當二、二、二
年羅馬攻陷此市之時，氏正在研究學術的時間，忽被兵卒所捕，將欲拉去，乃因不聽，
遂被殺。氏爲有名的理學者，以關於機械工學，及物理上的幾多發明發見，聞於世。在
本國時曾被國王黑洛所重用。惟資性極爲好學，常常忘我而不顧世俗。復因王之知遇，
遂發明了幾多軍事上的機械和方法。故他的事業，對於前記羅馬軍之由海陸的大攻圍，
乃自然地成爲有力的防備，而敵人遂屢爲所惱。某日，王命其檢查一個名爲純金，實爲
製銀的混合物之冠，他正在設法考求其真贗發見的方法之時，忽因入浴而飛奔於滿水的
浴槽之中，當水溢出的瞬間，突然地注意於溢出的水，等於身體的容積；於是想到倘將
所謂金冠和同等重量的純金，分別投入水中，而比較其高度，當可知道其底蘊了；遂喜
不自禁地，跳出浴槽，而以完全裸體，奔走高呼於市街之中，其所呼者，則爲 *Eureka*
εὑρισκα（明白了）一語；爾來竟傳徧於世界了。此外又有所謂用很大的日光鏡，將敵兵燒
殺了的事。總之於此種不少的逸話之中，而以巧妙地測定象的重量一事，最爲有名。至

於由此而發見「某一物體，當浮於液體時，則其物體自身所失去的重量，等於其所排出之液體的容積，」的那種噲炙人口的「亞爾期米德斯原則」的事，更不待言了。

和前述之耶拉特司帖列斯及亞爾期米德斯同時，而為小亞細亞渣弗利亞的俾爾格之人，則有亞勃洛紐司 Apollonius。他遊於亞力山大利亞，學於歐克立幾的弟子，後則移居於坡爾阿孟。著有「解析幾何綱要」一書，奉獻於其君主。此書後經亞拉伯人的翻譯，遂流傳於今日了。他之所由贏得偉大的幾何學者之名，自屬當然。此外他又深通物理天文。要之他為祖述歐克立幾的學派，及亞爾期米德斯的學說，而又大成的理學者；從而竟形成了亞力山大利亞的數學之絕頂。

喜帕爾苛斯 Hipparchos，為尼克亞的出身，較之亞爾期米德斯及亞勃洛紐司稍遲，為活動於紀元前二世紀的中葉之人。倘謂天文學和三角法，係始於此人，決非過言。他對於太陽的一年，算定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的事，以為失去了約五分之長，遂改定為三百六十五日時五十五分十二秒。此和今日所已經正確知悉之數，頗為相近。因此

他竟負有開始將太陽的一年，精確地計算了的名譽。此外他又為開始試作星之目錄的學者。

瑪列托 Manetho，埃及人，為古日神之都黑利俄坡里司神殿的祭司。他以普托列米二世之命，從埃及的古記錄中，寫成了一種古代史，至今尚依後人的拔萃，而存其一部為古代史研究中，最為貴重的史籍之一。而且最可注意的，則為著者固然是埃及人，却是用希臘語寫成的一事。

當時在亞力山大利亞的 Museion，東西的學者，無不來訪；內外的知識，無不被其利用；於是除瑪列托以外，尚有一羣有名的外國學者，是為猶太人；亦即「七十人之書」的譯者。據傳說所云，則以此等猶太人，依普托列米二世之命，將為其國民之經典的「Bible」開始為希臘譯，而從事於此大事業的人，約計七十名之多，於是遂名之為「七十人之書」。關於此種譯述，所宜留意的，第一，不待言，此為「舊約全書」的一部分；第二，其譯語，為希臘語；第三，其譯者，為猶太人；第四，其目的，係為住居

於亞力山大利亞而又希臘化了的猶太人，與夫歸依於猶太教，或將欲歸依的猶太以外的人民，即廣義的所謂希臘風的人，而使彼等得以誦讀其所信仰的大典。從此諸點考察起來，則「七十人之書」，當決不劣於瑪列托的埃及史，實為「希臘主義」文明之重要的紀念物。

由是亞力山大利亞，遂為世界學藝的最大中心，又為天下學徒的渴仰地方了。加以當羅馬時代奧古斯庇之時，如前所述，坡爾阿孟庫文，復依安特尼之手，移置於此地。彼有名的希臘人斯托拉播，亦曾於此際，來此見學。他的著書，所由成為關於古代世界的地理，歷史，風俗，博物的知識的寶庫之一的，一是皆為亞力山大利亞的賜與。因為到那時為止，對於經過三世紀的星霜，由幾多學者之手，所採集之天下的知識和報告。從而加以收羅整理的緣故。至紀元後二世紀，又有克洛德烏司普托列米的出世。他為地理天文大家，其所倡導的天動說，實通乎中古，而支配了世人的人生觀一事，自不待言。總之此種學者的出現，亦為亞力山大利亞的學風之影響。

除此以外，詩文，戲曲，言語，文法諸學問，亦有顯著的發展。試略舉數人以爲例示吧。先就小亞細亞的梭利出身的亞拉託司 (Aratos of Soli Ca. 240 B. C.) 而一言之。他固爲當時的世界知名的詩人，及被用於馬基頓國王安基果洛司果拉塔司以後，乃應王的依賴，而爲航海的人們之故。遂將日月星辰的運行，和氣象的變化，以及凡爲航海所必要的天象界之事，莫不趣味地加以謳歌了。此爲完全基於當時天文學上的知識所諷詠的一個教訓詩，題名「天象」 (Phenomena)，而廣行於古代的世界了的。和此亞拉託司同時，又有稱爲西拉苦渣出身的特莪苦里託斯 (Theocritos of Syracuse) 的詩人，他一面固卜居於當時世界的大都市亞力山大利亞的塵世之中，而一面乃輕巧地懷想故鄉的人民生活的面影；從而謳歌於田園趣味而大大地惹起了都人之好。他像這樣地吟詠了幾多詩歌，遂成爲所謂「牧羊歌」 (Tyllia, Pastorals.) 的詩歌之模範了。此不僅爲古代的羅馬人，即在「學藝復興」時代，亦不待言，一至到近代的 Romantic 的社會爲止，實爲感動了一般人的嗜好的東西。此外在同時，又有所謂基列奈出身的加里瑪荷斯 (Callim.)

machos of Cyrene) 的新詩人，亦盛極一時。他以為像古代荷馬那樣地很長的史詩之形，已不適於時勢，而從新推獎比較的短篇的詩歌。他於是自立模範，而投合於現代人的忙碌的神經質的情趣了。他的格言所謂 "Big book, big evil" 最爲膾炙人口。由此詩人的門下，出現了多數的知名之士；如前所已介紹過的多方面的學者耶拉託司帖列斯，即其一人。而在同門之中，又有洛多斯出身的亞坡洛紐斯 (Apollonios of Rhodos) 的詩人。這個青年作家，却反對師說，而謀古式的長篇詩形，即荷馬風的史詩之復興；從而作了一篇「Argonaute」。所描寫的，係當希臘羣雄，遠征到黑海之奧之際，和佳人梅爹亞的情事。因此之故，加里瑪荷斯和亞坡洛紐斯之間，遂發生了關於詩形的論爭；而以剽竊和無識，互相漫罵。於是亞坡洛紐斯，遂舍去亞力山大利亞，而退居於洛多斯島；由此以後，竟於其地成爲被人尊敬的中心了。蓋因他的「Argonautes」實爲亞力山大利亞詩文學界所產出的最大最長的作品；而於荷馬的古詩形式之中，裝以加里瑪荷斯之新的情趣的東西。

總而言之，以上所列舉的人，除了亞拉託司以外，都是在紀元前三世紀的中葉，粉飾於普托列米二世的朝廷，及其當世的有名的詩人。彼等對於後世的感化，姑不必言；在當時對於一二世紀以後，將近勃興之羅馬的拉丁文學界，却給與以很大的影響了。

但是此外尚有不可忘却的一羣，而又大半爲無名而終的學究。此和以上所列舉的知名之士，固然持有很深的緣故；然多數却不顯現於世，而爲埋沒於亞力山大利亞的古書堆裏，從事於古典的蒐集，和註釋的所謂「註釋家」*Scolists*。原來彼等乃輩出於亞力山大利亞學藝時代的數世紀之間，繼續地蒐集復蒐集，研鑽復研鑽，防止古代的文學的散佚，且施以適切的訓詁註釋，於不知不識之間，對於後世，竟垂賜了非常的恩澤。此等註釋家之中，最爲偉大的，爲沙莫特拉克出身的亞里司塔爾荷斯（*Aristarchos of Samothrace*）。到紀元前一四五年前後爲止，他住於亞力山大利亞，自是以後，乃去此而移居於基普洛司，未幾何時，遂死於其地了。由此等註釋家閉戶所努力的結果，許多的遺

書，到了近代，乃漸被發見，而貢獻於「學藝復興」；從而又給與於在此以後的古典之復古的研究了。試就其中最有名的一例說來：從十八世紀末期以來，荷馬之所由成爲像今日的復活，而放其固有之光的，究不過因亞力山大利亞的註釋家的遺書，被發見以後，因而開導了研究的端緒之故。

要之亞力山大利亞的學藝，在紀元前三世紀時，最爲隆盛。當此時期，實可稱爲希臘主義的黃金時代。而形成此種黃金時代的最大貢獻者，卽爲亞力山大利亞。因此在此時代的希臘的學藝，卽謂爲亞力山大利亞的學藝，亦無不可。

然則以此普托列米家之都爲中心，而結晶了的「希臘主義」，從紀元前二世紀的前後卽漸次傾於衰微了的，果又爲何故呢？

此種變化的最大原因，乃存於普托列米家之內部的軋轢混亂，達到高潮的事；和羅馬在世界之政治上統一，以及心醉於「希臘主義」文明的大都，逐漸勃興起來的事。固然亞力山大利亞的學藝及文化的勢力，還是長久地存續，而且強烈地施及其影響於西

方；然一旦到了二世紀及其以後之時，天下的才學之徒，遂漸次地舍去亞力山大利亞，而轉向於意大利的傾向了。關於此點，在紀元前一四六年，普托列米九世即位而後，即開始了其暴虐的治世一事，正可謂爲此種世界文明的潮流的回轉之機。而上述之大註釋家亞里司塔荷斯的舍去亞力山大利亞，卽在此時。實爲時代變化的一證。自是以後，亞力山大利亞的叛亂革命，以及化爲騷動之巷的事，遂無已時了。因此凡屬西方好學之士，當其準備遊學於東方的「希臘主義」世界之時，都以爲與其到這樣不安定的都市，不如另求其他平穩而自由的「希臘主義」中心地了。質言之，彼等甯遊於雅典與坡爾阿孟，或者往洛多斯與塔爾梭等希臘風的教育很盛的都市了。塔爾梭司爲繁榮於基利卡地方的「希臘主義」文化的「中心」；後來當基督教興起之際，又實爲使徒聖保羅的出身地，而最負盛名的都市。

第五章 希臘文明之東方傳播下

第十五節 敘利亞王國的遠圖

敘利亞王國，係以色列烏可司王家以敘利亞作為本國，而又跨入於亞細亞的內地，從而建設維持着的廣大的版圖。第一代君主以色列烏可司一世「勝利者」，及其子安期俄可司一世「救主」，於俄侖帖司河畔，建設四大都市，而附以各自及家族之名，使之成其犄角相依之勢。其中最大的，為首府安其俄基亞，通常稱為安其俄基亞耶匹塔弗列。安其俄基亞，係因王之名而名，塔弗列則為連亘於都之南郊的桂樹；以及其他的名木，生長繁茂的一大公園地之名。此地有城樓，有神殿，實為古代世界的最大樂園之一。此都直到十字軍時代，還很盛大。當第一十字軍，進入於安其俄基亞之時，猶旺盛地被譁於

軍書之中。其後不幸在近代數百年間，發生幾次的大地震，附近的丘陵，完全崩壞；而古市亦全歸隱滅。及至今日，其遺跡固不必說，即其遺物的一片，亦不可得而接見了。今則僅有稱爲安塔基耶的人口二萬八千的小市，藉以使吾人推想古市的遺跡的大體而已。故吾人苟欲窺知安其俄基亞，除依據古代的史書以外，再無別法。據史書所載，以色列烏可司家在西從小亞細亞和帕列司基拉東至印度之間，曾演過政治上的大活動。敘利亞的商人，則立於西從幾布拉爾塔東至印度河畔的世界的中間，而爲有力而又勤勉的貿易家。其在古代，正相當於近代的猶太人之爲善於謀利的人民。安其俄基亞市，又爲原始基督教世界傳道最初最大的中心地；而在其南郊的塔弗列，又爲天下的樂園，從而聳動了諸國的遊蕩兒。一云云。吾人鑑於此等的記載，當能推想安其俄基亞和敘利亞王國的盛大了。

說道以色列烏可司家，最顯著地干與於世界文明的行動，則在和印度的關係。第一代以色列烏可司，係乘亞力山大大王死後的混亂而起。初在巴比倫，後則取敘利亞而爲根據

地；更從而經略內地；及征服了巴克特利亞以後，遂轉而攻下印度了。他宛然地有欲恢復故大王的遺業之風。當時在印度，正為瑪爾達國王莫亞利王朝第一代月護王（希臘名Sandrokottos）的御世之時。他在幼少時，曾經目擊過亞力山大的侵入，他於大王死後的未幾何時，即紀元前約三二〇年即位。而其國還很富強；及被以色列烏可司所邀擊，戰而未克，因此講和。在此講和條件之內，曾以色列烏可司於放棄印度以外，而雙方還通姻戚之好，以及以色列烏可司，又領受印度的象五百匹等項，最為引起吾人的注意。

由此結果，在「希臘主義」世界及西方的戰場，自有此種所謂有力的象隊的新戰法，開始輸入而後，當時亞力山大大王的一般後繼者，和加爾塔果之間，所發生的天下劃分的戰爭，遂屢因此種新戰法的效力如何，而為決定了。當紀元前三〇一年，對於大王死後天下一統的野心家老安基果洛司在小亞細亞舊中央伊普梭司的決戰，實為此種由印度齎歸的象隊，大為活動，而判決了勝敗的。由此一戰，安基果洛司家的天下一統的企圖，遂被破壞；而以色列烏可司家的敘利亞王國之基礎，遂從而鞏固了。其後使用象隊

之例，固屢屢；就中最有名的，則爲紀元前二八〇年，耶皮爾司王的意大利侵入，以及漢里巴爾的意大利侵入之時，莫不賴此有力的象隊，伴隨其間。但此種象隊，不獨印度有之，從亞非利加方面，亦可輸入。惟因其補充不定，而感受困難，并且輸送和使用的方法，頗爲不易；於是在此期間，又想出了足以抗此的有力的防禦戰法了。總之因爲明白了象隊有時又不必有利有功，故從紀元前二世紀以後，遂漸次消滅；而在「希臘主義」世界，和西方方面，遂不散見了。但是象隊，究爲「希臘主義」時代的，一大世界的機關，在文明史上，却又不能不承認。尤其是大體與此同時，在中國漢之王莽，於昆陵之戰，曾使用過許多的猛獸和象隊。由此即認爲在「希臘主義」時代，象隊使用的戰法，實已廣被了東西，亦無不可。

此外以色列烏可司家，祖述了亞力山大的遺業的結果，和此種象隊的流行相並，又引起了文明史上所謂東西的使節，相互往來的極重要的文化現象了。此等使節中，最早而又最宜記憶的，爲以色列烏可司與上述的月護王講和後，未幾何時，所派遣的米額司帖列

斯Megasthenes。他在月護王之都巴託那，滯在五年，其間曾將印度的社會事情，無遺地加以觀察；歸國以後，遂報道於西方了。此書在今日，固已逸而不傳；但凡屬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所寫成的關於印度的種種知識，殆全以米額司怙列斯所報道的，為根據。列如：有名的斯託那坡，亞里亞魯司等，關於印度的記事，都明白地引用着米額司怙列斯。於是十九世紀的學者，因研鑽此類古代諸家的遺書，遂能從中將米額司怙列斯的一「印度事情」原文抽引出來；從而恢復其原書的大體，加以整理了。

反之由印度派往西方的使節，亦不少地散見。最為有名的，為月護王之孫阿育王的佛法傳道的遣使。此於第十七節再述。

原來以色列為可司家的權力，如前所述，固以敘利亞地方為中堅；但在其版圖最為擴大之時，西由耶格海，東至巴苦托拉，實包容過廣大的土地，衆多的人民。因此國家的性質，散漫而缺乏鞏固。故建國未及一世紀之久，除本國敘利亞外，東西的版圖，竟完全瓦解了。於其舊跡之地，在小亞細亞勃興起來的，有坡爾阿孟等獨立國；在東方，

則有安息王朝的俾路芝王國崛起，而且漸次強大，遂遮斷了巴苦托拉和細利亞。其結果，則迄今在巴苦托拉方面所扶植的「希臘主義」的勢力，固然因此歸於孤立；但希臘出身的有力者，還時常出現於此，獨立地組織自己的國家，存續了希臘文明的命脈，由是為政治上統一威力的一「希臘主義」，固早已歸於土崩瓦解；但其為文明上的勢力的「希臘主義」却仍流行於世界，遠遠地波及活動於中央亞細亞的奧處，和印度河畔。關於此點，在第十七節，還當述及。但於此所當注意的，雖在接壤於敘利亞王國的俾路芝王國，固然其王朝的出身地，為亞細亞的內地；其政治，大體紹述故波斯的舊跡；其宗教，崇奉拜火教；然在其風俗，嗜好方面，却仍然感受當時的世界風俗，而成爲「希臘主義」化的一事，殊可令人注目。求其適例於文獻，則爲俾路芝從東方次第擴大於西方，併吞米梭坡塔米亞，奠都於今日巴古達特附近的苦帖西峯；而羅馬則從西方前進，合併小亞細亞；於是敘利亞王國，東西兩面被迫，因而以色列烏可司家，歸於消滅；其國亦終化爲羅馬的屬州了。東西兩大國的版圖，遂以約夫拉帖司河爲境，而互相接壤了。

當紀元前一世紀的中葉，形成羅馬三頭政治的頭目的一人克拉司斯，被任爲敘利亞的知事，乃越河而侵入於俾路芝王國的領土；而因急於武功的結果，從而戰死於加爾列原頭了。於此機會，俾路芝王，遂買收羅馬的同盟國亞爾美尼亞王，而與之講和；且於兩國王家之間，舉行了一種重大的結婚式。在此式的餘興中，最爲高調的部分，無他，實爲希臘劇的演奏，抑且這個俾路芝王，對於希臘文學，極爲通曉；至於對手的亞爾美尼亞王，又爲自身書寫希臘的悲劇，演說，歷史的文學者；其著述一部，至今尙殘留着。又因俾路芝王國的君主，寵愛歷代希臘出身的歌妓，故其子孫的大半，出於其腹。而此等美人，則常被呼爲依俄里亞者，或米列托司者。這是因爲古來依俄里亞之名，很早時，即傳聞於東方的緣故。

第十六節 美術及貨幣

古典希臘的美術，實以輩出於紀元前第五世紀的雅典之天才費戛司，坡里苦列托司，以及建築家伊克基洛司，畫家坡利格洛托司諸人，爲代表。就中如費戛司所彫刻的種種神像，所督造的巴爾帖命神殿，以及飾於其間的彫刻，實有亘千古之久，雖被稱爲美的極致，猶覺不盡之感的事，今固不必喋喋了。至古典美術的最大特徵，主爲其獨得的神像和神殿；而此類作品，又大半以雪白的大理石爲材料；至少其所殘存於今日的，多半如此。因之一層地能夠引起沈靜而清新的美感的事，亦爲無論何人，不能否定的特徵。今試通覽此類的作品，神的彫像，概具有古雅沈靜而又純正莊嚴的風格，全體的調和與統一，極爲得宜，真可謂爲達於美術的極致了。神的殿堂，則概爲具有簡勁的托利亞式，或雅典的依俄里亞式的圓柱之長方形的建築；以其有王者的住居之意味，稱爲巴西利加。其建築的各部各部……之間，配合比例的得宜，各線手法的極其巧妙，彫琢的華麗無垢，亦和上述的神像相並，而形成希臘的古典美術的精華。原來當時的立像和浮彫，固未必僅爲神的表現，有時亦有以人爲題目的；但無論爲神爲人，而其容貌，骨

格，態度，風姿，都充滿着沈着而不可言的威儀；而於靜平的形相之中，宛然如神的崇尊而高貴，從而見其有一種縹渺的風韻，橫溢其間。

然在紀元前四世紀的期間，因古典希臘，一轉而爲「希臘主義」的希臘；於是美術方面，亦次第發生某種重大的變化，終至於構成了顯著的新時代的特徵了。即在建築，苛林特式的圓柱，較前述的托利亞式，依俄里亞式，逐漸流行起來了。此種苛林特圓柱，不待言，乃以纖巧，細麗，優美，鳴於世。但是較此種建築的變化，更一層地顯著的變化，則出現於圓像的表現方法。此種變化，就是較古典時代，尤爲明確地描寫個性，努力於發現個個的容貌，個個的態度，個個的動作，個個的情感，而又以不失古典希臘之高潔平靜的氣品，爲上乘。

此種新時代的巨擘，當首先屈指普拉基西帖司 Praxiteles，和劉希坡司 Lysippos 二人。彼等都是馳名於和亞力山大大王同時代的名工。劉氏且特被大王所鐘愛。相傳：他曾承荷了將大王的肖像，一手引受的光榮。普氏亦爲同樣地馳名於世的大家。他的作品

中，所殘存的，乃至先年被發見於阿靈匹亞的遺跡，而現今珍藏於同地的博物館的黑爾美司像，最爲有名。這個任俠的交通之神，其高貴的風貌，其波紋的頭髮，其恰好的雪白的五體之趣，蓋爲世界上的男子美的最上乘。此外在耶格海中的梅洛司島所發見，而現今在巴黎的博物館，集聚歐美的觀客的鑑賞的，所謂美神米羅的維那斯，亦極有名，自不待言。此種立像，亦爲「希臘主義」美術的極致之一。我則很想將此和上述的黑爾美司相配，認爲代表表現於「希臘主義」時代的古彫像之男子美，和女子美的稀代的雙璧。

近年由腓尼基的昔登市遺跡的古陵，發見了大小三個大理石製的寢棺，在其各側面，都有浮彫刻着；正可視爲屬於「希臘主義」美術的傑作。就中最大的一個，因爲浮彫中，有可認爲好像大王的似顏，俗遂稱爲亞力山大的寢棺。今則和其他二者，都珍藏於土耳其的皇室博物館。此等三者，恐係爲紀念從軍於大王的東征的昔登的君主，和其家族之故，而作於去大王死後不遠的時代的作品吧。試將表現於大棺的四周，所謂亞力

山大和其他羣像的製法，以及在似乎王女的棺側的浮彫之中的多數婦人。表示着憂愁悲歎之姿的狀態，則無論何人，都將即刻感得此類浮彫，較之巴爾帖命神殿的，毫無遜色吧。假使在上記的羣像中，明白地除掉好像大王的人物的肖像以外，同時代的希臘人，馬基頓人，波斯人之姿，未曾出現的時候，則此等三棺的浮彫，斷定為全屬於古典美術的東西，亦未可知。至於為何人，在何處，所製作的，則完全不明。不過因為在昔登的地方，未聞有希臘美術的繁榮過的事，或者為在希臘本國的美術的本場所製作的吧。但是除掉推想其為將「希臘主義」本場的名工，招致昔登，使之製作的以外，別無可說。

在希臘本國方面，則雅典和希基溫 Sisyron，還被稱為美術的淵藪。希基溫，係位於哥林特灣頭的一個有名的都市，屢屢感受有力的僭主的政治，正猶學藝復興時代，在梅德齊家的支配之下的佛洛念斯一樣，實可被稱為當時藝術的搖籃了。在本國以外，則為「希臘主義」世界的兩個最大都市，亞力山大利亞和安其俄基亞，各以其富強與文化，努力於美術的創作和模倣。但如前節所述，其遺物已不殘存；尤其如安其俄基亞，

因爲殆全歸於破滅，故無由以實物徵證其概況。至於較此等尤爲確實地，在貢獻於藝術了的證據之上的，則以小亞細亞地方的坡爾阿孟一市的活動，最能代表。關於此點，無論從文獻上，或從實物上都能十分證明。原來以此市爲中心而新起的坡爾阿孟王國，係以對於當時向開化世界的侵入者喀利亞的蠻族之勝利爲基礎，從而歸於鞏固了的。因此爲謝此種恩寵於神之故，遂製作了許多的建築和彫刻，藉以使坡爾阿孟的藝術，高出於「希臘主義」的美術之上了。爲此王國之支配者的亞塔洛司家，當時一面向本國雅典的女神，奉獻了許多的營造物和作品；一面在自己的都市地方，建築了一大神殿。其結果，遂於此許多的浮彫羣像，以及獨立的彫像，發揮了當代有數之美。其中的一部，至今猶殘存於德意志，意大利的博物館，總之珍藏於此等之內的，以喀利亞蠻民爲主題的彫像，都可認爲坡爾阿孟的藝術之直接或間接的產物。在昔古典希臘時代，擊退了波斯人的雅典，曾經發揮了古典藝術的崇美；今則在「希臘主義」時代，征服了喀利亞人的坡爾阿孟，又造出了「希臘主義」美術的偉觀。至其外國人的表現方法，在昔則爲穿着

服裝的原有姿勢，而在坡爾阿孟，則全爲裸體；將其頭髮，容貌，骨格，筋肉，尤其是當其悲壯的臨終的瞬間之身體的苦鬥，感情的苦悶的情態，都巧妙地描寫出來。此種表現的方法，固有顯然的差異；但「希臘主義」的坡爾阿孟，却和古典時代的雅典，在對於蠻夷的勝利的誇耀之上，而發揮了其文明的精華之一事，完全相同。關於此點，坡爾阿孟之能被呼爲小亞細亞的雅典，或第二的雅典的，自有其當然的權利吧。

以上係就大理石的彫刻美術而言，然同此「希臘主義」時代，又爲繪畫的勃興流行時代，亦是大可注意的事。在古典時代，正如以宗教爲主題的演劇，支配了都市國家的人心一樣，彫刻術，亦以同一的對象，支配了當時的美術界。反之繪畫方面，却未十分發達。而今則幾多的畫家，輩出其間，以博世人的信用喝采了。而關於此等的逸話美談，亦很多地流傳着。就中最有名的，爲亞培爾列司 Apelles，深爲亞力山大所信任，——爲大王曾經說過：「我的肖像，除亞氏外，不許他人描寫！」的信任。亞力山大的肖像之一，係大王手持雷電而立着的，安置於耶費梭司的亞爾帖米司神殿，而和此爲世

界七大不可思議之一的殿堂，永久地鳴於天下。而大王對於此像的潤資，曾經給過二十 Talent（約四萬八千圓）。總之亞培爾列司，實為「希臘主義」的畫家之祖，又為當時的泰斗。他的傑作，除亞力山大的像以外，尚有睡眠的亞夫洛基帖，和出浴的亞夫洛基帖。而且僅此三者，署過了自己之名，原來「希臘主義」的現代人，殊不喜古典時代的平靜沈痛的表現，而要求某種活動的新奇的，以及足以表示或種生活的 Moment 的。例如：「羅根」一類的東西，實為其所要求的。因為此種對於板或壁的平面上的丹青之業，較之大理石的彫刻，更一層地適合之故。惟其這樣，故在「希臘主義」時代，遂成為繪畫的大發展大流行了。因而人生的俗事，以及民間的浮世生活之現象，都愛描出了。當時之人，遂呼之為「浮世畫家」。所可惜的，在今日除掉朋培 Pompeii 等若干的壁畫以外，多半已不殘存。但是就今日所流傳的，而為肖像畫之上乘的而言，乃係伴隨於近年從埃及的乾沙之中，發見出來的「木乃伊」的東西，即沿於「木乃伊」之箱的板畫上面，大都可以看見。而此等都為當該「木乃伊」的主人之像。其輪廓，其筆法，

其着色等等，莫不很鮮明地將各個人的生前的面影的特徵，加以巧妙地描寫。而在二千年後的今日，猶能興趣好像在眼前，和當時人的晤面之感。雖以之伍於現代的油畫肖像，亦似乎毫無遜色吧。

與繪畫相並，而足以表現時代生活的東西，則為種種着色了的種種修飾了的泥土素燒的小人形。此等概為玩具及埋葬用之物，通常稱為「土燒」。於此等小品之中，無論是服裝，是態度，完全表示着現實的生活。不獨關於當代社會的階級職業，以及風俗流行，給與了多大的暗示；即以美術而論，亦為很可愛撫而賞玩的東西。

此外尚有一種可以注意的特殊的美術工藝品，就是貨幣。大王曾鑄造自己的貨幣，而將從來僅為神像表現的地方，換以自己的肖像，刻現於其上，且明記著亞力山太之名。像這樣地將其自身表現於貨幣之上的事，乃是從來所未有的新案。究極說來，或者就是表示：所謂以偉人即神的個性為中心的君主之神聖的權力思想，及其基礎的確立一事吧。此種風氣，遂傳於大王的後繼者，以及其後的「希臘主義」諸國的君主，都將其

各自的肖像，和其名字，使之銘刻於自己的貨幣之一面了。後世羅馬帝國的諸君主，以及今日的西洋諸國，亦莫不做其例了。因此之故，「希臘主義」時代的貨幣，一方面為當代的流風之個人主義，和君主主義的發現的標徵上，趣味甚深的遺物；同時在他方面，又可認為歷史上英雄的肖像的人物研究上，不可缺的一種記錄了。

第十七節 印度、中央亞細亞和希臘文明

既如所述，當紀元前三世紀的中葉，俾路芝王國勃興了以後，「希臘主義」世界的極東，即和印度，中央亞細亞的境上地方的交通，時有梗塞。在此方面的希臘文明的消息，好像幾乎完全杜絕了的樣子。但一徵諸遺留於其地的文物，和僅少流傳的文獻，而加以考察，則於同方面的「希臘主義」的潮流，仍是脈脈地存續的事，却很分明。

吾人試先徵諸於最通俗的文物，則於印度之劇，或可認知。何以故呢？被用於印度

劇場的「Yavanika」，即爲此種關係的餘波。「Yavanika」云者，乃垂於樂屋和舞台的中間，而爲其障隔畫爲戲劇的背景的帳幕。此種帳幕之所由附以「Yavanika」之名的，則從古代東方代表希臘的依俄里亞之名稱而來。依俄里亞，在印度乃訛讀爲「Yavasa」，或「Ionsa」。但所謂「Yavanika」的名稱，及其物之存在，究爲從希臘將此帳幕其物，輸入而採用了的原故呢？抑爲僅將此種帳幕所用的材料，從希臘輸入而來的原故呢？却爲一種疑問。不過無論如何，「Yavanika」的名稱，和其物的存在，實已暗示了印度之劇，和希臘必有何等的關係了。在現今馬來半島地方，常將像莎翁的「哈姆列特」一類的西洋劇，披上假面，隨處演奏；而和此相類的，在古代印度地方，隨「希臘主義」的東漸，一般希臘的旅行演員，豈不是來到五大河地方，輪迴演其所謂「Yavasa」，或「Ionsa」風的新劇嗎？吾人固非以現今的印度戲劇，斷定其開始於希臘劇的輸入；而且印度從古以來，必有其固有的戲劇。不過僅以爲隨「希臘主義」的東漸，而有希臘劇的輸入，從而自然地或爲印度劇的改善刷新之刺戟罷了。所謂「Yavanika」一物，即

爲在此種意義上的餘波。

次由文獻上說來，則亞力山大大王，在印度創立了都市一事，即爲「希臘主義」徵驗之一，何以故呢？據西方的文獻所傳，其中最著名的印度河上的亞力山大利亞府，而位於亞耶西列司河注入於印度河的地方。再就「錫蘭佛教史傳」所載，則僅有一都，負着亞力山大大王之名，即通常所呼爲「*Alexandra of the Indus*」的。此種地方，或者即爲印度河上的亞力山大利亞府吧。至當時爲此希臘人所支配的亞力山大利亞市，究爲何地盛大？據上述的佛教史傳所載，當紀元前一三七年，魯昂耶里的大塔的捧獻式之時，從此市而來的僧侶，三萬名之多。由此看來，即可推察一斑了。

然則在「希臘主義」的本場，和「希臘主義」世界的極東之間，果發生了如何的交通關係呢？隨而在「希臘主義」世界的極東，於希臘文明的潮流，和土著的文明之間，究成立了如何的關係呢？此則屬於世界文明史上興味最深的問題。

當亞力山大大王死後，紀元前四世紀末葉的印度，既如前述，瑪額達王國，於莫利

亞朝的始祖月護王之下，勃興起來；東自幹額河口，西至五大河地方，都完全被其統一，實爲印度史上最有光輝的時期之一。月護王之孫阿育王，即位於紀元前三世紀的中葉，因爲克紹父祖的遺業，極爲富強。他又深信佛法，加以推廣。以至後世的西洋史家，竟稱之爲佛教的君士但丁大帝。詳細說來，他曾分與「舍利」於諸國，建立碑文，努力於信仰的擴張。就中尤以爲此同一目的，派遣佛法傳道的使節於約那人的世界一事，徵諸近時所發見的他的碑文，以及「錫蘭佛教史傳」，實爲世界史上很明白的大事。此種遺使，約可推定爲紀元前二六〇年。然則阿育王所認爲傳道目的地的約那人的世界，果爲何處？而又爲擴延到如何範圍的地方和人民呢？

此所謂約那人者：似乎係指殘存於在印度西北境的五大河地方，以及接壤的中央亞細亞的巴苦托拉方面之希臘人的君主，和希臘人的國民而言。原來雖當亞力山大的死後，而此等地方，還殘留着希臘和馬基頓的殖民，而其殖民市，亦所在存立。彼等之間，又有有名的將軍，或支配者，出而以巴苦托拉爲中心，樹立國家的事尤其是隨瑪額

達王國的衰弱，彼等遂屢屢南下，侵入於五大河地方，而持着征服其地的運命。故阿育王的傳道使的直接目的，蓋在此等希臘的君主和其國民，殆為不容致疑的事。實在的，當阿育王治世的中途以後，巴苦托拉方面，曾有稱為 *Diodotos*, *Euthydehos* 等有力的支配者出現；其後又有稱為 *Menandros* 有名的國王出現。而這個 *Menandros*，即為佛典「密林達經」中的主人公。密林達王 *Menandros*，夙以有德的佛教信者，聞於世。當其死時，人民爭欲取其遺骸，而各自建立王的紀念碑，藉以追慕遺德；此為布爾塔克所傳述的事。此等君主，都為持有希臘人的血液的人物，率其存續於極東的同胞殖民，從而維繫了「希臘主義」的命脈。關於此事，以後所述的印度希臘貨幣，實為最有力的證據。

所謂約那人的世界，固然暫如前述。但在更廣的意義說來，實為沉在於「希臘主義」本場的希臘風諸國。何以故呢？據前記碑文所載阿育王在其治世的第十一年，曾派遣傳道使節於約那的諸君主，即 *Antiyaka*, *Turamaya*, *Maga*, *Alissadra*。而此等君主

之名，質言之，正為敘利亞的 Antiochos I，埃及的 Ptolemaeos II，基列奈的 Nergas，耶皮洛斯的 Alexandros。此為徵諸西洋的文獻，很明白的事。但此種遠遠地派遣於西方的傳道使，究竟齎歸了如何的結果呢？據碑文所載，不過為由此等使節，贈送於諸君主醫藥，極被嘉納，以及佛法，極被一般人所稱道的諸事而已。至關於在西方，果否得到有若干新歸依者的中心問題，則全然毫無記載地而葬去了。於是在此機會，頗欲將印度的思想，和希臘以及其他西方的思想，在文明史上果有如何的相互關係之一事，稍加敘述。

當亞力山大王以前，即在古典希臘的思潮之中的皮洛塔拉司的教說阿爾弗伊司的宗教，柏拉圖的思想，和印度的古代思想，類似接近之處，究係由那一方面，被他方面所傳播，所攝取呢？關於此點，固無何等積極的證明；但在亞力山大以後，從一希臘主義時代，到羅馬時代的數百年之間，東西的思想，屢屢發生接觸的機會，從而漸次地，相互地，必有何等的影響之推量，却是日高一日。何以故呢？因為在此新時代的劈

頭，大王的東征軍的幕僚之內，曾有形成古典希臘的思想文明之絕頂的諸學派的代表學者，從軍其間，廣求世界的知識的事。例如：亞里斯多德之甥加里司帖列斯即其一證。當大王的一行，攻下印度河畔之際，其沿途地方的土人，對於大王，曾經頑強地抵抗過；而爲此種運動之精神上的指導者，即爲希臘人之所謂「赤腳仙」Gymnosophists輩。當此之時，大王曾將此等學者，羅致十人，一一施以奇拔的難問，而判以死刑；而彼等却出以巧妙的答辯。而且大王之側，又有基列克派的高弟俄列西苦利托司以担任往訪沿途的學者之務。凡此種種，都爲亞力山大的傳記所載，而爲最有趣味的地方；亦即爲印度和希臘的思想上交通史之積極的報道。自此以後，以梅額司帖列斯的印度旅行爲始，一直到羅馬的末期，數世紀間，東西的交通，或由陸路，或由海上，或直接的，或間接的，莫不相互地往返接納了。至如上述之阿育王的西方傳道使，則正屬於此種交通史的初期以內的事。而在由「希臘主義」時代，到羅馬時代的思想期間，正如以下第六章所述，頗有感受東方的影響之傾向，就中如流行于「希臘主義」時代的新皮塔果拉司

派的教團；又如在帕列司基拉地方的沙漠之中，有所謂耶色列派，營度其東方的隱者生活，而為形成原始基督教興趣的背影之一；又如嚴重地區分心身的差別，而欲解脫肉體，以求精神的自由之新柏拉圖派。試將此等事實，和「希臘主義」開始以來的大勢，對照看來，則知印度思想所及於西方的影響，縱不能直接地明確地可以認知；但至少間接地，必有何等的關係，存在其間，足以使人推斷的吧。

至關於希臘思想所及于印度的感化之點，則在雖已進入「希臘主義」時代，而當最初莫利亞朝之強大的帝國，創立保持的期間，在大體上，還未蒙受很大的影響的事，自有可以推定的理由。但到了此種大版圖分裂以後，中央亞細亞的斯基田族，及大月氏對于巴苦托亞，加以壓迫，從而巴苦托拉的希臘人，遂南下，或征服統治于五大河地方的期間，此等希臘人的「希臘主義」風的生活，及其思想，究如何地影響了西北印度的文明呢？此則較之古典希臘和古代印度的相互關係如何，以及在阿育王以前，「希臘主義」對於印度的影響如何等問題，尤為有益，而又趣味很多的問題。

將此最後之點，可以證明的證據物件，固有亞力山大利亞的天文學，和苛林特式圓柱的輸入等等。但最顯著的，則為貨幣和佛像。

近年從巴苦托拉及印度地方，發見了多數的「希臘主義」時代的貨幣。此等貨幣的鑄造者，概為希臘人出身的支配者而各以大王的後繼者自任，模倣大王的貨幣，以希臘文字，刻上自己之名及稱號，描畫着自己的肖像，和希臘的神像。而且此等貨幣，又從其時代的推移，無論是文字，是圖畫，都漸次失却希臘風的性質，增加東洋風印度風了。于希臘的文字以外，加以東洋的文字；希臘的神像，亦次第失却其固有之希臘風的形相，而同化于東洋風了。至希臘人的諸國，則隨大月氏的南下而消滅；及成為大月氏的天下之時，其貨幣，遂全然化為東洋風了。例如：在大月氏的有力的君主加里西加王貨幣之上，即刻著佛像和 *Bobas* 的文字。而且在印度地方，不獨僅限于在極東所鑄造的貨幣；此外羅馬皇帝的貨幣，亦發見着。蓋在古代的印度人，乃全然依賴在西方所鑄造的貨幣。質言之，彼等毋甯將西方人的貨幣，毫無變易地作為自己的貨幣，而使用的

事，認爲便利。因此爲此項對價物的東洋印度的奇品珍物，遂輸出於西方了。此爲當時貿易的大勢。

與貨幣相並，而標徵其「希臘主義」的東西，則爲關於佛陀，和其宗教的彫刻。當阿育王以前，佛陀實爲非常尊貴的神聖，認爲非人類所能直接目睹的，僅能形容其坐位，或其足跡而已；不能示以完全的姿態。要之一般信者，似乎還未形造佛像，僅不過設以佛陀的表記，崇拜之而已。及至阿育王以後，即亘于於紀元前二世紀一世紀及紀元後一世紀的數百年之間，始有象徵於人類形相的佛陀之姿。表現出來了。此等彫像，大半發見於犍陀羅地方；而其製作，則爲希臘風。

而且伴隨於此等佛像的菩提薩埵，和僧侶的彫像，以及粧飾用，建築用的彫像，亦同時發見了。而此等又大都爲希臘風。總之此即所謂被稱爲印度希臘美術，或犍陀羅美術的東西。

然則此種美術，究係如何地出來的呢？吾人須先求其說明於犍陀羅的歷史地理。從

而佛教的傳道，和希臘文明的潮流之最爲切實地交會的事情，在此地方，亦可尋譯出來。

幹達拉，爲印度的西北境上的一地方，在五大河地方的對岸，即印度河上流的河之右岸。在此地方，有加布洱河，從阿富汗方面，東流而來，注入於印度河。這個加布洱河的流域，出了西方的山中以後，遂形成一大平原，而環於此平野之北，西，南，三方，如有山脈。此平野的中央，有市名叫波斯哇爾，即爲古之波斯普拉府，迄今仍爲此地的首府，而此平野的地方，即爲幹達拉。正可視爲印度的門戶。何以故呢？原來加布洱河的流域，在從加布洱方面，橫斷山中的狹隘，而流於幹達拉之野的地方，從古以來，即有由亞細亞到印度的一條重要的通路；於是遂形成印度帝國的門戶了。在遠古時代，侵入於印度的星慈人，當係由此通路而來。而波斯的大王達紐司，亦似乎經過此路，而達到了印度河畔的。亞力山大大王的印度侵入，以及色利烏可司一世的征服，都確實利用過此項通路。及至後世，回教徒攻下了印度之時，亦屬同樣。因此幹達拉，實

爲印度征服上，最爲重大的要害的地方。故從印度方面說來，在印度的西北門防禦上，以及中央亞細亞方面的經略上，亦爲最重要的地方。

當莫利亞朝廷，起而統一印度之時，幹達拉亦自然地承受了阿育王的支配。此王之爲佛教信者，以及使其宣傳者，建立於諸國的有名碑文之一，實由此地所發見。及阿育王死後，莫利亞朝，漸就衰微之時，此地遂被盤據於西北地方的希臘人出身的有力者之手，而支配其間了。在此等人物之內，如前所述的 Menandros，信奉佛典之所謂 Milinda 佛教的經者，亦在其中。由此可知因阿育王的努力的結果，佛教既已弘布於印度的西方方面，而流傳於留居其地的希臘人之間了。而在巴苦托拉的背後，斯基田民族，又似乎無間斷地，壓迫過了的樣子。未幾何時，由北方的民族之間，遂發生了一大強國，即所謂大月氏之國。彼等建國的年月，固不明瞭；或者恐在紀元前一世紀的前後吧。彼等在一好久的期間，繼續了由中央亞細亞對於巴苦托拉南下的傾向的結果，遂首先奪取巴苦托拉，而建國於此；而以其餘勢，乃更越賓直苦休山脈，而延展於東西兩方；後竟自由地

支配了如前所述到印度的門戶，而將幹達拉地方，完全併合了。至由巴苦托拉到印度河畔之間的希臘人出身的君主，及其部下所形成的邦國，所以竟歸消滅，而無聞的，大概即在強國大月氏的發展膨脹的期間，而被其吸收以盡的緣故吧。在此新興的斯基田的支配者之中，最爲膾炙人口的君主，即爲國王加里西加。他之所以有名，不待言，乃因他爲佛教信者中之極有力的人物。如實說來，佛教之所由弘於印度的西北，更伸張於中亞細亞，由是遂流傳於中國，以至於成爲世界的大宗教的原因，實爲國王加里西加之力居多。這是一般所稱道的。

然則爲印度之政治上交通上重大的地方幹達拉，在由莫利亞朝時的勃興，以至大月氏之時爲止的期間，實繼續地被有力的佛教信者所支配了。就中最著名的。前有阿育王，中有米林塔王，後有加里西加王。故由近時西洋的研究家的發掘，在此地方，竟發見了許多關於佛教當時的遺物遺跡，決非偶然的事。如上所述的阿育王的碑文之一，固不待言；此外又發現了爲當時佛教徒所經營的寺刹，和修道院的古跡，以及當時所建造

的塔等等。其中尤以多數的佛陀彫像，和其他關於佛教的彫刻物，實在歷歷可以指數了。

此等彫刻物，今日都被巴黎柏林以及其他的博物館，所珍藏陳列着。吾人對之，倘加以熟視精察之時，則此等彫像，浮彫的手法，意匠，以及態度，姿勢等等，和爲「希臘主義」本場的西方的作品，自可發見其有顯著的酷似吧。然此果爲何故呢？吾人關於此項說明，除認爲爲當時世界的市民，而又爲天下的先覺者的希臘人或半希臘人之手，所製作以外，別無他法。而喚起此種解釋的最大理由，則爲亞力山大大王東征以後，在巴苦托拉及印度的五大河地方，所出現的「希臘主義」一大羣圍之中，亦卽此一大文明的潮流自身，實爲誘引吾人於此種解釋的途徑。原來在此等所謂印度希臘的佛教美術，還未創作之先，當阿育王之時，希臘人中，卽已似乎有了同化於王之佛教，或勤勞於王事的人。此因在王所派遣於西方的傳道使之內，因其名稱，卽可明確地斷定約那卽希臘人的人，存於其中的原故，素來相信「天下一家」「世界爲明哲之士的祖國」的希臘人，

半希臘人，以及感受希臘教育的人，當必在阿育王的朝廷，毫無障礙地自由出入；從而自進而爲此廣大無邊的佛教，奉行其世界傳道的天職吧。既而在巴苦托拉及幹達拉地方，如上所述，又有信奉希臘人出身者所統治的佛教之國出現了。因而當此之時，和在阿育王的朝廷同爲「希臘主義」出身而曾受其教育的人士，當必又爲此新而大的信仰，將爲其中心對象的佛陀，及其他尊者，而依自己所想像的形式，加以表現的吧。此爲真正地自然而又必然之勢。此等希臘風的藝術之士，概爲信奉佛教的半希臘人，自必有曾被用於其朝廷，或其上等社會的事吧。此外當大月氏興起之時，彼等亦必有被利用的事吧。這樣地在西北印度的佛教界，將佛陀的尊像，仍其姿態之舊地，表現而崇拜之風，開始以後，同時如普提薩埵，和僧侶的彫像，當亦有準此而製作的了。至此等彫像，究如何地類似於希臘風呢？試就幹達拉發見的佛像以觀，無論是態度姿勢，或是手的保持方位，豈非完全和小亞細亞發見的基督像，極爲類似嗎？而現於此等彫像的態度的特徵，即爲「希臘主義」時代的立像，所常現的通有的特徵。試再就羅馬博物作所藏之校

復苦列司像以觀，這個詩人，不待言，實被稱爲古典希臘的紳士之典型的；其衣服態度，實爲上流社會的模範，而其彫像，則爲「希臘主義」時代的傑作之一；恐爲紀元前一世紀乃至二世紀的作品吧。而佛陀和基督的彫像則都爲紀元後四世紀時的作品。但是將此三者，比較看來，其間又不得不認其有大體的酷似之處；而且又可發見「希臘主義」時代的模範，和其退化的差別吧。

吾人固非以希臘風美術，即認爲印度佛像造型的一切原因；不過以此推斷其爲有力的組成要素之一，從而指示爲其左證的幹達拉之遺物而已。總而言之，此種印度的希臘佛教美術，乃開始於在西方的「希臘主義」的末期，即羅馬的地中海征服時代，而通乎羅馬的帝政時代的四世紀間，仍然存續着的。質言之即感受在敘利亞的「希臘主義」藝術的傳來以後，而於極東之地，又遇着佛教的流布，從而與之交會成立了的。而和此同時代的當時，無論在「希臘主義」固有的世界，或在吸收「希臘主義」流的羅馬及西方方面，都一般地爲古典美的逐漸衰微的時代。因此幹達拉美術，係由以敘利亞爲基點

的「希臘主義」所受的感化，故亦決非上乘的東西。但在其中，頗為佳良的作品，亦非絕無。此為徵諸遺物，得以認知的事。至將此等希臘的佛像，使之製作最多的斯基田人的朝廷，在紀元後的四世紀間，漸就衰微，從而其美術，亦次第地失却希臘的性質，而帶有東方的氣風了。及紀元後四百年之際，這個王朝，竟歸於滅亡；格普塔朝，乃起而代之。於是東洋的印度式佛像美術，亦起而代替了幹達拉式，而繁榮其間了。是即所謂格普塔式佛像的出現，亦即為印度希臘美術的衰亡。

要之「希臘主義」，和印度的關係，從世界文明史的見地看來，因為缺乏明白而確實的證跡，故以之視為非常重大的一事，固僅不過為屬於感傷的誇張，而其實則為不可容許的事。但是當時東西交通，已經有了大飛躍的事，以及思想藝術，已經有了自由交換的事，此則既有若干文獻的發表，和實物的發見，足以確證了。而且藉此又可推想當此時代之一般的形勢，似乎在此等確證以上，已實行了文明史的東西交涉的事，極為充分。

第六章 希臘文明所及於羅馬的影響

第十八節 「希臘之羅馬征服」

吾人既於前章，看到了希臘文明之東方傳播的狀態，而知其文明的使命，在以知識，思想，藝術，統一世界的一事了。

然則和希臘人並肩，而為古代的古典文明兩大代表者之一，將要出現的羅馬人，果帶有如何的使命呢？彼等的使命，乃在以政治及法律，統一世界。原來在齊白爾 *Albi* 河畔帕拉齊洛丘 *Palatium* 上的一農村，在不數世紀之間，遂終於擴延到附近的諸丘陵，而化為所謂七丘上的世界的大都，同時其所君臨的小拉丁共和國，遂竟成了地中海沿岸，統一之帝國的大版圖的事，實為世界史上最可驚異的現象之一。當出生於此帝國

政治的創立者奧古斯庇 Augustus 治世時代的基督，進入耶路撒冷說教之時，他的祖國巴列司幾那，既已併合於羅馬的鸞幟的保護之下了。而在關於此地的一神教國民，漸近其政治上的臨終的當時，如彼偽善之輩法利賽派 Pharisaical 的人們，對於出現於彼等之間所稀有之宗教的個性，如基督者，頗為憎惡，而欲加以陷害，遂提出了一種微妙的難題 Delema，曰：「我們對於希渣爾奉獻貢物，究為合法呢？抑為不當呢？」但基督却已窺破他們的心術，乃先使其觀看用於貢物的貨幣，而後反問刻於貨幣上的像和名之為何，及至他們自己明白了此為希渣爾而後，乃徐徐地告知他們曰：「希渣爾的東西，宜與希渣爾；神的東西，則宜歸神。」此種巧妙而含蓄多的答辯，在提出質問的他們，都莫不啞然失望，而不得不敗興而去了。但此一語，却真成為歷史的了。蓋此種為希渣爾所得的部分，從世界史上大觀起來，正為羅馬人的天職的賜物。實在的，彼等既已脫離於彼等所固有的羅馬之國民的國家，從而建設了一個世界的國家之政治了。彼等所用的武力和法律，遂自然地成為此種大目的的方便了。及至紀元後六世紀，希渣爾

的威稜，衰微以後，其傳統者撤退齊白爾河畔，而竄居於東方的君士但丁之都的時候，羅馬帝國的一時中興君主，東羅馬的糾司幾利亞魯大帝，於其法典發布的勅語中，還傲然地說着「武力實行法律，法律主張武力，此二者；實為使羅馬民族，所以優勝於古往今來的其他的民族之處。」是的，真是的，羅馬人實為偉大的世界之政治上征服者，又為其政治上支配者。

在此雄飛天下的羅馬的鸞幟之前，慧敏輕巧而文明的希臘紳士，遂完全懼伏了。此等紳士的大半，都實際成為羅馬人的奴隸，而服其使用了。但從政治以外的文明史上說來，此等偉大的征服者羅馬人，却被此等開化了的奴隸們，所征服了。惟其是蒙受了此種奇異的征服，而後羅馬人所建設之政治的世界國家，始發生了精神的社會的意義。關於此點，實為希臘文化之世界的感化之力，亦即「希臘主義」之誇。

然則齊白爾河畔之地方的民族的羅馬共和國，究係如何地纔加入於「希臘主義」的國際系統，而接觸了其文化的呢？此在東方，實始於善陀列米二世之最有光榮的現代的

治世。當紀元前二八〇年，耶皮洛斯國王皮洛斯，既已完全張設希臘風的朝廷，從而領率希臘的軍隊，越亞多利亞海，而渡於意大利了。此種情態，正猶在半世紀前，亞力山大大王越渡了黑列斯封度一樣。皮洛斯經過苦戰以後，遂破羅馬軍於里拉苦列亞，長驅直迫，以至於康巴里亞。但他却早知羅馬軍的勢強。故內心希望平和，而先行其俘虜的交換；於是使節法布里休司，從羅馬到來了。因而皮洛斯遂按「希臘主義」世界的習慣，贈送黃金若干於使節了。此原非為有甚麼賄賂的意味。但使節却斥而不受。於是皮洛斯乃轉而努力於衝破使節的魂胆了。即於翌晚饗應使節之際，預先藏置於帷帳之後，從而突然地牽引出來的，即為其素所未見的大象。羅馬人實在是初次見此怪物，然却是神色自若地，而毫無所變。未幾在此晚餐的棹上，談話之間，遂自然地說及希臘人所得意的哲學了。於是國王的某大臣，遂告羅馬人以伊璧鳩魯派享樂說，想藉此以和其心意。法布里休司乃起而言曰：「享樂之說，既已聞命。天啊！務必使皮洛司和我的宿敵沙姆里特人，在和羅馬戰鬥的期間，常常地採取此種邪說吧！」原來在當時，伊璧鳩

魯斯，還在生存中；而羅馬使節，自然是方纔聽到了此種新流行的享樂哲學的。要而言之：像此種人物的廉潔剛樸，實為當時共和時代的羅馬人所通有的代表的特質。今試以此種顯著的事例為背景，而觀察在此以後的一世紀半後的羅馬。當時在亞弗利加的魯米加王家，曾有一大騷動，而此次惡事的張本人糾格爾特，被羅馬元老院所召喚，審判了以後，他於得免彈劾，首途歸國之際，迴顧七丘上的都府，果以何相嘲呢？他說：「哦！這個容易以黃金收買的市啊！」此為當時羅馬的原史家沙爾司託斯所記述的事。當時已經如此，何況更下而在百五十年後的羅馬呢？總之前後三百年之間，試一觀察：從牧畜耕作於帕拉齊洛丘之邊的粗野剛樸的田舍狀態，而至於移入了以全世界為對手，而營其資本經濟的文弱華奢之大都市生活的羅馬人，無論是誰，都不禁發生今昔之感吧！而此種可驚的變化，從大體說，正如羅馬詩人霍拉休司 Horatius 所謂「被征服的希臘人，竟將粗野的羅馬人征服了！」的結果。

第十九節 希臘文明之西方傳播

在此廣大而急激的發展的過程之中，吾人只好僅敘說其重要的大事件，表示滿足而已，在最初的一百五十年之間，羅馬和喀爾塔果以及「希臘主義」的國家，屢屢戰鬥，而屢戰屢勝；遂樹立了天下一統的基礎了。在此期間，試一觀察世界的潮流，則當羅馬的政治勢力，從西方向東方發動的期間，而東方的新生活的方法，却呈現了一種從尼羅河邊，或俄龍帖司之岸，逆向齊白爾的河流，而注入的奇現象。此種新生活的宣傳者，又大都為從東方去的奴隸，實為古代文明史上一種可以注意的現象。此種奴隸制度，所及於羅馬的影響，可分為教育上，和經濟上兩方面，而為觀察。蓋多數的奴隸，概組成爲大集團。而被資本家役使於大規模的農業，而將意大利爲之農化；從而其經濟上的生活，爲之一變了，至其他多數的奴隸，則以較之各自的羅馬主人公，造爲優秀的教化，

光臨於意大利，於是彼等或爲上流社會的家庭教師，或爲一家的顧問和祕書，又或從事於藝術的鑑賞，圖書的謄寫，以及戰時的通信或記錄。此種有學問，有才幹的奴隸，遂有因勤於職務，得到主人的好意，而至於解放的。此在羅馬謂之被放民 *Liberi*。此類人們，由是遂成爲羅馬之豪族，或皇帝的事務員，担任其一家的會計，或領地的支配；而在羅馬之世界統治時代，關於財產行政的事務管理方面，遂成爲最不可缺的機關了。奴隸既然，至此此外非奴隸而有一藝一能的人們，遂爭向西方的羅馬而來，自不待言。原來彼等在其生長的故鄉的東方，無論是政治上的顯達，或經濟上的飛躍，既已屬望很少的昨今，更將羣趨於此西方的繁榮之都，而求其可以來到的幸運，乃是自然之勢。於是希臘人以及受過希臘風教育的準希臘人，所憧憬的黃金國，在紀元前三世紀之時，固爲亞力山大利亞和安其俄基亞；今則彼等的視線，乃羣向於羅馬或爲羅馬人的別莊的南方康巴里亞了。而羅馬的上流社會，又感於這樣的僕役，實爲自己生活上的必要，或誇耀了。最初羅馬地方，還未有公設的學校，一般豪族自身遂不得不講求教育的

方法了。而且不獨爲彼等的子弟，即在彼等自身的教育，亦爲必要。彼等講說希臘的語言，誦讀希臘的文學，賞玩希臘的美術，且有時試行希臘語的演說，以發揮其所謂「希臘通」羅馬的將軍而全然缺乏希臘文學的氣分的，恐怕只有從田舍的農夫出身之笨強漢的將軍瑪里烏司一人吧。亞弗利加和亞細亞的征服者，而爲偉勳赫赫的希皮俄家的父子兄弟，及其一族，都爲「希臘主義」的愛好家，竟形成了當時的最爲闊綽的一團。至此一派的指導者，果爲誰呢？乃實爲希臘亡國的志士，而出生於世界的時代之世界的學者，著作當時時代的歷史的坡里庇烏司 Polybius。他當祖國的末路，尙爲某聯邦的名士，而謀天日的挽回，不幸失敗，竟和多數的同志，被捕送於羅馬。但後來，乃被用於希皮俄家，而爲其顧問；就中更以希皮俄「少亞弗利加魯斯」的祕書資格，而從軍於各方的遠征了。當此將軍瞻望喀爾塔果的最後的大火而誦荷馬的托洛亞滅亡之詩，從而潛然太息，說道：「亞西利西，波斯，馬基頓，相繼滅亡；喀爾塔果，今又大火；其次則羅馬之時將要到來吧！」的時候，坡里庇烏司，實正待於其旁。

其時有反抗此種「希臘主義」的潮流，而毅然獨自以共和國的道德的支柱自任的，實爲老加特 Orto。他以屢次警告國人，而促其反省覺悟的事，最爲有名。他的「不可不將喀爾塔果破壞」的標語之被傳倡於世界的事，已不待言了。當時的物價，極爲騰貴，至於奢侈物品，尤爲騰貴；所謂「一尾魚，較之一頭牛，尤爲高貴的此都的破滅，最爲難救！」的話即爲老加特的誠告。又因都下的婦人的服飾，日趨繁華，他遂罵道：「一切男子支配女子，原屬自然之事；今則支配滿天下人民的羅馬人，乃支配於婦人，果爲何等不自然的事！」當他的晚年，即紀元前約一五五年的時候，曾有從雅典而來的使節；而此一行，係由斯多噶派的老儒一人，逍遙學園園長一人，亞加德米派的一人，組織而成。此種配置，已可視爲時代的標徵。就中亞加德米派的一人，即爲有名的 Cassius Dio。他在此一行中，乃是比較不十分老齡的人，而且夙以雄辯，聞知於世。他於羅馬滯在中，一日，因討論「公正」，而引動了滿場的聽衆；次日，他自己又將前日的論旨，加以駁倒，從而證明推論公正之德的存立的不可可能。於是更一層地，博到了滿場的

喝采；而 *Carnades* 的名聲，遂馳於四方了。從而滿都的青年，乃狂奔雲集於希臘哲學者之門，而不復再顧武事了。及至老加特聽到此事，乃慨然將此使節一行，召喚到元老院，使之急速地完其使命而退去了。此老加特，原爲一個學者，且有有名的著書，他的學問，實以負於「希臘主義」的爲多。他決非胡亂地排斥希臘文明的人。要之他對於「希臘主義」的利用，固然默認；而對於害用，却極痛擊，并且注其全力於此點。

但是此老加特之於羅馬道德界的孤軍奮鬥的活動，遂終於無效；而大勢却滔滔地傾向於「希臘主義」了。羅馬自干與東方的政局以後，和亞力山大利亞以及安其俄基亞的交通，遂愈加頻繁了。無論是精神上，是物質上，所謂文明之光，莫不是升自東方，而照耀於意大利了。此種光明，係從兩個入口，侵入於羅馬的社會。一爲羅馬之都的河口港，一爲普帖俄里港。前者因爲缺乏出入之便，最初卽不十分繁昌。後者實爲古代羅馬人經營別莊的地方，在有名的康巴里亞之內，卽今日所謂拿坡利灣頭的一隅，乃爲古代意大利的最良港，又爲半島的門戶。凡是外來的一切物品，莫不在此上陸。就是羅馬人

在希臘等處所買收或掠奪許多美術工藝品，亦都是由此入口，而搬進於羅馬的社會，此爲紀元前二世紀以來的大勢。

而此種風潮的結果，却可推知了。即羅馬及意大利，在經濟上，則成爲資本化；在社會上，則成爲「希臘主義」化了。何以故呢？因奢侈流行，生活騰貴，自作獨立的農民，乃被奴隸使用的大農家，和低廉的外國輸入的穀物所壓倒。彼等假使能不喪失其家屋田畝，或能維持其祖先傳來的家風，已算是意外之幸吧。但彼等的大部分，都爲經濟上的失敗者了。此類失敗者，遂蝟集於都市。於是依附權門，以營其寄生生活，而行僥倖其萬一。至若豪族以及有野心的市民，則欲爲擴張自家生活之故，遂利用民衆，而爭奪國家最高的公職，及一旦當選，經過一年的任期以後，遂以地方官的名義赴任，從而到處和資本家相結託，而不得以橫征暴斂爲其最大目的了。如此說來，爲羅馬共和國之軍國的要素的自由中等階級，既因經濟上失敗，和道德上墮落，而歸於凋敝；而建國以來的廉潔和剛健的美風，亦將就衰微而絕跡了。此實爲當時憂國之士，所痛恨太息

而不已的地方。於是在紀元前一三三——一二一年之間，有名的格拉苦司 Gracchus 兄弟，前後相繼，而喚起政治上，社會上的改革運動；馴至對於希臘風的墮落，而引動拉丁風的國粹主義發生了。

第二十節 拉丁風國粹主義的奮鬥

在格拉苦司兄弟的改革運動後的約二十年間，一時又發現了顯著的反動的兆候，即不問希臘教育的有無，當時一般的先覺者，都回復到半世紀的老加特之保守的態度了。彼等以爲希臘的雄辯術，徒成爲像格拉苦司兄弟那樣地人物之矯激的民主運動的兇器；隨而對於「希臘主義」的風潮，視爲危險，而加以限制；追懷於古拉丁的國粹，從而鼓吹理想的道德了。所謂拉丁語的文學上創作，實始於此時，即紀元前二世紀的末葉。原來此種拉丁文學，所負於希臘文學的刺激，從而採取其內容和形式的地方很多，固不待

言。

當此時際以後的約莫半世紀期間，米托斯國王，稱爲米托拉達帖司六世的，崛起於東方，於是好像自以「希臘主義」的政治上運命，荷於雙肩而起的似地，竟毅然反抗羅馬的鸞幟；因此一時遂大將羅馬人驚醒了。但是危機一過，苦痛立忘，東征將軍的無論爲誰，又早已被迷於希臘的藝術，而賞玩其作品了。自此以後，美術品的輸入，其爲共和國家的公物的，固不必言；即羅馬之爲有力者的私有物，亦竭力輸送於西方。對於米托拉達帖司的征伐，大奏偉功的，貴族出身的將軍斯爾拉，竟從雅典將當地有名的藏書亞帕利根所遺留的文庫沒收，而移於羅馬了。據說，在此文庫之內，實以亞里斯多德派的手爲本，最占多數。此外地方官中，亦屢屢發現極無道理的，向地方或人民，行其掠奪的事。就中最有名的，希色洛 Oicelo。在法庭所攻擊的費爾列司。據當時希色洛的演說看來，他對於某市民的家寶四種的買收，實和強奪的同然。何以故呢？因爲這四種的價值，不過四百圓！而稱爲希臘風藝術的巨擘的普拉期西帖列司所作的「究皮

德」，竟在其中，而其價僅爲一百圓。故希色洛攻擊此種舉動，說道：「我們常常聽到就是普拉期西帖列司的一個小鑄銅像，亦將以二千五百圓，出賣於市，而今費爾列司之所謂買收，那能這樣地賤呢？」

當這樣「拉丁主義」，和「希臘主義」的接觸的危機之際，常有此類的事實發生，亦正爲希色洛所由文明史上，占着位置的地方。他的在羅馬社會的意義，正如德謨司帖列司之在希臘社會的一樣，同樣地值得吾人的注意。

他的生涯，開始於紀元前一〇六年——四三年上述之一時的反動期，而終於希渣爾暗殺的翌年之爲第二的三頭政治的犧牲。他之爲拉丁散文的模範，又爲羅馬思想的儀表，從而卓越於古今的事，固不待言。但在他之所由而成爲大家的要素以內，亦到底不能缺少希臘文明的一事，實爲吾人所當特記的。他在少壯的時代，屢屢遊學於耶格海上的各國，從而由雅典收集了希臘的典籍美術，而將在羅馬郊外的自己的學園修飾了。他對於希臘語的有益，和希臘文學的優勢，常一再地向人自白公言著。要之他爲一個紹述

Acadimin 的流風的人。由此種立腳點，故他一面攻擊「希臘主義」的流弊，而毫不假借；一面又實祖述希臘的政治學，而論及現代的政治。因而在他自身，固感受此種言論之責，而同時對於當時及後世的社會，又給與了一大感化。

說到希臘的政治學，不待言，乃是以亞里斯多德爲宗，這個碩學，嘗以該博的知識，和卓拔的見解，從而論證了君主，貴族，民主三大政治的利害得失之所在。至最初將此介紹於羅馬人的，實爲爲西皮俄一家的光明的希臘人坡里播司其人。他親眼看到在目前勃興起來的羅馬共和國的組織，從而在他的世界史中，曾將羅馬的現狀，和希臘政治學上的理想，加以比較了。他從亞里斯多德之說，以爲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三者，倘僅倚杖其各自的要素的一方面，則各種政治，都易發生其固有弊害。即君主政治一轉，則爲暴虐政治；貴族政治退化，則爲少數政治；民主政治腐敗，則爲衆愚政治。因此他遂主張此三種政治的要素，務宜同時存在，而保其調和，藉使三者互相牽制，而成爲一個渾合的政治，實爲最優良最安的政體。至爲其模範的，則推舉古代的

斯巴達的政治。於是照此先例，進而觀察羅馬的政治，以爲執政，元老院，護民職，都順次代表了君主，貴族，民主各政治的要素；而三者又互相對立牽制。故此種政府組織，實最適合於政治學的理想，從而爲之激賞不已。

但是坡里播司的著書，因爲是用希臘語寫成的，故在羅馬社會，還比較的未能普及。由是而有爲拉丁文學的巨擘的希色洛出現，遂得藉以補此缺憾了。

原來從學問上研究國家的一事，迄今爲止，在羅馬人之間，實未曾有。然自格拉苦司的運動以來，國家的危機，因之暴露，元帥相繼出現，武斷專制，積漸成風；已使識者懷憂於祖先以來的共和政治的前途如何了。當此時際，即第一三頭政治的末期，希色洛的「共和國」，乃公刊於世了。此在羅馬，實爲最初的國家研究，而且又爲曾任執政，排除國難，仰爲國父，在元老院，在裁判所，以及在各地方，經歷了幾多國政的雄辯才筆的名士，處於閒居的高處，憂國憤時，而欲解答時代的疑問的一大好著。他的學問上的思想，固未能高出於坡里播司以上；但爲廣引羅馬社會的讀者起見，他乃取範

於柏拉圖的「對話篇」，而實以坡里播司的思想的內容。此外他又同樣地繼續寫了「法律」，此亦為模倣柏拉圖的「對話篇」的東西，而為「共和國」篇的細目或補說。「共和國」的執筆，正為希渣爾和朋泊烏司 *Pompeius* 的軋轢，達於高潮的時候，因此他為避免現下政界的朋黨比周的嫌疑起見，遂將對話的舞台，推溯到八十年前的時代了。其中主人公，即為晚年閒居中的少希皮俄。此人曾經師事坡里播司，憧憬於希臘文明，而為百戰百勝，功成名遂的老將軍。當格拉克司騷動的期間，又以國憲的保護，秩序的維持之故，隱然為重於時的巨人。而在未幾何時的某夜，竟遭遇着殊可致疑的頓死的運命。希色洛為求寓其自己的國家觀之故，實以此人最為適當的時代之適當的人物。篇中載着：希皮俄和客晤談，竟至九日之久。至其對話的歸趣，則在對於維持一切反對要素之調和均衡的政治，加以推獎的一事。著者的最終目的，乃在對於當時元帥的專制政治出現的危險，而保持共和國，自不待言。及此書出後的四年，果然大希渣爾的統一運動開始了。繼而希渣爾暗殺以後，安特紐司的專制的企圖，遂亦出現了。此類事實，倘由

希色洛的保守觀說來，都爲國憲破壞的暴舉。「共和國」一書，正爲對抗此事而作。因此著者，遂於第二三頭政治成立之初，被列入於死罪表，而遭戕害了。其後未幾何時，小希渣爾遂滅安特紐司而一統天下，以開後世所謂羅馬帝政之基；而在形式方面，却又不得不保持羅馬的共和國，即希色洛賭死所倡導的羅馬市民的「長者政治」。自是以後，通乎帝政時代，國體論的火焰，明滅斷續，無時或絕；但其間屢被引用的，實爲這個老儒其人的政論。如此說來，他的「共和國」一書，自公表以來，實大大地惹起了羅馬社會的注意，而使羅馬的識者，竟開始趨向於希臘風國家之學術的考察了。這是可以如此論斷的。

要之希色洛其在主義方面，固爲拉丁的保守家；而在教育方面，却爲「希臘主義」的人物。實在說來，希臘和羅馬的兩大潮流，乃由他而後結合交會的。吾人對於此人的經歷，最能看到時代的潮流。

第二十一節 希臘文明的優勢

希渣爾暗殺以後之文明史上的大現象，為安托紐司和俄克塔發魯斯的爭天下的一事；而此一事，又實為東西文明的對立。安托紐司，係負着東方世界的勢力；俄克塔發魯斯，則據着羅馬的國粹主義。至安托紐司之所以背棄拉丁國粹採取非羅馬的立場，從而將自家的東方的色彩，更一層地趨於濃厚的，實由於和普托列米家的最後代表者，妖豔的女王苦列俄巴特拉 Cleopatra 的提攜所致。他以埃及王家歷代之都，即「希臘主義」的最大中心，亞力山大利亞為根據地，他背棄西方之妻，竟和埃及的女王結婚了。他既擁立了大希渣爾所遺的幼子，又將他自己的「一男一女，對於羅馬的屬州敘利亞，從而對抗於齊白爾河畔之七丘上的都市。而將「希臘主義」的兩大中心，亞力山大利亞呢？安其俄基亞呢？視為將來之都，而欲開創自家的天下的，似乎即為安托紐司的素

慮，於是此種爭端，對於羅馬，實為非常的危機。當紀元前三一年，在東西世界的境界，即亞克西烏姆的一戰，羅馬乃幸而獲勝了。因此羅馬的政治上勝利，遂再歸確定了。加以這個偉大的戰捷者俄克塔發魯斯，從登上「奧古斯庇」*Augustus*的尊位以後，乃衷心懷憂於羅馬道德的頹敗，努力於種種國粹的復興，實為有名的事實。於是羅馬賴此有力者，其在政治上，固不待言；此外即在風俗，習慣方面，亦努力欲將自家固有的文明，加以保持增進了。但是羅馬的政治上統一，固然這樣地成功，而且這樣地維持了。然欲以其拉丁主義，無論在思想上，在社會上，在經濟上，統一天下的一事，遂終於難期了。在此等方面的東西的強弱優劣，最初即已明瞭確實；無論如何，羅馬的大政治家，而欲顛覆此種對峙，變易兩者的地位的事，乃全屬不可能了。

試將其經濟，財政，比較來看，在西方誠然於齊白爾河畔，組成了世界第一的大都會，而其人口，亦可推定為百五六十萬。但此僅為西方的惟一的大都會；此外和此相並立的大都會，竟無有了。而且此惟一的大都會，僅為政治之都；一般生活，極為奢侈；

至其商業，不過僅爲對於外界的投機一事有種種便利而已；並不持有何等有力的生產事業。原來西方概爲農業國，在最初期間，殆無工業之可言。至在東方，則相當於羅馬的大都會，既有多數的存在；而此外的中小都會，更是無數。加以農業方面，亦頗具備；尤其在海陸兩面，實握着和極東交通之鍵。而且如前所述，古代世界的三大工業地方，全在東方；而在當時的西方，足以和此匹敵的工業地，竟無一處。於是奢侈品，工業品，幾乎完全從東方流入西方；而西方對之，僅不過以農產物，爲之交易而已。卽以農產物而論，亦不能和尼羅河畔，黑海方面，以及其他東方之低廉豐富的出產品，相抗衡。惟其如此，故羅馬人從各方面積聚而來的黃金，遂不得不對於東方的輸入品，而流出了。東西的貿易，實這樣地全然不平均；而東方在經濟上，常是壓倒西方的事，極爲明瞭。

試再轉而觀察知識界和文藝界。前節所述的希色洛，既已充分地足以證明了。此外卽如出現於奧古斯庇治世之羅馬最大的拉丁詩人費耳紀，而其傑作「耶列亞德」，仍是

取範於荷馬。至此所謂荷馬的模範，又非直接地受之於古典；大概係由同時代的「希臘主義」的思潮而來的吧。吾人關於此點，在西方的到處所感受於同時代的雅典，洛多斯，以及亞力山大利亞的文明的影響，將不得不承認了。至於各項例證，只以厭繁，只好從略。

最後對於法理和宗教上的「希臘主義」的勢力的優勢，亦不可不稍加注意。關於宗教，次章再述。茲僅就法理而言，法律為羅馬之獨得的使命一事，無論是誰，都得承認。但是羅馬果真係自己獨創地，將其法律全部，製作出來的嗎？亦決不然。關於此點，實大有負於「希臘主義」的思想之處。吾人又非僅指具體的事件，乃指羅馬法中的有名的法理而言。原來羅馬的法律，在最初不過為限於齊白爾河畔的小拉丁民族之集團，而發生的固有的民法。質言之，僅為國民的民法而已。及羅馬擴大，網羅其他的民族，而支配世界以後，於是對於所有的臣民之共通的法律，遂感為必要了。因此這一類的東西，陸續製訂，遂有所謂萬民法出現了。由是羅馬的法律，乃更一進步，所謂一切

世界的人民，都於自然法之上，完全平等的法理，從而確立了。而此所謂自然法，即雖是奴隸，亦爲自由平等的人民之謂。因此遂和古典希臘以來所承認的奴隸制度，自然地背反了。惟關於此種萬民法，或自然法的思想的發展，却決非創始於萬事實際的羅馬人，乃完全係以希臘哲學的斯多噶派所主張的天地自然的法則之觀念爲基礎的。故究極說來，實大有負於同時代的希臘風教育。倘再尋其淵源，更可溯及於梭非斯特的國家論。至此種思想的潮流，所及於後世的影響之廣且大，自不待言。吾人於此，只得想起在北美合衆國獨立宣言書的劈頭，最有名的一句話，而滿足罷了。曰：“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第七章 古代的宗教界和希臘文明

第二十二節 阿靈坡司諸神的衰微

吾人於第三節中，曾將梭非斯特的社會及國家的起源論，加以一瞥了。此種思想，用「先見」的神話，得以說明。即凡是有力的個性之知見，即爲人類的文明之基。此爲所得的結論。至梭格拉底一派所持之「賢人政治」的主張，更一層地將此說明了。此種思潮之中，一面含着君主崇拜的種子；一面含着哲學者的宗教，即知識崇拜的種子。假使當此時際，從來所尊信的諸神，一旦失其威信，則更足證明了。果然，從紀元前五世紀末，到四世紀之間，一般都市國家對立的現狀，頗有不滿足的情勢。因此，從一面說來，亦可認其爲各都市之保護神的阿靈坡司諸神的威力，逐漸地在衰微着。再從實際上

講，例如：雅典的都市國家，在人民方面，即都以為當做彼等之保護神的亞帖列女神的威稜，已經凋落了。於是彼等遂以為與其崇奉對於現世生活，毫功德的諸神，毋甯依賴較此尤為有力的現世的個人了。而此種個人崇拜的傾向，遂先集中於位於神人之間的英雄了。所謂英雄，即為都市國家的創立者，又為祖先的憲法和國法的立法者。當此亂世或衰時的一般弱小無依的人民，遂自然地追慕古人，而將此等古代的英雄，加以理想化了。故在雅典，則對於剪除人身供獻要求的怪物，而救濟國難的帖休司，在斯巴達，則對於尚武的貴族的憲法制定者尼克爾果司，竟成了議論的焦點，而大加尊信了。即在此種時期，從而此等英雄，都視同神明地而被人崇拜了。但是一般民衆，即急於現世利益的民衆，對於此種既已逝去而不復歸的人物，究抱有過於緣遠之憾。於是更進一步，與其對於古英雄，不如對於現在生存，而和己等的生活，尤有功效，而有直接關係的神，加以追慕憧憬，這亦為自然之勢吧。

要而言之，當紀元前四世紀時代，古典希臘的宗教界，實為（一）君主崇拜（二）

知識階級的崇拜，（三）人民的宗教三種；而於相互間，又成爲有關係的發展罷了。

第二十三節 君主崇拜

凡爲個人生而承受等於神的崇拜的人，在希臘史上，就吾人所道的範圍說來，迄五世紀末爲止，還未出現；而以對於出現於此後的怕洛坡列梭司內亂的鎮定者，斯巴達的名將尼山杜洛斯的崇拜，爲其發端。但他之所由被人崇拜，並非在希臘本國，乃在小亞細亞。其後未幾何時，而出現的高遠的思想家柏拉圖，亦曾有被其弟子尊之如神，而拜祭的事。但此則不過僅視爲如神而已，還未成爲神的自身。及尼山杜洛斯以後的約七十年，到了亞力山大大王的時代，於其生存中，則不僅將他視爲如神而已，乃全然視爲神的自身，而崇拜之的風尚，遂發生了。至此種大王崇拜的萌芽，却仍開始於上述之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原來彼等對於這樣較大的個性之到來，又如何能將其父祖先時所捧獻

於尼山杜洛斯的而衷心拒絕呢？從而大王遂如第二章所記述的，當進入埃及的大沙漠中，參拜亞猛剎司的神殿，而於神祕的儀式之下，竟宣稱自己爲此神之子了。原來在古埃及時，其君主即稱爲最高神之子，亦即爲神的自身，遙立於埃及人民之上；至一切人民，則爲隔離於君主了的身分低微的國民；在此君民之間，宛然有如天地的懸隔。此種思想，對於使亞力山大之爲神化，實與有力，乃是不容疑的事。當大王從極東的戰場，凱旋而入石沙之時，而爲大王的無二的親友，而兼大臣的里費司機俄斯，竟病死了。大王不堪其悲，而欲將此故人，崇爲英雄；遂遣使馳於埃及的亞猛的神殿，使之窺其可否。及後進軍而入於巴比倫之時，使乃還而將神意認可的事，復命於大王。因此王的親友，遂都視之如神地舉行盛大的葬式，而其「英魂堂」，且建立於尼羅河口的亞力山大利亞了。這樣看來，這個故人，原不過爲大王的臣下；臣下既已被化如神了，而爲其君主，從侵入埃及以來，既已採用東方風習，而次第進於神化了的亞力山大，於此被奉爲和神的自身同一的事，實爲自然的結論吧。究極說來，里氏之成爲準神化的一事，又

可視為大王神化的先驅了。

然此問題的最後解決，自然還有待於為哲學的本場和天下輿論之源泉的雅典的態度。當大王滯在於巴比倫時，從西方而來的使節，都雲集其地，爭祝其戰征的勝利；在此期間，雅典亦欲遣發使節；當未發以前，一般市民，乃集議對於大王的態度，究宜如何？初時議論紛紛遂無所決。及再次開議之時，馬基頓反對的政治家德謨司帖列斯，竟亦有所決心了。他說：「亞力山大，倘欲為海神之子，則視為坡沙易頓之子吧；倘欲為天神之子，則認為覺司之子吧」。於是其議乃決。而雅典的使節，遂出發了。此種使節，稱為「帖臥倫」，為古代國家，對於神的自身所遣發之最神聖的使節，及其威儀凜烈進入巴比倫之都，乃於世界的人士環視之中，而將所謂捧獻於神的黃金之冠，嚴肅地恭呈於大王了。此一事件，遂將大王之生而現實神化的一事，而為世界的完成了。

然在羅馬人之間，則如何呢？彼等原來即無此種思想。惟到了征服「希臘主義」的世界一般有力的將軍們，僅如希臘的尼山杜洛司一樣，從希臘人受過如神的尊敬而已。彼

等之所以動輒愛慕東方的地方，此種欲依有力者的崇拜，藉以自高的動機，亦與有力。最爲偉大的征服者，元帥糾紐司希渣爾，在其生存中，曾被稱爲「如神的希渣爾」；繼希渣爾之衣鉢的奧古庇斯亦曾被崇爲「如神的兒子」；此都爲「希臘主義」的影響。但是在羅馬方面，則任爲如何的有力者，却從無尊之爲神的事。這是由於國體及人情之所使然。至此同一的奧古庇斯，而由小亞細亞的人民，則正式地配以「羅馬」之神，而承受了「羅馬和色巴司托斯」之神之崇拜。色巴司托斯云者，爲奧古庇斯的希臘譯，乃同屬尊嚴之義。此外奧古庇斯，又於其誕生日，承受了當該地方人民的天長節之賀。關於此事，據由同地方所發見的金石文所記，原來當地的羅馬知事，曾向人民佈告過：「以奧古庇斯的誕生日，卽作爲新年之始，而加以祝福」。而人民則喜而應之。遂於感謝降生奧古庇斯的天恩之深以後，而且謳歌着：「他息止一切戰爭，整救萬物，既優於古來所有的善行者，又將制勝於後世的任何人類；此神的降誕之日，實爲他所齎來的福音，開始於全世界之日。」文中所謂「福音」一語，及其使用的方法，正和出於其後的

「新約聖書」的路加傳第二章的思想，極爲酷似。此種融合，惟其極爲顯著，從而又可推定：此兩者乃都由所謂「希臘主義」的共通思想之源泉，而發生的了。

此種在東方的奧古斯庇的崇拜，未幾竟好像成爲西方的同一現象之模範了。其時代，則爲奧古斯庇的直接後繼者奇別紐斯之時；至其地點則仍不在羅馬，而在西方的地方，將現在皇帝崇拜的拜壇，開始設立的，即爲今日法國的里昂地方。從而羅馬的皇帝崇拜之風，遂發生了。但此種崇拜，又似乎先由地方駐屯的羅馬軍隊而起，因之成爲盛行的。原來當時的軍人，係將現在治世的君主，視若神明，於其陣中，設立拜壇，而禮拜之的。質言之，他們實將現在皇帝，和爲羅馬之守護神的糾皮特同一而視；而將爲代支配者的希渣爾，即認爲現世的糾皮特之化身。像這樣地希渣爾，糾皮特的混合崇拜，竟成了東西統一的羅馬帝國，即希臘羅馬渾一社會之官僚的宗教中，最爲必要的崇拜了。但當皇帝崩駕，新君繼立之時，羅馬人，必先考察其先代的人格，和其治績。假使認爲無足永久地崇拜爲神的時候，則舉行其所謂「由神位貶奪之式」以昭示天下。這

正是實際的現今的羅馬人的行爲。

要之君主崇拜的起原，實可認爲係由希臘都市國家的墮落，以及其守護神的稜積之衰微，有力的個人之出現，東方風的君臣關係之輸入，人民的政治上自信心之破壞，即他力本願心之興起；倘從壞的方面說來，即爲由臣民之諂諛迎合等項而起。簡言之，君主崇拜，乃由所謂偉大的個性，得以神化的思想及其體驗，而成立的。

第二十四節 知識階級的宗教

和以上所述的君主崇拜，以及次節所要敘及的爲一般人民之宗教的合同多神教，最能爲顯著的區別的，乃爲知識階級的信仰。蓋彼等最歡迎斯多噶哲學，以爲依其教義，則世界即可被支配於一種法；而此種世界法，即爲世界的秩序之人格化，亦即爲神明。此種思想，又可稱爲哲學的萬有教。簡言之，即得以歸着於基督教之宗教的博愛教的東

西。但此兩種宗教，其行徑乃正反對。基督教乃先以神爲唯一之物爲基礎；因此其結論，遂以世界爲一。反之斯多噶派，則以世界爲一；因此故其顯現而爲神明。換句話說，世界的秩序，爲神；陰陽之調，四時之正，都可認爲神的作用。而且斯多噶哲學之和基督教相異之點，乃在爲社會上層的知識階級所歡迎，其風悠揚不迫，而缺乏對於社會民衆的教化之熱心。實言之，即缺乏實行力的一事。當此派初起之時，實較多馳於理論的方面，而忽於實行，却爲事實。但到了爲羅馬的知識階級之間，所歡迎而後，則多少地較偏於實行的方面，亦爲事實。彼等對於在古代世界，爲路上說教者的基利克派，固然曾經加以卑視，且譏爲道學者，而付之一笑；但到後來，隨羅馬社會的道德改善的要求之聲，逐漸增高，彼等遂亦自然地承受路上說教者之風，而至於以道德的教訓之宣傳，認爲較大的必要了。於是斯多噶派的後期的學者，遂較之初期的人人，顯著地成爲道德的宣傳者了。

試就羅馬帝政時代的斯多噶派以觀，例如：羅馬人 色列加 Seneca 希臘人 耶皮苦帖

斯，即屬此類。茲因以色列加在文明史上，實有其獨特的位置，故略加一言。他似乎出生於基督的紀元前後，而和基督教之事實上的創立者聖保羅，完全同時，乃西班牙地方的羅馬人，而為糾尼亞家最後的皇帝列洛的師傅，後來昇為大臣的人。從他的出身，教育，境遇，說來，都充分地嘗過了世間的辛酸，享過了天下的快樂，而為最富於常識的學者。因此遂創立一種道德教，而遺留於世。當聖保羅，對於小亞細亞的人民，周遊廣說其一神教的博愛的世界教之時，以色列加則正於羅馬的上流社會之間，靜悄悄地以其哲學，演講人生之道德的進步。所謂哲學，乃為對當時宗教的希臘人之語。因此以色列加的哲學，即為宗教。而他的宗教，又頗類似於基督教。在他的書簡或論文中，所記述的種種格言，例如：「無慾者最富」之類，最能證示此說。不過以色列加的說教的對手，非如被說於基督之福音的民衆，而為羅馬的上流社會傲慢的貴族罷了。而且他所說的對手的社會，極為狹小；又在說教者的自身，和被說的對手，其熱誠都不曾充足。原來他的究極的目的，乃在教育年少的列洛，進入於聖賢之道；從而使之舉其數世紀來，希臘的先

覺者所理想的哲學的政治之實。皇帝列洛的治世的前半，所由成爲羅馬帝政的黃金時代之一的，其在精神方面，實爲這個指導者的努力之賜。然而他的高貴的弟子，稍長，頗爲不肖，即刻地背反了師的道德教，此爲世界周知的歷史。由是以色列加遂被罷免了。且由是而竟賜死了。

就以色列加的知識方面說，實爲當代的巨擘。但他却又非如尋常一樣的哲學者；他深深地注意於實際生活，又長於貨殖之道；從而由當時羅馬上流社會的習慣，竟蓄積了非常的財富。在此種知識和財富方面，卓越一世的退職大臣的境遇，實不得不謂爲特別。當時有名的諷刺詩人糾越那爾，曾經說過：「當列洛晚年，馳於暴虐，而失民望之時，假使聽由人民自由地選舉賢能，則代列洛而被推於皇帝之位的，當非別人，必爲以色列加其人吧！」實在的，據出現於同時代的塔西斯的「羅馬史」所載，乃明記着：在當時一部分人士之間，竟有過擁立以色列加的計劃。

然則當以色列加時代的知識階級之宗教的憧憬，實爲明哲的政治家，統治滿天下的一

事，亦即爲知識的世界政治。換句話說。「希臘主義」哲學的理想，乃依實際主義，實用主義的羅馬人，竟能應用於帝國的現狀；而且此種憧憬，或者已成爲將要實現的狀態了。當隨着列洛的橫死，而有過一時的內亂以後，羅馬的天下，遂再被統一於弗拉玉耶家之下。由是羅馬的社會，再次引起健全的反動，而成爲上則概爲善良的君主，前後相繼，次則依養子制度，而有德的皇帝，藉以出現了。所謂養子皇帝，即杜拉耶魯司，哈特里亞魯司，安特紐司表斯，馬克司俄列紐司，安托紐司等都是。就中到了最後的馬克司俄列紐司，安托紐司的治世（一六一——一八〇），所謂知識政治的理想，實已達到了絕頂，他又爲羅馬的斯多噶哲學者中有名的一人。其所著「靜思錄」，在今日猶爲修養上所愛讀書之一。

蓋就羅馬帝政最初的二世紀間的思想以觀，概以國家爲公共之物，不可私有，而以最能近於神明的有德之士，以當統治之任，且爲國家及其人民的第一公僕，從而貢獻於人生的進步，藉以造成完全圓滿的世界。此種理想的潮流，既於帝政的開祖奧古庇斯所

努力的「元首政治」Principate，略示以髣髴了。次則於如前所述，以色列加的道德教爲標準的政治，頗能顯著地認知；而其最爲高潮的，則爲紀元後二世紀的後半之始，卽馬克司俄列紐司的治世了。原來這個君主自身，對於賢人政治的理想，而欲實現的希望，極爲濃厚。惟於許多的天災人禍以外，加以在帝國的邊境，又有北方的野蠻人侵入之騷擾，從而皇帝竟崩駕於多羅河畔邊防的陣中。至其後繼者，又大半爲不肖之徒；於是所謂明哲之天下統一的理想，遂忽爾銷聲滅跡，天下遂由此而亂了。

要而言之，爲「希臘主義」的知識階級之宗教的哲學的道德教，風流入於羅馬的上流社會，和其政治的世界主義，結合提攜，而以理想和實際的統一爲目的的了。及經以色列加以至馬克司俄列紐司，遂形成了此種統一運動的最高點了。

第二十五節 人民的宗教 合同信仰

當此時代，所謂君主崇拜，却成爲國家的宗教了。原來在昔希臘的都市國家時代，國家的宗教，即爲市民的宗教；而今在「希臘主義」時代的社會，却不能那樣地了。何以故呢？蓋市民即國家之實，早已破壞無存；所謂市民，既未必關與於國家的政治，又不肯爲國家所犧牲；彼等各個之間，毋甯要求其各自的生存權了。昔時的國家即市民之宗教，凋落而後，爲國家之宗教的君主崇拜，既已代之而起，於是同時個人的宗教，自不得不出現了。故在民間，則於威稜既已墜地了的古昔諸神之外，其他之新而有德的諸神，遂爲其所要求了。隨而一種羣衆心理的廣爲流行的新神，出現於世，亦自爲自然之勢。此即對於國家的宗教而爲人民的宗教。

繁榮於古典希臘的豫言之神亞坡洛的威稜既衰，於是存於埃及沙漠中的亞猛利司的神威，遂被一般人所信奉了。從而可知在神明方面，亦不免有此種顯著的榮枯盛衰了。

試將在「希臘主義」的開始，最爲流行的諸神，列舉起來，則最先不得不屈指於所稱爲基別列 *Kybele* 或大母 *Magna mater* 的淫樂女神，基別列，起於托拉基亞，大母，則

爲屬於小亞細亞；實則兩者乃爲同一種類。至在小亞細亞的希臘人殖民地之市的有名的女神亞爾特米司，亦被視爲同一。此外如希臘的酒神巴弗司，固然有男女之性的差異，但亦爲同一種類之神。

其次，所謂色拉皮司 Serapis的通俗之神，亦很流行；但其起原不明。或云起於小亞細亞地方，或云係從尼羅河畔的古神俄西里司，轉化而來。惟由吾人所確實知悉的說來，乃在希臘人征服埃及以前，既已土著於尼羅河畔，而繁榮其間了。而且深信係由古埃及之神俄西里司和亞皮司兩相結合，而成爲色拉皮司了的。

較色拉皮司稍後，有稱爲米托拉 Metra神的，亦曾流入於「希臘主義」的世界，大爲盛行。此係從波斯的竺洛亞司塔教，轉化而來。原爲陰陽二元教的陽神所顯現的光明之精，經過敘利亞而入於小亞細亞，再由小亞細亞，經過多羅河及萊因河，而流入歐洲。在當時羅馬軍隊的駐屯地方，概能發見其遺跡。原來此種崇拜，最爲軍人所歡迎的緣故。

像這樣地將流入於「希臘主義」世界的東方諸神，及其崇拜，列記起來，實在不遑枚舉。但有一事須注意的，即吾人對於此種東方諸神的流行之原因，除掉如上所述，乃為希臘固有的諸神的衰微以外，在東方的宗教自身，又自有一種固有的強味，存於其中；從而成爲東方諸神之流行的大原因了。

蓋阿靈坡司的宗教，僅爲國家，都市，國民，種族的宗教；至東方的宗教，則爲經過幾多的洗鍊，超越於此等以上，而爲世界的同時又爲個人的宗教。東方宗教所形成的教團，既無國民國家的差別，又無貧富貴賤的懸隔；無論是王侯將相，是臣妾奴隸，都可加入，毫無何等的障隔。此爲宗教方面的較任何爲強的強味。此種強味，又賴存於宗教之內部的力，藉以維持增進。所謂內部之力，非他，即第一：和樂人民的感覺感情，第二：滿足人民之理性的要求，第三：給與人民之心以很大的慰安，諸點。

和樂感覺感情的方法，爲密儀 *Mysteries*。密儀的內容，因屬於會員的祕密，不得傳知。而且當羅馬的末葉，多神教衰亡，而成爲基督教的天下之時，關於此類的文獻遺跡

遺物，大半被基督教所毀壞；吾人只得僅賴殘餘的文獻遺跡遺物，略示髣髴而已。所謂密儀，大概係將所有的感覺，都加以刺戟的方法。即一旦將信者陷入于恐怖和悲哀的深淵以後，更從而救濟之，使其轉向于希望和光明之路，由是遂昇於歡喜的絕頂的一種方法。此種主觀的狀態，又非單賴外部的方法，而由東方的諸神所固有之感情的神話，因而促進其信仰和同情，實大有力。何以故呢？原來阿靈坡司的諸神，固係于此花花的世界，永久地營度其不老不死的生活。而在東方的諸神，則以為各個都有其固有的苦惱；故其生活方面，遂惹起了多感多趣的變化。質言之，即彼等遲早必當死亡，因為死亡，故再蘇生，于此乃有宗教的妙味，存在其中。例如俄西里司之神，原為埃及的生產之神，後竟為亂暴而破壞的兄弟帖夫斯所殺害了。俄西里司之配伊希司，大為慟哭，乃依禁厭的方法，而呼回俄西里司；俄西里司，遂因之復活，而成為未來的世界的主人公了。惟其為含有這樣的神話的東方諸神之密儀，故當此時際，一般信者，實隨神的悲哀而嗚咽不已；及至已死之神，蘇生而後，神的新生活開始之時，又共嗚于神的喜悅，而

感受無極的歡樂。

阿靈坡司的宗教，與其謂爲神話其物，毋甯是在利用神話，而製作出來的諸神之藝術美方面，持有一種之力，此卽希臘固有的宗教，所以又名藝術教的地方。及至東方的諸神，流入于「希臘主義」世界而後，遂先和希臘的藝術相結合，于是又成爲美妙而清新的形相，而顯現了。這是所以能夠更一層地訴于希臘羅馬的人民的感覺，而迷惑其心的理由。

其次關於經理性的滿足方面，有如下述。希臘人原自有其哲學；但所謂哲學，對於一般人民，卻過于高尚了。阿靈坡司的諸神，固還存在；然既和時代精神，相去頗遠，在人民的理性方面，殆早已成爲無甚意義的了。原來在這樣地高尚的知識的文化之社會，竟有這樣地類似兒戲的宗教，長久存在的事，實爲古今東西所稀有的現象。因此無論如何，不得不發生宗教上的革命了。當此時期，適有東方的諸神出現，從而滿足人民的理性了。就東方的文明以觀，宗教實較其他的事項，占有優勢的位置，因而形成其文

明的特徵。東方的宗教家之對於其世界，正如歐洲中古的僧侶一般，殆爲唯一的學者。在東方言及學者，必爲奉職于神殿的人；東方的學術，乃研究于其神殿之內；從而一般人民，亦被啓示于神殿之內了。在東方，并無科學和神學的區別；無論天文，數學，歷史，文學，以及一切的學術，都係僧侶爲其宗教之故，所造成的。例如，天文一科，乃起于爲巴比倫之最古的開化地方的加爾德亞的宗教家，從紀元前七世紀，亞西里亞的末路時代，發生了顯著的進步以後，遂盛行於巴比倫，而成爲一種學問體系了。據此種研究的結果說來，天體的運行，實影響於現實世界；從而吾人各個的運命，乃依其所出生的時刻的星座之關係如何，尤以在此瞬間的天界的十二宮遊星之位置如何，而爲決定。因此遂以爲觀察天體的運行，卽能占定人生的運命，或對於將來的發生事項，而加以預言。此種學風，在「希臘主義」時代，係由倍洛梭司所代表。他原爲巴比倫的一祭司，深通古代一切的學問，後乃遊歷西方，在雅典滯在頗久；因之此種學問，遂於當時流傳於希臘人之間，以希臘人而行占星術的頗多，後又轉而流入羅馬，極爲社會所重。在羅

馬地方，對於一切從事占星術的人們，不問其國籍的如何，總稱之爲加爾德亞人的，乃係以此種學問的出所而得名。此外又或被呼爲數學者 *Mathematici*，這是因爲彼等常以數字計算天體的運行，其結果，遂以簡單的數字，表現出來。從而竟將數字的本身，視爲神聖的緣故。

最後就心之慰安而言，希臘羅馬的宗教，乃爲市民之國家生活，或法律生活的宗教；而且各種神明，于國亂或戰爭之時，并不示以何等的正義宛然和人生的浮沉，毫不相關似地冷淡。東方的宗教則不然，實爲個人之心的宗教。以此心的之故，遂輸入了兩種新的方法。其一，爲依神祕的方法，而償罪障；其二，爲由信仰的報酬，而使信者向慕未來，因之將其生活，歸于不老不死。原來未來的思想，在古希臘人之間，并不發達；而將此種思想，大爲發達，進入于高尚的理想化，而成爲人民所憧憬的中心目的的，實爲「希臘主義」時代的東方的天界思想輸入之結果。東方人依其發達了的星學的知識，想出天體的世界；以爲人類的精神，和心靈，都由天體而發生，通過天界而向下界

降落，從而入於人身，故人死以後，則其精神和心靈，乃再通過天界，而復歸于天體。此種思想，和「希臘主義」時代的希臘哲學，又有相互的關係，因感受此種思想，從而哲學亦為之變化了。例如斯多噶哲學，將天地的秩序，視為一大理性，而認之為神，以及新柏拉圖派，將世界視為有無數的上下積層，從而為大小的精神所磅礴的地方，這都是根據東方的思想而來，或者至少亦係感受其影響所致。在當時的民間，因為東方的思想，極為流行，竟成了社會的信仰；從而應此社會的信仰，加以解釋，而給以體系的，即為同時代的哲學。同時東方的思想，亦採取希臘哲學之所謂理性心靈的思想，和其論理的方法，而將自己的組織，歸于大成了。據當時傳說：則係將吾人分為身心二者；一方為身體，他方為精神。精神又分而為生命和理性二者。身體由地而成，生命由月而來，理性由太陽而來，及至死亡，則各歸原處。此為奉行米托拉的崇拜者所最樂道的。但是此種思想，因一時滿足了一般的人心，而在更一層地沈於深思者，却仍有所不足。何以故呢？依進步了的思想說來，日月乃係被創造的東西，並非創造者；隨而一般星學

者流所崇拜的，即爲此種造物，而對於造物之主的自身，並未崇拜之故；於是人心更希求高遠的了。彼等遂依當時觀測上所最知悉的七個遊星，從而想出七星界，而以其上更有最高的天界，精神則出於此天界，而順次地降下七界，於此遂感受各星界固有的性情，而達於地，遂成爲人。及至死亡，則其身體附於地上，從而自然地將來降時所經由的道程，逆而上進，順次通過七星界，而將自家的性情，歸還於舊主。即還生命於月，還物慾於水星，還戰爭性於火星，還愛慾於金星，還知識性於日星，還功名心於木星，還獸慾於土星。由是精神乃脫離一切的性情，而歸住於原來的天界，於此而享受其無始無終的歡喜。此爲古代宗教的思想之極致；惟其如此，而人心遂全然得到慰安了。

要而言之，進入於「希臘主義」時代而後，希臘人因爲不滿意於自家的阿靈坡司的諸神，遂將東方的諸神接受了。原來希臘人無論是自家的神，是東方的神，都認爲自家之神，而輸入於羅馬了。故希臘人，實爲一切宗教的紹介人。彼等又將東西的諸神，合而爲一，而試行其相互同化了。由是所謂諸神爲一的思想，發生以後，從而由斯多噶哲

學和天界思想，遂至認天地萬物，都爲一神的表現了。羅馬自統一全世界，而成爲東西八百萬神之聚集的混合多神教之大都以後，於是當奧古庇斯的治世，竟建立了合祀一切諸神的，所謂「萬神殿」，實爲有名的事實；至今猶爲七丘上都市之雄大的遺物之一。此種建築，由精神上宗教上說來，實不得不謂其爲當時代之風潮的合同信仰的表現上，一種絕好的紀念物。

第二十六節 耶穌基督和聖保羅

關於基督教自身的敘述，原非本書的目的；茲僅就其教祖及其有力的傳道者，而指示其所觸於爲吾人之主題的「希臘主義」的中心點之處，則吾人的目的，即可滿足了吧。

吾人最初從世界史的記憶所喚起的爲耶穌出現的環境，即圍繞於其四周的時代的空

氣。

第一在猶太國民之間，從古以來，即有救世主出現的豫言，流行於世。乃最可注目的事。所謂救世主，在猶太語謂之「Messiah」，在希臘語，謂之「弗里司特斯」。究其語義，乃指爲用神怪的油所灌頂了的而言。質言之，即被神所選出。承受神命，從而能以其偉大之力，救濟國民的不幸的人。及到了「希臘主義」的理智之風，吹徧世界，羅馬的鸞幟，雄飛四方之時，在此種素以從唯一的真神所選拔的唯一的選民自負的猶太人之間，而其國民的道德，和政治上獨立，竟亦顯著地瀕於不安的危殆的境遇了。但是當此苦境，而上述的大希望，更一層地進而爲熱望；由此熱望，又凝爲一大確信，又或發爲狂熱的妄想；遂使像彼等這樣地蕞爾小國的人民，竟努力反抗於羅馬的支配，而且前仆後起，以迄最後爲止，撐持其惡戰苦鬥了。實在說來，當耶穌出生的紀元前後，在彼等間，自稱基督，以適應國民的希望，而開始其宗教運動的人，實不啻一再發生了。

第二：猶太人的本國伯列司期拉，從亞力山大大王的侵入，到耶穌出現爲止的三世

紀之間，感受「希臘主義」風諸君主的支配，從而希臘人所經營的希臘風之市，亦很多地建立於其地方了。其間最後的一世紀，因於此地全歸爲羅馬人的政治上勢力範圍，於是發生了希臘和羅馬的混合文明，即猶太人之所謂異教的勢力之優勝。而據傳說，則以耶穌係出生於在此期間的末葉，即猶太的黑洛德王的晚年。這個君主，最能順應時勢的潮流，從而和羅馬相結托，布施其希臘羅馬風的政治，建立宏壯的宮殿，劇場，改築神殿，而度其榮耀繁華的治世；故在猶太，竟被稱爲大王了。究之這個大王（黑洛德），正爲希臘風的羅馬時代的好發現之一了。

第三：猶太人，從古以來，即被稱爲「離散」的國民，而同時却又爲鞏固的國民的一神思想所結束；這是值得注目的事。當紀元前八世紀，受亞西利亞王國的侵入以後，爾來八百年間，彼等遭蒙了種種的不幸，從而屢次地不得不投出於外國，散之四方了。彼等的最大多數，係集中於爲「希臘主義」的兩大世界的亞力山大利亞和安其俄基亞，自不待言。及羅馬興起以後，彼等又自然地被牽於此新勢力，而散在於西方，尤其最多

集中於齊白爾河畔了。惟其如此，彼等的本國，因屬蕞爾小國，而其國民，却為散在世界上的人民了。加以彼等在知識上，商業上，殊為秀挺；尤以國民的信念和操守，最為堅固，實持有在他民族所不可得見的強味。彼等中的大半，固因父祖以來，久住異國之故，而忘掉了其固有的國語；但同時却習用了為當時之世界語的「希臘主義」時代的希臘語了。而且彼等又將為其國民之根本的一神教，以及和此不可離的國民的舊慣，死守不忘；隨而思慕祖國之念甚深，對於耶路撒冷的神殿，竟寄付其各自的收入十分之一，不啻惟是，又將自己的宗教，傳布於所在的異教徒，熱心地使之同化於猶太國民風。要之當紀元前後的猶太國民，在其「離散」，教育，以及傳道的熱心諸點，實為世界的；同時在其嚴守根本思想，和習慣諸點，又為當時具備了唯一無類的國民的特性。換句話說，猶太人實為將其國民的一神教，維持傳布於全世界中的狂熱者。

此種傳道的熱心，未幾遂移植於原始基督教的傳道，而成為資用於弘布的原動力了。

在此種層層有意義，有特色的雲圍氣之中，耶穌遂出現了。他竟被稱爲人所仰望着的基督，不，實爲真正的基督了。原來他的生涯，并未曾出過其所生的故國帕列司期拉一步以外；他最初說教的地方，係在當着隊商通路的喀里列亞湖畔的市邑之間；惟于最後之時，到過耶路撒冷之都而已。他死時不過三十多歲，在他的生涯中，爲歷史的所能確知的事實，僅爲當羅馬第二代皇帝的治世第十五五年（紀元後二一八乃至二一九年），年僅三十歲的前後，公然說教的一事而已。至其以前的生涯，則不能得知其確實的年代的史實了。

耶穌之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僅不過爲在帕列司基拉的小天地，脫却了猶太國民的形骸，而以依個人的心內之內省的信仰，而達于神人交通的境涯，爲目的，從而播植了博愛的世界教的種子而已。固然，就是這樣，其在宗教家方面，既已具備了充分的價值了吧。但是爲他的普照天下的福音之光明的教義，在他的生存期中，却還未曾波及于帕列司基拉以外。真的，無論是羅馬的官吏，是希臘的學者，對於耶穌的生涯，殆毫無何等

的報道，遺留于世。他（耶穌）在立于羅馬帝國的公共社會的人人目中看來，亦不過視為和流行于「希臘主義」世界的路上說教者一般，而無一顧的價值罷了。質言之，他不過在羅馬人之間，於稱為「被磔了的梭非斯特」的卑名之下，所微微稱道着的一個無名的英雄罷了。

像這樣開始極微的基督教，所由進入於真實的世界征服的，既非在耶穌的生涯中，亦非從耶路撒冷，更非從帕列司基拉；乃在耶穌死後，他的使徒們，以安其俄基亞為根據地，從而對於古典希臘以來，在古代世界的宗教生活上，具有很深的因緣的小亞細亞，以及附近的「希臘主義」世界，開始傳道以後。此等使徒中，最有功勞的，不待言，乃為聖保羅。他固然受過猶太人的神學的教育，但非耶路撒冷的出身；乃如出生於在敘利亞和小亞細亞的境界的基里基亞地方的一市塔爾梭司，而以製造天幕為生業的人。塔爾梭司，原為「希臘主義」的繁榮之市。他自然受過充分的希臘教育，且具有羅馬的市民權，又為通曉世界大勢之現代的紳士；他忽而一時悔悟，竟歸依耶穌的福音。

了。因此他遂以安其俄基亞為起點，屢屢巡教於馬基頓，希臘，又和西方諸國的人士，廣為交接。其中最可注目的，為他的主要的傳道地，乃在小亞細亞的一事。這個地方，原為古代偉人之神化的萌芽，又為天主崇拜的起原之地，在最近則為奧古庇斯的降誕，視為福音的開始，從而歡迎的場所。此種希臘風的地方，乃最先被化為保羅的行教之所，實為自然的趨勢；而且對於基督教的發展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保羅屢屢安全地，旅行於東部地中海方面，又屢屢免於異教徒或頑固的猶太人的迫害，而得以自由地巡教的，固因其為羅馬市民權的帶有者，有賴於羅馬官吏的政治上保護，自不待言；但他所負於因他自己根據於希臘風教育的希臘語，和希臘的學問，從而接觸了最富於希臘風的人民的事情之處，亦是很大。

原來在原始基督教之內，從其祖師以來，既有兩個異分子，互相對立了。一為猶太的，一為世界的。前者為國民的，後者即以「希臘主義」為代表。基督教徒之熱心於傳道，所負於猶太教徒的傳統，固然很大。但因和猶太人有關係之故，遂被疑為受此國民

的政治的狂熱，而有破壞羅馬的政治上秩序之嫌。此種嫌疑之所由起，即在猶太國民的中心地耶路撒冷。蓋在此地方，常有猛烈地反抗於帝國政治的運動。當此世界的諸民族，幾全犧牲其國民性，而忍從適應於世界的大勢的時代，惟獨此地，乃頑強地示以不肯撤廢其自家之國民的障壁的活例。因此雖有基督教徒的千萬言的辯解，竟未曾奏其寸功了。及至聖保羅死後的未幾何時，乃發生了一大叛亂，到了紀元七十年，耶路撒冷，遂被羅馬軍所征服。從而為猶太人之國民的信仰之中心的神殿，亦隨之全然破壞；竟成爲最後的猶太人的離散，因而完成了永久的一「離散」之哀史了。由此一大改變，基督教，遂完全除去其猶太的國民的色彩，而使之成爲純粹的希臘風的世界的宗教了。而且如上所述，羅馬帝國對於任何的信仰，任何的教說，只要服從羅馬的支配，不至有何等政治上秩序的擾亂，莫不出以兼容並包的保護政策。此種政策，在紀元最初的三世紀之間，遂於暗暗之中，對於新興之一神的博愛的世界教，加以庇護，而助成其傳播；因此遂使基督教，隱然地成爲一般人民社會的一大勢力了。

第二十七節 福音書及神學的成立

所謂「福音書」，不待言，即爲馬太傳，馬可傳，路加傳，約翰傳，四書；實占「新約全書」開始的約三分之一，而爲耶穌的生涯之中心史料。但其內容，乃係以耶路撒冷的陷落爲前提，而寫成的。故其完全成功，當屬於紀元七十年以後，較之保羅自己所寫而收於「新約」書中的書簡，使徒行傳，遙爲以後之作。換句話說，即保羅所寫的東西，實成於「福音書」以前。故對於耶穌的生涯，實爲較古較確的證典。要之四福音書，都決非單一人的作品，乃隨基督教教理的發展，而次地對於從來的傳說，加以修正，遂成爲現今之形的作品。

何以言之呢？「福音書」的內容，和其發生的時代，實足表示「希臘主義」的勢力之強大；而且原始基督教方面，又從自家的必要上，自然地須藉「希臘主義」的宗教，

哲學，文學的援助，而與之調和，其痕跡，極為顯著的緣故。

首先要問的，即「福音書」中，對於耶穌的生涯，究係如何地記載着呢；正如一般人所知道的，拿渣列的工人約色夫 Joseph，其未婚妻的瑪利亞 Maria；當瑪利亞還是處女之時，一日感於神靈，而成孕了。適以大王黑洛德之命，奉行民間戶口財產之調查，因此約色夫和其未婚妻，乃歸省於故鄉倍特列黑母，而出生於瑪利亞之腹的，即為耶穌，故耶穌乃神子。云云。

但是歷史上的耶穌除掉為拿渣列的工人和其妻之間，所生的肉身之子，而為當時所出現的許多宗教的人物之一人，亦即行教於喀里列亞地方的一個無名的英雄等以外，別無設想的餘地。總之他仍不過為一肉身之人。關於此點，即由「福音書」所記述的關於他的幼年時代的傳說，亦可證明。

然而他的一般弟子及歸依者，却不得不認他為猶太國民所多年熱望渴仰的豫言者，不，實為救世主了。惟其為救世主故，又不得不將他，被化為古時尊貴的希伯來王達比

德David的後裔；又因此必要之故，遂更將耶穌之父拿渣列的工人的祖先，作成很長的系圖，而將他的血族之流，得以遠溯於達比德了。因此之故，又感於耶穌須出生於達比德的故鄉倍特別黑母，較爲尊嚴了。隨而又發生了他的母，有伴隨其父，旅行於倍特別黑母的必要了。以上傳說的發展，似乎最能適合於猶太人的思想。因爲如此，則好像耶穌方成爲尊貴的血族之身，而爲猶太國民間之真正的豫言者，救世主了。

但是僅止於此，則耶穌仍爲人類；既非超自然的人，更不能成爲神的兒子。原來在猶太人的根本思想，以爲神和人之間，實有本質差異；二者之間，實有到底不能相越相通的深廣的鴻溝存在。彼等以爲豫言者是人，不是神；神人之間，宛然有如天地的差別，乃全然不得相互融通的。因此在猶太的傳說，則以耶穌不過爲達比德的子孫，而爲神所特別選定了的有力者而已；并非爲任何的神。質言之，他仍爲一個肉身之人，僅不過極爲優秀而已。像這樣地單爲地上的人類，乃一躍而化爲天上之神的事，在包米期克的宗教思想之上，實所未見；而在猶太人，亦到底不能作如是想了。

而能補充此種非常大的缺陷，從而執行了助成基督教的教祖之神化的任務的，即爲「希臘主義」。就希臘風的觀念說來，人類的神化，正如所現於君主崇拜的一樣，乃極普通之事，而且實爲古來所屢屢體驗着的。「希臘主義」世界的人民，倘既以耶穌基督，視爲救世主，從而信其將必齋來不可言議的大恩惠以上，則在僅以其爲肉身之人的時候，必大有所不足。於是彼等無論如何，不以之神化不已；從而原有的傳說，遂再發展於新生而了。即以爲耶穌之母瑪利亞，僅僅許婚而已，實爲清淨無垢的處女；她並未爲何等的肉體所污，而依神的精靈受胎了的。云云。此外又加以容納猶太人的設想，而與調和；乃將從達比德到耶穌爲止的血統，由其父約色夫移於其母瑪利亞，於是瑪利亞，遂成爲達比德的後裔了。要而言之，所謂某偉人爲神之子的傳說，原爲「希臘主義」的思想，由是乃移植於耶穌，而適用之了。

像這樣地神話的形成，最爲適當的地方，不待言，當爲敘利亞及小亞細亞方面的希臘人，和準希臘人的住地。質言之，即爲聖保羅之世界傳道的中心地方吧。此等地方

的希臘人，實將耶穌用亞坡洛之形表現了。彼等又將原始基督教的信仰，易置於「希臘主義」風的思想了。又因為耶穌神化的傳說，係被彼等之間所形成的原故，從而將彼等賴為惟一無二的股肱之當時的基督教會，遂除掉採用彼等所愛好的傳說，而加以認可，且以之視為自家的根本教理以外，別無方法，而又以此最為便利了。

基督教會，排斥古代世界的合同多神教，由是起而代之，竟成了氣蓋一世的思想之府的事，固為事實。因此教會的歷史家，遂以教會自身，征服了異教相誇耀着。但是立於世界文明史的見地，靜觀起來。又得下以結論。即古代世界的異教文明，於其爛熟之夕，實將自家傳來的宗教觀，移植到將要興起的基督教會了。如此說來，與其謂為基督教會，征服了異教，毋甯說是異教征服了基督教會吧。

此種征服或被征服論，姑置不問。就以上所說的看來，原始基督教當從事於自家教祖的傳說改造之際，遂造出了兩個定說了。第一：為猶太的基督教徒的思想；正如「福音書」原來所說的一樣，即耶穌為達比德的後裔，而且為人之說。第二：為「希臘主義」

的信徒的思想；即耶穌爲神所生，亦即爲神的自身之說。此二說法，實明白地冰炭不能相容；於是由此等定說的矛盾，遂發生神學上的爭端了。精神派，則主張基督係與神爲合一同一的人格；理性派，則倡道基督僅爲類似於神的肉身之人。彼此各執一說，兩不相下了。但此種爭端，究如何地得以調和呢？此種關於基督的性格之教理上問題，正和教會對於帝國的政治，究宜如何調和之行政上問題相並，而爲原始基督教通乎最初的數世紀之間，所遭遇的兩大難關。

教理問題，乃用兩個方法，得以解釋了。其一，爲和行政問題相聯關而統一之了。迄今爲止，教會因亦漸次地接近於帝國；而帝國方面，在紀元後四世紀，君士但丁大帝以來，亦伸其保護之手，而接近於教會了。實言之，即當此時，帝國遂遷都於東方，而化爲「希臘主義」風的專制帝國了。從而帝國遂以此種新興起來的統一權力，對於教會，加以公認保護。當初僅不過以之和異教，置於同一的位置而已；但到後來，乃排斥一切的異教而奉爲惟一的帝國宗教了。當此時際，帝國復提其統一權力，以促教理問題

的解決；於是屢開教會之世界的大會議，竟使之議決一種根據於精神派的主張之教理了。從而帝國乃勵行此種教理，藉以確定了其為帝國的宗教了。此外凡和此種公定的教理不一致的，都視為異端，而排斥於帝國以外，不得再受何等的保護了。

至其他的方法，則因為欲由思想上，以求教理上的解決之故，遂利用了「希臘主義」的思想，文化，所提供的利器了。質言之，即當此期間的希臘哲學，有所謂新柏拉圖派發生了。據此派的持論，則以全世界分為精神和肉體兩者；而人生云者，係以解脫肉體，而導入於精神為目的的。此種思想，頗為東洋的。意謂在世界的最低層，則最為劣等的精神最多數地存在；由此逐漸升高，則逐漸較為高尚較為少數的精神，存在其間；及至最高點時，則僅有唯一的最高大的精神，而和宇宙的大精神，合而為一；其狀宛如埃及的金字塔一般。究之此種哲學，乃係將流行於羅馬時代的社會之民間的合同多神教，以及由此而生的多數鬼神的存在之迷信，從而加以哲學化了的東西。換句話說，即對心此類迷信，附以理由，從而加以迎合，加以認可了的東西。今則基督教的神學

者，遂倚借其精神之說，而利用之了。就中又將所謂大精神，爲之換骨脫胎，從而稱之爲神怪的精靈，卽所謂怪靈，再將此種怪靈，結附於神的父，和神的子基督；以爲神父的本體，係以爲神之活動的怪靈之力，自然地流露於外，而成爲神的子基督了的。惟其如此，故神父，聖靈，神子，三者，都由一體而出，卽所謂三位一體是也。此種神學上的說明，和以上所述，在帝國政府的保護之下，所確定了的精神派的教理，自然是相互脗合而無間了。

於是在紀元第四世紀的期間，基督遂建立了爲羅馬帝國之國教的基礎了。此種教會，在希臘語，謂之「加特力」Catholic教會。「加特力」云者，乃爲限定一定的方向之義，或可譯爲統一吧。至教會組織，在希臘語，則謂之「耶克內押」，Ecclesia。「耶克內押」云者，原爲支配古典希臘之都市國家的民會，在此則爲人民之共同的組合之義。

如此說來，「希臘主義」的哲學，自聖保羅以來，對於基督教的神學，遂成爲他山

之石了。此種哲學，固未必曾和基督教的神學，相互提攜；但在以其常爲異教的哲學，而立於敵對的位置，從而毫無間斷地刺戟了基督教的神學之一點，實大有歷史的意義。此種刺戟，在其存在而持續的期間，基督教的神學，遂被加以切磋琢磨，而繼續的發展了。然到了第六世紀的前半，利司基尼亞爾斯大帝的專制政治，將雅典的古大學閉鎖以後，此種刺戟，遂消滅了。從而基督教的神學，亦自然地一時歸於衰微了。

第八章 近代文化和古典上

第二十八節 古今的區別

爲本書之主題的希臘文明之世界的潮流的趨向，就大體言，實盡於古羅馬的天下統一時代；至其和近代文化的關係，原非本書的直接目的，亦非本書的職責。但對於現時世上的人生，倘不說到古代文明所及於現代的影響，則雖任何地將其文明條分縷析的說去，總覺不滿足吧！因此在最後特設此章，將近代文化和古典的關係，略加敘述。至此章所謂古典，所以不單指希臘文明，而爲廣義的古典的，乃因和希臘化了的羅馬文明，亦有時不能分離的地方很多之故。質言之，此所謂古典云者，並非單指如序論中所能說了的希臘之古代文明中的古典期的文明，乃隨普通所謂廣義的古典，而總稱希臘羅馬

全體的古文物而言。

然則所謂近代云者，果何所謂的疑問，亦自發生。我（著者自稱）以為人生的全歷史，只可分爲古今二部；而欲將從古代末葉，到今日爲止的約一千五百年間，人生所經歷的一切過程，統作爲近代而包括之。此種見解，乍看起來，似乎大胆而且漠然；但在世界文明史上，却立着最爲明確的根據。何以言之呢？

當日暮昏黃之際，白晝的一日，固已過去；及至度過夜半，則又將近天曉，從而其次的一日，又復天光明亮了。和此同一過程，古代的文明，正猶開始的一日之趣。當羅馬治世的期間，正如日已當午，從而不轉瞬間，却是近黃昏了。至其次的一日，即爲今日的文化。吾人現時的生涯，在此所謂世界文明的第二日上面，果占着如何的時刻，姑且不問；總之從被隱着古代文明之夕暮的暗夜之衣，通過乎黎明的曙光，而發生出來的，即爲近代的文化，却爲不可爭的事實。

至如以羅馬的末路以前，稱爲古代，從而將其以後，分爲中古，近古，現代的三大

期，固爲普通的世界史的區分法。但是倘將人生的全歷程，大大地加以達觀，則無任誰何，都將以分爲古今的二大別，認爲適當而不疑吧。實在的，即在悠久的古代，亦既爲序論所敍說了的一樣，已經經過了準於世界史的上古，中古，近古，現代，四大期的變遷了。此由經濟上看來，則「希臘主義」和羅馬的時代，實爲世界的資本經濟；至其以前，則爲都市的自足經濟；更前則爲一家的自給經濟了。再從政治上說來，則最初始於家長的國家；次則爲種族的國家，爲都市國家或國民的國家；及經過大國的國民之國家以後，遂於羅馬統一之下，成爲一大世界的國家了。更由思想上以觀，初則家族或種族主義，頗爲盛行；次則變爲都市國家或國民的國家主義；及到了「希臘主義」的羅馬時代，則個人的世界的主義，大爲卓越了。如此看來，古代史的自身，實爲一個完結了的世界史。換句話說，即一個有脈絡的發展，實貫流於古代史之中，而告成一個統率了的歸結。

出現於此種有統一的歷程之終末的古代文明的最後的舞臺，實爲亞力山大所開始了

的世界的文明，和希渣爾所代表的政治上帝國主義，二者的一大擁抱。換句話說，即「希臘主義」和「古羅馬主義」，兩相結合，從而成爲希臘羅馬渾一的文明社會之處，實爲古代史的最後之一幕。而此種世界的大社會，又將其間的「希臘主義」的合同多神教，被置換於順應了「希臘主義」的基督教，從而其自身，遂同化於希臘羅馬統一的加特力教會；在此瞬間，正是古代文明史的最後之幕，落下了的時候。

試再轉眼回顧於第二章所敘述的，從梭非斯特時代以來，所形成的古典的神話看來，則以爲古代文明的曙光，係開始於彼之「先見」由阿靈坡司的諸神方面，竊來火食和技術，以之教示了人間的一事。因爲此種無理的舉動之故，這個人間之神，遂觸犯了天神糾司的逆鱗了。於是他（「先見」）遂被阿靈坡司之神所捕，繫留於苛克茲斯山頂，感受諸神的打擲，從而蹴墜於托塔洛司的沒落之底，竟至幽閉及於幾千年之久了。然則所謂「先見」，實爲人間的文明的開基，而爲照耀人生之曙光的文明世界的祖神了。至由基督教文學的觀念說來，則以阿靈坡司的諸神，乃爲給與人文的發展以障害的自然

力，或暴力；「先見」的幽閉，實即人間的文明，被所壓服，從而純任自然或暴力所支配了的一事。原來如糾司一類的天神，大都是嫉妬極深而易怒，且頗粗暴，或急於復仇，或求為其犧牲，真可謂為可怕的暴君們；而吾人之間，對於此諸神，則只有畏懼，只有服從，而到底不可得而親近了。然在像這樣地諸神的支配，繼續了好久以後，而有救世主基督之出現的一事，對於吾人人生方面，實為最初的廣大無邊之愛的主的顯現。這個救世主，既占有了最後的勝利，實即幾千年來沈淪於暗黑之底的「先見」之復活，是為神之攝理，云云。

實在的，當紀元後四世紀時，希臘羅馬渾一的加特力教會成立以後，阿靈坡司的諸神，以及其他被古代世界的合同信仰界，所攝取了的，各種異教的諸神，所特有的神殿神域，一齊都被破壞，或為基督教的教會建築，所改造了。所有種種有祭禮，密儀，都和其他不近人情的習慣，同時廢止了。具有一千餘年間的紀年，和記錄的阿靈匹亞競技會，亦被停止了。一言以蔽之，則為古代文明衰亡的夕暮之鐘，已經碰打了。

於是在此古代文明的夕暮之中，新興的加特力教會，遂不得不担負兩層任務了。即（第一）：對於異教的古典文明，所遺留之疲困了的古教民，既不得不加以慰藉愛護；而同時（第二）：對於此種少壯粗野的新進人民之猛烈的侵入的人們，又不得不加以教化撫育。總之此時的教會，遂以圖謀此等新舊兩要素的抱擁渾融，爲其當面的天職了。由是而對照於古代之近代的生活的種子，遂被蒔於其間了。所謂新要素云者，即在東爲斯拉夫諸人民；在西爲日耳曼諸人民。當此之時，當做流入於古羅馬帝國之內的，一切文物的維持者加特力教會，遂分爲希臘風和羅馬風的東西兩方面；從而各自迎其新來之粗野的要素，而加以同化，加以抱合了。其結果，出現於東方的，則爲希臘風的斯拉夫的文明社會；出現於西方的，則爲羅馬風的日耳曼的文明社會了。此種發展，即在今日歐洲文明的分野，還大體可以證示而有餘。

然而自此以後的西洋文化的發展，却繫於在西方的羅馬風日耳曼風文明的運命了。蓋在當時，所謂暗黑的中古時代，西歐之空，而以世界的統一，和社會的保持，視爲自

家獨特的天職的，僅爲一個戴着爲西方加特力教會之首長的羅馬法皇之一大宗教的統一組織。實在的，從羅馬傳來的偉大的理想之擁護者，在當時，只有這個法皇。試觀於紀元後八百年，在聖彼得的大伽藍之演劇的卽位式，他豈非賴其神聖之力，竟將西方人民三百餘年以來，所視爲憧憬之的羅馬皇帝的踐祚，恢復於嗟咄之間嗎？此外在當時，因日耳曼風主從相依的風俗，和羅馬風土地奄有的習慣，兩相抱合之故，遂發生西洋固有的封建制度，從而演成亂暴而混亂的社會。而對此社會，給與以秩序和安堵的，其所負於從羅馬教會所獨占之神之權力所出發的認可，和保護之處，豈非極大嗎？

然則從人種大移動的開始，迄於十字軍時代爲止的約八世紀之間，正如一夕的長夜一樣，實爲其間新來之粗野而幼稚的人民，而在依此嚴而有溫的教會，和亂而有序的封建制度，所編織了的一大搖籃之中，感受廣義的教育的時代，及至夜闌將盡，此種被養於教會和封建之西方的宗教的武士的軍隊，遂向東方征服，而屢屢發動了。因此屢將東方的文物，見學而歸，隨其征程度數的積累，而世上亦漸入於光明之晚了。當此天曉

之際，在所可得見的西歐的天地，遂分化於羅馬風日耳曼風文明的人民社會；而為可以成爲各種相異的國民之素地，則既已成立，而呈現於吾人的眼簾了。此即爲今日西歐諸國之國民和國家的起原。

倘將此種含有未來發展的近代文化全體之潮流，大觀起來，則又可分爲前後二者來說。前者係在羅馬法皇，以其教會的政治統一天下的人心；後者則在諸人民的個性，從其長久的睡眠狀態，被喚起以後，個人的自覺，遂歸明確。而此種變移的狀態，却又不免縮爲某一短期去看；毋庸認定其爲從十字軍時代，到學藝復興爲止，即從十一世紀以至十六世紀的數世紀的期間，最爲安全吧。

在所謂爲此種變遷之楔子的個人自覺的發生之中心現象，又因古代文明所殘留的遺產，再次復興，實與有力。就中實以希臘文明的復活爲最。當此時際，假使吾人再將如上所述的神話，適用起來，則於近代文化上的個人自覺的喚起，正可視爲，文明的祖神「先見」之解放。原來原始的基督教會，實爲比較的自由而純潔之自治的共和的團體；

及其擴大繁昌而後，遂成儼然的神階制度，而以統一的中央權力，支配其間了。惟其如此，故竟將當時的社會，加以人爲的硬化了。此即羅馬法皇的權力，發生以後，而於其下，遂確立了對於西方全世界的教會政治一事。此種政治，在最初的期間，對於人生的教化，完成了多大的貢獻，固爲事實；然就大體而言，前後約莫一千年間，竟將人生最爲尊貴的自由的精神，沈淪於地獄的深處，從而壅塞了其出現的一事，却亦不能否定。這個長久睡眠的「先見」，於此遂和近代文化的發生，同時地再從多年幽閉的谷底，叫喚起來，而將近覺醒了。

第二十九節 畢展慈 Byzant 和回教

當最初西方委於日耳曼蠻民的蹂躪，而新國民的形成，還未就緒的數世紀間，古代文明之姿，果寄宿於何處呢？這個尊貴的文明之遺影，在西方，固然除潛形於修道院的僧房

以外，殆未能出現於世；至在市方，則比較的得以保育了。蓋對照於西方的混亂狀態，而所謂畢展慈文化的秩序，却繁榮於其間了。

此種文化，係以畢展慈，即君士但丁府為中心，而於希臘羅馬渾一的加特力教會之內，獨立地形成希臘的東方的教會，並且有稱為傳承古羅馬皇帝之正統的歷代統一君主，殆毫無間斷地，君臨其間。固然在此處，於古代文明的諸要素之中，或者失去了某種重要的部分；但其他顯著的方面，却得以保持了。所謂顯著的方面，即都市生活，貨幣經濟，君主專制，官僚政治，以及希臘風的某種文學，和技術等等。以時代言，在紀元後九世紀及十世紀之間，正當西方被惱於日耳曼之最後的侵入者諾耳曼人的入寇的瞬間。而在畢展慈方面，則一種古典文明的復興，從而開始了。當時所謂「Byzantinism」正猶古代的一「希臘主義」一樣，實具備了一種世界的傳播力；而此種傳播力，遂大半成為對於斯拉夫諸人民之間的廣大的教化，而實現了。至其所向之點，則一方為在巴爾幹半島之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布加里亞；他方則在黑海北岸的東斯拉夫之間。東斯拉夫

的啓蒙運動的發端，實開始于塞巴司特鮑爾 Sebastopol 地方；時爲十世紀的末葉，俄國的會長之一人烏拉幾米爾，于其國民的屢經反復了的歷史的南方侵掠之際，遂將上記的城市，占領了。當此之時，會長乃和畢展慈帝國講和，而且迎娶其公主。于是這個代表畢展慈文明的新嫁娘，遂率多數希臘人的伴侶，和僧侶，而歸於荒寒的北方會長之都基耶夫了。其結果，基耶夫遂效其他東斯拉夫人的國家，率先被化於基督教，而示範於彼等之間了。俄國國民，所由贏得了像今日對於希臘文明世界之入場券的，實始於此。一言以蔽之，在南歐和東歐之希臘的斯拉夫的文明體系的大成，實不得不歸功於畢展慈文化了。

但是畢展慈人，却未將「希臘主義」的文明，全部繼承，自不待言。彼等的文化，因係模倣於東洋風的專制，而成立了統一政治的，故對於知識上，精神上，自由的發展，自然不能許可；從而最猛烈的打擊，遂加於雅典大學上了。這個大學，實爲宗教上論說的禍源。當六世紀的前半，即被利司幾里安大帝的命令所閉鎖；一般教授，遂亡命

於畢展慈帝國，而奔向東方依賴於在沙山朝之下的波斯了。此即對於柏拉圖以來，約一千年間，維繫了希臘哲學之命的文明的傳統，竟絕於畢展慈帝國，而移於遠東之地的將來的大勢上，可爲豫卜的兆候之一。既而回教興起，滅亡沙山朝以後，又蠶食了畢展慈的版圖的大部分；於是殘留於亞力山大利亞的希臘風文明之而影，亦加以蹂躪了。從而東方都成爲回教的世界了。但因回教的人民，大都伶俐，而又繼續古來的都市文明，注重實際利益；故於希臘風學術之內，特別採取其物質的學風和知識，保護領內的希臘人和希臘化的人民。就中尤其祖述亞里斯多德之唯物學的方面，藉以充實了自己的文明。於是伊司蘭姆 Islam 教徒的學藝，遂和畢展慈的文物比肩，而進於隆盛了。未幾何時，彼等在西方，亦建設了其有力的文化圈了。在此圈內，實造成了兩個學術上的中心，以之和當時在知識上還是暗黑的西歐世界，相對照了。即在西班牙的回教國，爲柯爾德哇 Cordova 大學；在南意大利的回教文明的勢力範圍，爲沙列魯洛 Salerno 大學。當十字軍以前，及此時代西歐的先覺者，即往往有遊學此等大學，而齎歸其新知識的事。至

其有名的例證，且於次節再述。

要之在近代文化初期的古代文明之命脈，在西方，固然殆屬於完全絕滅之姿；而在東方，雖不能算是完全，却流傳於畢展慈和沙拉生 *Schlegel* 的世界，僅僅地維持着了。從而西方學藝復興的伏線，遂橫於其地了。

第三十節 學藝復興 人生派

西方世界，欲全然免於教會的統一政治的束縛，固非容易之業。但到了十世紀的後半，從日耳曼侵入的渾濁之裏，德意志國民的萌芽，遂爾出現，依其努力，而神聖羅馬帝國，大告成立的時際，於是在此完成了的羅馬風日耳曼風的社會之中，所謂個性解放運動的曙光，遂徐徐地發動了。

這個帝國的創立者俄特 *Otto* 大帝，又爲其皇太子，即未來的俄特二世，從東方迎

娶了畢展慈朝廷的皇女了。因此關聯於東西帝室的姻戚之好，於是這種南風薰和的希臘風文物，遂多少地流入於粗野的北方之日耳曼的朝廷了。當此之時，在吸收西方社會之固陋的空氣的社會之內，很珍奇地，又有一個名叫格爾倍特的新人物出現了。他原為法國南部之人，加入宗教界後，遂昇進而為蘭斯的大監督，後來更登上聖彼得的御位，而稱為法皇基爾越司帖爾二世了。他在少壯之時，曾遊於西班牙回教國，學於格爾德哇大學，研究物理，天文數學，歸來以後，雖已昇到教會的最高位，但仍是繼續研究，遂成為當時西歐的第一的先覺者了。在此期間，適由前述之高貴的東西兩帝室的結婚，產生了天才的俄特三世，他遂奉此宗教界稀有的學者，而師事之了。此誠如可以驚歎的風雲際會。果然，這個少年君主，遂馳於天下一統的理想，從而征討意大利，竟發生能夠將羅馬收復為自己世界之都的大望了。此實為中古史上最為有趣之古典的 *Romantic* 之一。乃至為畢展慈文明思潮的感化，和伊司蘭姆的刺戟，互相呼應，從而鼓舞日耳曼精神，而形成出來的世界的偉觀。換句話說，從古代世界傳來的思想和學問的影響，於

此等處，實明白地可以認識出來。但是在此期間，——紀元一〇〇〇年的前後，——這一個法皇，却因過於進步，而和時代相違了。至那個靈主，又過度地馳於空想了。總而言之，從此等人物之高遠的思想，却未發生何等實際的結果的，實因其時代還未成熟之故。

惟其如此，故羅馬風日耳曼風社會的個性，在十世紀之時即俄特家累代支配的時期，僅不過爲斷片的發現而已。至所謂個人的自覺，廣被刺戟的開始，却尙在百年以後。質言之，從十一世紀末期以來，十字軍發動了而後，依此東西的接觸所發生之深刻的衝突，豐富的經驗，廣大的影響，於是始將西方人之睡眠的個性喚起了。

所謂十字軍的發動，實爲一種人種大移動的勃發。爾來在約二世紀之間，大的十字軍，前後七回；至其小的，或類於此的，則不計其數。此種長而且大的運動，實驅西方世界，使之和東方的開化世界，痛切地接觸了。在此期間，西方的野人，遂與時俱進地，而自己反省覺醒了。其結果，則都市因而復興，知識因而啓發，君主則思富國強

兵，市民則求自治獨立；從而此種文化現象，遂由西歐的南國之空，輝映起來，而徐徐地照耀於北方了。

總而言之，十字軍遂成爲西歐的一大教育了。在此種很大的經驗時代，被藏着幾分古典之遺影的僧院的學林，都爲之改造；而現今西洋諸大學，亦大半爲之創立了。意大利的波洛里亞大學，法國的蒙帕利耶大學，以及巴黎牛津等最高學府都是。

當此期間，又有一種最初而又最新的研究之對象羅馬法，對於爲當時時代所要求的君主的中央集權，以及市民的自由生活，實成爲一種最爲實用，而又最爲有效的工具了。從而將古代法律的斷簡殘篇，都熱心地加以收集學習了。而且在有野心的青年，更於從來的僧侶以外，又開了一種所謂練達於法律，而爲官吏的新出世之道了。至和羅馬法的研究相聯關，從而拉丁語的純文學，亦藉此得以窺知的事，自不待言。

當時希臘語的古典文學，僅不過依賴拉丁文學，而間接地領味之而已。到了十三世紀的後半卽十字軍時代的末期，有名叫羅夏倍根 Roger Bacon 的，從新興的牛津大學

出現了。他最初投入於當時新起的 Franciscan 派，爲其律僧，而大爲好學。就他的學者的地位而言，因曾棲息於當時以說明中古教會爲任務的所謂「經院哲學」的學風之裏，却又爲出人一頭地的人。質言之，他爲深通理化，數學，又發明望遠鏡，明白火藥的製造，因而博得了魔術博士的稱號，而爲要求根本的知識的批評的研究家。他對於從來的學問方法，曾經加以非難。他說：「從來的學者，對於一切聖書，及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僅賴拉丁語的媒介，藉以窺知而已；故真正的知識，難以得到。苟欲從事於根本的學問，則不可不先據希臘語的原本，而源源探究其本義。」而他即以此種方針，而勇往邁進了。不過因爲他的希臘語，却較他的拉丁語，遙爲淺薄；故實際的效果，未曾得到。但是他的着眼，確是出人一頭地；實不得不謂其已經示以將來的學問所當循由的進路了。

在此期間，即當倍根的晚年，詩聖但丁 *Dante*，又從那個依十字軍的影響，而生氣活潑的意大利都市之內出現了。他後來創作了有名的「神曲」，因而開創了世界文學史

上的一新時期。這是因爲他以古代希臘風的羅馬之產物的拉丁史詩「耶列亞德」爲模範，而於其形式之中，又將中古加特力教會的世界觀，巧妙地加以編入，而且他於表現方面，又使用了爲意大利人之國民的個性之發現的意大利國語的原故。換句話說，但丁的「神曲」，實爲在羅馬風日耳曼風的社會上，最初的國民性之精神的表現。惟其如此，故但丁又可謂爲立於中古和現代的境界之間的時代推移的標柱。從他方面言，又正爲意大利「學藝復興」的先驅；隨而又爲照耀於西方社會的新生活的烽火。

由是但丁的故鄉弗洛念斯，遂成爲新人生的新個性的文化運動的搖籃了。及後較遲一時代，而爲意大利「學藝復興」初期之大家的培特拉喀 Petrarcha，波克齊 Boccaccio，又從該地方出現。兩將駢巒揚飄，爭先恐後，實形成了新興文壇的偉觀。自是以後，遂從事收集古代的典籍，美術，而加以鑑賞，打破從來的傳統，而開啓創作的事，於是積漸成風了。然而雖在此等十四世紀的最大文豪，却仍是缺乏希臘的根本的知識，而其觀察，亦依然僅限於拉丁的古典界。及至彼等死後，卽十四紀的末期，第二的新刺戟加入

以後，於是始將意大利的學藝復興於希臘的學風，從而得以開始其第三期了。這就是隨土耳其的西侵，多數的畢展慈人，因宗教上政治上的使命之故，出使於西方，尤其是意大利；又有因避難而逃來西方的了。彼等亦猶羅馬時代的「希臘主義」的先覺者一樣，都相率而馳向於西方了。或為弗洛念斯的豪族的賓客，或出入於羅馬法皇的朝廷。彼等又大半係承其故國的文化復興之後，而為深通希臘古典的碩學。就中最為有名的一人，為斯巴達出身的樸列頓 Pletho。他係承認柏拉圖的學統，而為歿於十五世紀中葉的畢展慈的老儒。他於一四三九年，列席於弗洛念斯的宗教會議，因試行新柏拉圖哲學，和基督教的結合之故，卓厲風發，遂將許多的意大利人士，誘惑了。而將這個為西方稀有之偉觀的哲人，加以保護的，乃為弗洛念斯的豪族米基期家的英主柯西慕，故其功實不可沒。而且又為此學者，特於弗洛念斯地方，創立一個「亞加德米」Academi，以之繼承九百年前為利司基里亞大帝所閉鎖了的雅典大學之命脈。關於此點，正如「意大利學藝復興文化史」的著者布爾克哈特於其書中所稱道的一樣，實為現代思想的搖

籃。

總而言之，從來僅賴拉丁語的媒介，而間接地得以窺知亞里斯多德之一端的「學藝復興」，於是進而探索希臘的原本，而將從來所不願的柏拉圖，以及其他的古典，都能直接地理解了。因此之故，意大利的文運，方始脫却淺薄的學風，而吸收深刻而根本的知識之流了。換句話說，即初期的學風，僅爲盲從的，模倣的，冒險的；及至後期，則爲批評的，研究的了。由是而貪圖了一千年間的長夜夜眠，輾轉於迷夢的羅馬風日耳曼風社會的人間的個性，乃發見了我的自身，擴大了自己的世界觀；而於從來視爲唯一之權威的教會政治以及關聯於此的封建制度之偏頗的天地以外，復由藝術，學問，思想，諸方面，領悟了爲從來所未嘗見聞的自由清新的境涯；從而對於這樣廣大的新人生，加以咀嚼玩味，欲求其浴於生命之泉而不可已了。到此爲止的所謂中古的生活，僅不過爲人生的一部分而已；至其被埋沒的他一部分，從新發見以後始恢復了人生的全部；從而加以研究，加以享樂了。此即所謂「復興」的生活。萬事的標準，都置基於人生方面，因

此斯道者流，遂被呼爲人生派 Humanist 了。

第三十一節 學藝復興的最隆盛期

然則意大利的「復興」，或驚歎其爲「我之發見」，或驚歎其爲「人間及世界的發見」，此就精神的意義而言，大體都很得當。至如同時代的哥倫布的亞美利加發見，以及次一世紀的歌白尼的地球運動發見，即認爲各各構成了廣義的復興運動的一大要部，亦無不可。總之和此等地理上及天文上的大發見相並，如上所記的「我之發見」，在文明史上，實具有重要的意義。此種斷言，想無論何人總不至提出異議吧。

說到「我之發見」又似乎易於想像：其爲突然地個性發現或創造，但決不然。原來在中古的生活之中，原具有中古特有的「我」之素質，及其發展，於長久的期間，不知不覺地已準備着了。從而所謂「復興」云云，亦決非如字義所表現的，將古代生活的自

身，突然地再生起來。但此種文化運動進行以後，這個將被發見的我，所由得到了覺知真正而完全之我的自身之端緒的，固然不甚明瞭；却亦由於翹足引首，得見了古典的面影因而喚起了向上的道念之故。尤其是那種精神上知識上的努力，所由顯著地帶有批評的根本的傾向的，實因親炙於希臘古典，藉以接觸於其高遠的真善美，從而開啓了驚歎之眼的原故。換句話說，希臘古典的發見，即爲真的我之發見，或者即認爲我之發見的完成，亦無不可。

這個新風潮，通乎畢展慈人，而流入於西方世界，約五十年；於是從十五世紀的中葉意大利的「復興」第三期，即其最隆盛期，因之開始；從而在此後的一世紀之間，學藝上的偉才，遂如雲地輩出了。

至如前所述的畢展慈的影響，最爲顯著的最近半世紀間，實即教會史上所謂宗教會議的時代。當時南方的學者，大半越阿爾普斯山而赴北方，因爲長久地滯在於爲會議所在地的君士單莪和巴則爾之故，於是從此一世的名僧知識的大會合之間，南方的人生

派運動，遂自然地波及於北方了。其結果，在意大利的「復興」第三期同時代中，北歐的天地，亦出現了許多有名的人生派了。

總而言之，近代文化的特徵，實與意大利的「復興」最隆盛期，即從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中葉，前後約一世紀間，最為顯著的發展了。至其集中之點，則在一般人心從法皇的教會統一政治，解放出來，而進入於我之自覺的一事。而此種精神現象的最大發現，即為教會改革。此所謂教會改革，又因發生於北方日耳曼精神的努力，而同時其深處，又潛伏着希臘精神的復興之故，故由別種意義說來，又可認為教會改革，乃係對於墮落了的羅馬風的希臘風，和日耳曼風，兩相提攜的發現了。

第三十二節 學藝復興的羅馬風化

到了十六世紀的中葉，意大利的「復興」，遂通過了其最高點了。此因在此瞬間，

羅馬風的潮流，再次抬頭，而超於旺盛，從而將學藝的進步，加以中和了之故。

於此反動之中，最初實以意大利的人生派的自身之性質，爲其素因；又可得而認知。此即彼等的藝術偏重，遂將其他之實質的批評的學術研究，掩蔽了的一事。固然，十五六世紀的意大利，較之從來，已成爲帶有顯著的科學的傾向的勃興之天地了的一件事，原不可得而否定。但由今日看來，其學風還未能成爲真正的研究的，概馳於思辨的主觀的方面，亦甚明瞭。從而學術界，大都非爲實驗的證明的，而陷於由想像而生的思索；故往往逞其空想，而存留着迷信或妄想的餘地。彼等又動輒欲以奇蹟魔術之類，征服自然界；故占星術，以及魔術師，魔女一類的人物，還依舊存在於當時，而形成了社會的暗流。惟其如此，故意大利的「復興」，總之徒馳於形式的藝術，而真摯的學問研究，却不多見；實爲文明史上的憾事。其結果，遂對於中古的羅馬風而給與足以引起其反動的餘地了。

真的，當此之時，對於教會改革運動的反動，遂發生了。此係由羅馬加特力教會的

自家反省努力而起，此種復古運動的精神，乃在那個敗餘的西班牙武士的成果，敬虔而勇於義的浪漫的聖洛約拉 Loyola 其人。以及其所創立的耶穌教，這是不必細說的。至所謂反動派，則以西班牙王國的兵力，和熱烈的信仰，在其次的半世紀之間，專意熱中於北方版圖的恢復，和新舊世界的征服；而同時對於民間的教化，則壓伏希臘古典的影響，排斥科學的研究，代之而起的，乃將意大利的「復興」所殘留之形式的藝術，採取之，以供新興的教會的利益之用；且從而獎勵宗教的藝術，壯麗寺院的建築，致力其內外的意匠修飾，藉以刺戟信者的五官，而增加神明的威嚴。聖彼得寺院的大伽藍，法幾加洛宮殿的完成，以及羅馬市的修飾，都大半屬於這個時期。此外羅馬教會的音樂之能改良而成爲盛大的，亦在此時。

由是當時的世界，遂再成爲羅馬風的卓越了。其在一面，固爲藝術的，光明的；而在他面，却頗爲暗黑。蓋許多的自由思想家，以及獨立研究家，都被迫害了。更而言之，由意大利的「復興」，所喚起了的科學的精神，早已有將歸於絕滅之趣了。

此外尙有一事，附加其間，而自然地將羅馬風之抑壓的文化政策之風潮，更一層地助成了的，就是政治上的要素。質言之，即當十六七世紀時，勃興於歐洲大陸的諸強國，所馴致而成之統一君主的盲目的專制主義。此種專制主義，在前有西班牙王國，後則爲在路易十四之下的法蘭西王國，都爲其本場。因此而自由獨立的學風，遂蒙受了多大的打擊一事，自然不必細說；而從本書當面的目的說來，亦只得省略罷了。

第九章 近代文化和古典下

第二十三節 啓蒙運動 古典派（新人生派）

及十六世紀的中葉以後，典麗的「學藝復興」，竟因教會改革的反動，而歸於萎縮，質言之，即成爲「羅馬風的復興」了的一事，已如前節所述。原來以當時的希臘風，具有俗人的肉感的成分，殊有害於教會的神聖爲理由，遂對於希臘古典的研究，一般地加以排斥，或者至少亦將其範圍，爲之縮小了。惟其如此故「學藝復興」，遂縮小至於僅爲羅馬的古典研究，而對於希臘的羅馬的史詩，乃僅以觀察拉丁詩人威爾基紐斯 *Virgilius* 的眼光，加以想像而已。至兩者之間，實有千餘年之隔，而於其各國民的發生的背景，又具着大大的差異一事，遂終於未曾發見了。於是由此種視希臘古典若羅馬古

典的傾向，竟發生了將希臘名而爲拉丁化的副現象了。及至第十八世紀在德國的所謂新人生派出現，而謀希臘古典的復興以後，纔有再將希臘名，用其原形表現的企圖發生。故在我國（指日本）現今，當書寫希臘名時，大概從英語方面的用拉丁風；從德語方面的，用希臘風。此種混雜之所由發生，究其根本，實由舊人生派和新人生派的區別而起。

「學藝復興」的餘勢，固然這樣地逐漸衰退；但人生派的古典研究，却賴英法兩國的特志家，而維繫其命脈了。例如在法國有 Joseph Justus Scaliger, Isaac Casaubon；在英國有 Richard Bentley，等主要的人物，努力於古典的蒐集和註釋。

凡爲古典崇拜者，大半不滿意於國內的現狀，而以遠溯古事，尙友古人，擴觀國外，納交天下，以爲常。于是彼等學崇其自身所認定了的對象，而以之置於文化資料之高的等級，以爲自己思索的模範。此種傾向，在任何邦國，任何時代，多多少少，無有不發現的。假使現在國內的狀態，因政治上社會上，或國際上之故，而演成極不滿足的

狀態之時，則更一層地，易趨於強烈了。此則正爲十八世紀時代的古典派勃興之一般的原因。

然則反抗於羅馬風及專制政治，而開始再發揮了古典的自由的，究爲何時，以及如何的場合呢？此蓋趨於爲十八世紀西歐之通有現象的啓蒙運動發生以後。凡是古典主義，大抵和啓蒙運動相提攜。而此種新的運動，則在十七世紀後半的時代，依英國民而著其先鞭了。原來當時在此島國，卽有對照於流行於大陸的羅馬風和專制主義，而代表所謂盎格魯撒克遜國民的中等社會的自由主義，爲之哲學的說辨解，從而組成一個定說的思想家，出現於世了。此不待言，就是洛克（Locke）其人。他以一切的個人，原屬自由平等爲前提，因而斷定古昔人民，都爲形成自己的社會之故，遂將對於自己的一切統治權，都委之於一人了。於是從而宣告：凡承受此種委任的人，卽須負有尊重個人自由的義務。假使此一人的政治，措置失當，而破壞其義務之時，則人民卽當引而反抗。此種思想，因爲一六八八年「名譽革命」的發現，而就思想的系統說來，則直接係發生於

基督教的原義，和盎格魯撒克遜的個人主義的平等思想。更進而溯其根本，則又和古典希臘的梭非斯特所倡導的社會起原論，極為一致了。

洛克的思想，未幾何時，遂流入於十八世紀的法國而成爲盧梭 *Rousseau* 的「民約論」，從而極端地主張其間的事，實爲世界周知的事實。盧梭原爲感傷的奔放的天才。意欲將人生還元於原始社會狀態；從而倡道人類的理想，須爲「氣質高尚的野人」。此種主張，實非純粹的古典派，毋甯謂爲充滿着浪漫的感情。不過就其個人主義的敷衍者方面看來，他又正爲古典派中的一人。至時克和盧梭的此種思想，又容易地流入於大西洋以外的世界，竟成爲所謂「一切人類皆爲平等」的美國獨立宣言書之劈頭的警句了。是則全然屬於希臘哲學一派的口吻了。

和盧梭同時代的法國思想家，無論爲服爾德 *Voltaire*，爲孟德斯鳩 *Montesquieu*，莫不被英國改革及其思想所影響。概以上品而有教養的古典的社會爲標準，藉欲除去布爾朋王家專制政治，和教會的弊害，而改良法國社會。彼等所設想的，以爲判斷一切

人事界的事物，不必以人民由祖先所承受的傳襲，流行於社會的風習，以及國家建設以來的歷史為基礎；正如對於自然界一樣，乃在專以純理為標準。故其結果，遂至以希臘羅馬的高遠的古典，為理想了。從而一般詩人，文學者，新聞雜誌記者，具有知識的市民，苟為代表法國之輿論的人們，都相率而奔向於此風潮了。就中如服爾德，正如十六世紀的耶拉司姆斯 *Jesuits* 一樣，因為自由地批判攻擊了教會的傳說，迷信，遂被頑迷的宗教家所迫害，從而在某一長期間，避難於瑞西的墜列發湖畔。但是滿天下的王侯將相，以迄市民，因慕其文名，而往訪者，竟接踵而至了。他又非如耶拉司姆斯的單為書齋之人，實為活潑的交際社會之人。當他晚年歸來巴黎之時，市民的歡呼，正如得到了一大凱旋一般。當此時際，彼為美國獨立運動之故，滯在於巴黎，而被稱為交際社會之獅子的富蘭克甫 *Franklin*，乃於學士院的公衆環觀之中，歡迎這個一代的老文豪，從而兩相擁抱，表示了法美兩國市民的交驩。由是所謂「看到 *Solon* 和 *Sophocles* 的擁抱的光景，究為怎樣地美啊！」的嘆美之聲，遂風馳電掣地，傳徧於全國了。而對於此

兩雄會見的光景，所表現的古典的言辭，恐怕再無較此以上的適當的言辭吧！

法國大革命，實由對於此種古典的自由之純理的慾求，即對於所謂雅典羅馬的市民之平等的理想，熱烈如焰地憧憬，而為之引動的地方，實不在少。到了革命破裂之晚，此種慾求，遂成為震動全國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成為對於歐洲的「人權宣言」；及至革命的風雲，奔放而為「慌嚇政治」之時，又忽成為基督教的廢止！最後遂宛如希臘哲學教的復興一般，而成為理性之神的崇拜了。未幾何時，於此革命的狂瀾怒濤之中，遂有一大個性的拿破崙之出現；他自命為時勢的寵光，竟向拉丁民族，喚起其對於羅馬的古英雄的記憶，從而鼓吹古代帝國的光榮了。他所採取的稱號，最初為羅馬共和國的最高公職 CONSUL（執政官）；至後則為羅馬帝國的政治上發展之最高標章的 Imperator Caesar，而他所用的旗幟，又為羅馬的鷲章。當此期間，實為十八世紀的法國之古典主義的絕頂。

以上所述，乃為英法兩國啓蒙運動中的古典的潮流之一端。至在德國，此種啓蒙運

動，固較英法兩國稍遲，因而其學風，亦較爲晚成。然一旦到了康德出世以後，遂發見了爲近代文化之最大特徵的「我之自覺」，而使之達於真我之境了。由是將萌芽於「學藝復興」時代的文物，於此始告大成了。從而在知識生活方面，遂至凌駕於英法兩國了。和此相平行的德國的古典派，固亦較之英法晚出一時期；但是一旦發動以後，古典的潮流，其豐富，其深刻，以及其成果的廣大，則較之英法，却又遙爲優越。

德國的古典派，起於十八世紀的中葉，而對照於意大利的「復興」時代的人生派，通常被稱爲新人生派。立於此種新運動之劈頭的人物，實爲應克曼。他爲德國的田舍某靴工之子，曾學於柏林的某人文中學。當在學中時，卽已閱讀了「俄爹梭伊」，引動其南方熱，最憧憬希臘美術。經過種種苦學以後，幸而得到某有力的保護者，於是初則卜居於當時以藝術的隆盛，被稱爲德國的弗洛念斯的德列司顛，從事於研究；後復遠遠地巡禮於他所嚮往之國意大利。由是被推爲羅馬的一切美術品的監督之重任。正因研究了此等傑作的結果，遂於一七六四年，公表了他的有名的「古代美術史」了。此書并非如

從來所常有之美術家的列傳體的美術史，實爲美術自體的歷史一事，既足證示其識見之高了。但他對於古典最爲偉大的功績，却別有所在。即其一：爲論證美術史，非僅爲好事的閑事業，實具有文化史的意義一事；其二：爲向現代的社會，獎勵務以希臘文明爲模範，而且主張不得徒事模倣，務須取其精神，以爲新文明的要素一事。他又以爲古典的神髓，不存於羅馬人，而存於希臘人；羅馬人，僅不過模倣希臘人而已，而人生的根本義，實存於希臘文明之中。其出現於美術的，則顯示着自由和調和的最高美。故完全的人生，自不得不以希臘文明爲模範。至爲羅馬人及羅馬風所拘束着的現時的社會，更不得賴希臘研究，而求解放。由此說來，應克曼的古典主義，實爲一種新的人生主義。他又背棄基督教的傳說，而自命爲根本的變生着的異教者。從而他的思想及其態度，對於德國及世界的思潮，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了。

吾人對於這個爲德國古典派之先驅者應克曼，既已略述如上。此外對於斯道有所貢獻之偉大的人物，亦不得不略爲提及。例如：被稱爲近代德國精神之權化的詩人歌德

Goethe，較應克曼略遲一時代，而出現了。他因對於人生的理想之故，夙即憧憬於古代世界。當法國大革命破裂的前二年間，曾經流浪於風和日麗的南國，藉以養成了他的天成的詩懷一事，即所謂歌德的意大利旅行，實為對於現代的文明史上，寄與了一大意義的有名的事件。此外所謂稀世的彫刻家託瓦特展 Thorwaldsen，亦和歌德同時出現。他亦不憚於生長的故鄉的北歐之荒涼的人生和自然，嚮往於意大利。當舉世正被拿破崙的戰爭，所攪亂的期間，他乃長久的滯在於羅馬而浮身世外地，沒頭於諸名彫刻之間了。

以上三者，最能代表近代德國的希臘精神。要而言之，應克曼對於當時代的情慾發現，或言語動作之亂雜而粗野的藝術家，素加反抗；從而推獎希臘精神，遂達了簡樸而純潔，靜平而高尚的理想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則「高尚的單純」，和「沉靜的偉大」，實為藝術的標準。至於歌德，則示以溫醇瑰麗，玲瓏明徹之人生的詩藻的模範。託瓦特展，則將應克曼所提倡的希臘精神，和歌德之人生的情緒，表現於造型美術了。

總之三者，都各於其道的方面，垂以千古的龜鑑了。

就德國從事於古典的文獻的專門研究家而言，則須推稱和歌德同時，而受其嘆賞的烏爾夫 E. A. Wolf。他爲十八世紀的古典蒐集，及古典研究的風潮所產生的新學才之一人。從他出世以後，始將荷馬開始爲科學的研究；及一七九五年公開發表以後，遂開創了近代德國對於羅馬之科學的研究，和希臘文獻學之基了。至爲他的研究之對象的羅馬的本文，則實爲亞力山大利亞的註釋家們，所殘留下來的文獻。由此媒介，於是荷馬遂於一千數百年間的隱滅之後，開始從混同於彼的拉丁詩人威爾基紐斯，明確地區別出來，而再復活於現代，由是而放其正當的光明了。

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期間的德國古典研究家，固然很多；而同時古典推獎家，亦不少地輩出其間。這是值得注目的事。就中最不可忘的，爲馮播爾特 W. V. Humboldt 之際，當普魯士的國家再造的危機他曾任過文部大臣的要職；他又夙屬於新人生派，而爲馳名於文壇的人。在他的生涯之中，固未曾有過雄篇傑作；但其爲人，博識好學，

實通乎全生涯而努力於文化增進的一事，對於古典及人文的開發方面，實殘留了優於任何人士的一大勳績。就中可以特別記述的，爲他任文相時，當柏林大學創立之際，對於提倡學的精神，實與有力的一事。這個大學，係由想將從拿破崙的戰爭，所蒙受的一物質上損失，在精神上，知識上取償」而起，實爲有名的事實。然則柏林大學，從創立當初，以至今日爲止，所由常住不斷地，以根本的知識之研究，爲其中心知的；而其學風，又正爲希臘精神之權化的，又決非偶然的事了。

第二十四節

Romantic, Hellenism 研究

既如所述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的時代，因爲啓蒙和古典的發現，實則不外爲純理和暴力的支配。當此期間，所謂現在國民的歷史，現在國民的性質，殆全被漠視了。尤其是在拿破崙一人的專制統一的政治，跋扈跳梁之時，法國國民之對於教會的信仰自由，

既被破壞；人民的自由意志，亦被壓伏。加以歐洲諸國民，悉被羈束於拿破崙的帝國劃一政治之下，舉彼等所固有的歷史，傳說，習慣，個性，都將蹂躪以去了。而拿破崙對於德國的任意的處分，尤其是所加於普魯士王國的屈辱，實爲其中之最甚的了。迄此爲止，從來歐洲的啓蒙派，古典派，都往往越超自己的國民，持着很高的宇宙的態度，悠悠然遨遊於古典的仙境，或出入於個性的純理之中，只圖享樂其靜平的理想的生活，而不顧其他了。同時一般市民，亦只顧貪圖平和與實利，遂將國家的休戚，人民的安危，都置之不顧了。及至此時，於是無論爲學者爲市民，都不得不開始向自己深深地加以反省了。彼等都不期而一齊地起來了。彼等既陷於絕命的苦境，則除將自己的國民的自由，和國家的獨立等緊急不可缺的事項，最爲痛切地，淪肌浹髓地，感到以外，無他了。文獻家，遂脫離古代的古典，而將自家人民的傳說，神話，以及國民的言語，文章，尤其是精神方面，開始加以研究的事，卽在此時。詩人，則發揮其對於自己國民的文章和思想之深大的同情，而倦懷於和國民的起原發展，不可相離的中古生活，於此發

見了所謂異常之美，而深至讚嘆了。即在會以「吾人非國民」為言的，那樣為高遠的宇宙的態度之權化的歌德，於其晚年，亦有所傾於此種國民的反動的風潮了。一般馴養於哲學之祖康德的學風的哲學者，和神學者，亦從彼等的形而上學說之奧深的思想的宮殿之中，飛奔而出，投入於現實的社會國家問題的渦中，奮而為國民或國家，而講演而執筆了。從康德的後繼者之中，而有愛國的思想家菲希特 Fichte 的出現，就是當此危機之時。菲希特，原和康德同為耽於古典與哲理的人。然一旦當普魯士王國，陷於沉淪之淵的時際，於是奮然而起，對於德國國民，發布一大警告而促其覺醒了。這樣奮鬥的哲學者，實即和馮播爾特同為創立柏林大學的精神之一人。這個大學，所由一而成為希臘的知識的學風之中樞，而同時又為國民的精神之淵藪的，實基於當時時代的機運。像這樣而起的反拿破崙的精神，未幾何時，遂演成諸國民的自由戰役，而大告成功了，一言以蔽之，此為歷史對於純理的勝利，國民對於古典的凱歌。

如是在十九世紀的劈頭，遂有一大風潮，伴隨於反拿破崙運動的進行，而鬱然以起

的事，當爲無論何人，不得致疑的了。此卽所謂 *Robber*。是也。但對於這個術語，須先加以說明。何以故呢。蓋在今日的思想界藝術界，乃至社交界，像這樣地最爲膾炙人口的術語，實在很少；而像這樣地被人濫爲使用的術語，亦屬很少。或者適用於田園山林的趣味，或者適用於戀愛淫猥的情事；甚且有以之和 *Robber* 一語，混而爲一的。這一類的事，乃不過全由術語的轉用而來的末節；毋庸爲其墮落的方面。故吾人對於 *Romantic* 一語，從其根本的意義上，說明其具有最爲嚴肅的起原，隨而又持有重大的性質一事，當非無用之業吧。

說到 *Romantic* 的起原，可分爲兩方面來講。其一：係對於爲十八世紀之風潮的古典派的反動，卽將對於古代古典之同一理解，和崇敬的念慮，順應於此驚天動地的時代變化，而移植於現代的國民所固有的古典之上。蓋由古代的古典教育，所得的修養，古代的古典所垂示的模範，實爲在現代的古典的研究，現代的國民性的研鑽上，所不可缺的先行條件。假使在前的「學藝復興」的人生派，在後的啓蒙時代的新人生派，卽

古典派，都毫無所準備，則對於現代的 Romantic 的研究，恐怕不能得到這樣地深刻，這樣地博大的產物吧。其二：不待言，乃係對於拿破崙之世界統一的壓制政治的反動，而爲人民或國民自身的反省覺悟。

然則所謂現代的人民或現代的國民云者，究係如何地發生出來的呢？今欲答此疑問，請暫假以片時，先將古代的古典，和現代的古典之區別，加以明示以後，再來解說，或不無小補吧。

現代的起原，正如前章的開始，所述過了的一樣，實存於兩種要素。一爲日耳曼風，一爲羅馬風。原來現代人的祖先，一方面係在古代文明擴充於地中海沿岸的世界，而將近凋零的時代，纔出現於歷史的舞台的。彼等和古代的古典，並不持有何等的直接關係。當彼等從北方侵入，而移動於南國之際，毋甯在某一時期之間，破壞了古代所傳來的殘存的都市，蹂躪或驅逐了典章文物，而度過了其自身日耳曼所固有的自然生活；而在這樣粗野的原始狀態，却已蒞下了現代的人民或國民的種子了。此即日耳曼風的要

素。然而此等種子，果如何地得以發芽的呢？此則因彼等和殘留於羅馬帝國的衰亡之跡的羅馬風人民的文明社會，相接觸了之故。質言之，即於此廣大的溫室之內，徐徐地孕育於和暖的化育了的緣故。而此種羅馬風的文明，却早已非古代羅馬的文明了。當往昔羅馬文明擴充到西方的地方之際，一面固然壓倒了各地方及其土著人民，一面却又感受了其勢力的影響，而形成了一種變形的羅馬文明一事，實爲糾紐司希渣爾征服喀里亞（即今之法國）地方以來，世界的發展的大現象之一。未幾何時，又遇着日耳曼要素的侵入，從而此種文明，更一層地變化了的一事，遂終於不得避免了。此由各地方的拉丁的言語，變化而成爲所謂 *Romanio*，或 *Romanc* 語的一事，看來，最能證明有餘了。像這樣地亘於數世紀間，形成出來的，遂稱之爲羅馬風文明 *Romanish*，以示別於古羅馬的文明狀態 *Romandorn* 了，何以故呢？蓋歐洲南方諸國的狀態，固然不免因地方的不同，而有多少差異；但較之於北方的日耳曼風的要素，尤爲優勝的諸國，則無論爲言語，爲風俗，概帶有羅馬的要素，而又共通卓越。加以此等要素，又因和古羅馬的大爲

歧異之故，遂總稱此等地方，而所謂 *Romantic*，或 *Romance* 世界的名稱，因之而起了。現今的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即屬於此，總之所謂日耳曼風的要素，究不過因進入於此種文明社會，而與之相接觸相抱合以後，而為形成日耳曼風，羅馬風混合的社會之一對手；又因此種大結合之故，和羅馬風感受日耳曼風的影響，而變化了一樣，日耳曼風亦蒙受羅馬風的教化，而持着所謂與時共赴於開明的世界文明史上之運命。而且殆為此種教化之唯一最大的機關的，實為羅馬加特力教會；從而日耳曼風人民，遂因之而早化為熱心的信者了。於是彼等遂除掉投入於南方的經濟組織之裏，而支持生活；或攝取其文物，藉伍於開化社會以外，無他了。所謂南方的經濟組織云者，即為羅馬風大地主的土地經營的方法。至如胚胎於日耳曼的自然生活之武士的個人的主從關係，乃和這種經濟組織，相互結合，遂形成了所謂封建制度了。當此時際，伴隨於此種宗教的，封建的，社會的化成，而從南方輸入於此國的文物，實在不可勝數。其中的一種，即為現今日本所屢屢流傳的 *Romance*、*Romance* 云者，原來係僅指從 *Romantic*，或 *Rom*

自○的世界而來的東西而言；正如我國（日本），對於從中國來的東西，稱爲「唐物」的一樣。當初這個世界，原爲克爾特人住居的地方；古昔卽有名叫阿瑪基司的中古的英雄，流傳其間；從而以此人爲主人公的武士物語，遂發生了。此種物語，未幾何時，又輸入於此方的未開人之間，而被愛誦了。至其言語，卽爲 Romance 語。因之遂將此種物語，名爲 Romance 物了。此爲 Romance 的開始。自是以後，遂不問出所如何，言語的如何，而將一切的武士物語，都稱爲 Romance 了。至於近時，竟將以其他的人物爲目的的物語，亦同樣地稱爲 Romance 的事，更無論了。

這樣地法皇的教會的統一政治，和封建制度的社會，遂兩相並肩，而成立了。由此種廣大的宗教的經濟的渾一的世界之裏，徐徐地孕育其間，從而接觸於十字軍時代的氣運，分化而來的了，卽爲現代的人民或國民的少年時期。因而彼等的起原，約可察知了吧。

到了十九世紀的劈頭，因對於十八世紀的古典派的尙古主義，發生反動；及至對於

自己的人民或國民自覺，漸被喚起以後，西歐諸國的人心，遂自然地趨向於自己的傳說，神話，言語，風俗，習慣的追慕了。而同時又和此等文物的化成，不可脫離的當年的封建制度之雄偉的狀態，或加特力教會的強烈的信仰的狀態。作為自家思索的對象了。於是或馳想於典麗的中古武士的風俗，或憧憬於尊貴的慈悲忍辱的僧院生活的事，自是自然之勢。到了後來，甚至豫先想定其人民性或國民性之先天的存在，或獨斷其有千古不磨的民族精神，而將現代的國民或民族，而為事實之真相以上的理想化，崇美化的傾向亦發生了。總之此種風潮實將當時文學者，哲學者，歷史家，藝術家，詩人，以及君主，或政治家，莫不掀動，而捲入於其中了。質言之，即通乎十九世紀初期的三十餘年間，而成爲貫流於西歐的一切階級之最有力的社會的勢力了。及至同世紀的中葉，固然既經越過了最高點，而有其他的新風潮，取而代之了；然其結果，和影響，却依然通乎同世紀，而顯著地表現着。即如同世紀中葉以後。大爲勃興了的國民統一運動，及其成功以至繼此而起的民族統一運動，在精神方面，都莫不大有所負於此 Romantic 的

地方。惟其如此，故在同世紀的中葉以後，縱有自然主義，印象主義，新理想主義等，相繼出現，而各自成爲一時思想界的主潮；但是倘一詢及通乎十九世紀全體而一貫卓越其間的，究爲何種風潮的時候，恐怕無論何人，都將首舉此種爲十八世紀風潮之反動的 Romantic，而不躊躇吧。德意志國民的統一，意大利國民的統一，以及汎日耳曼主義，汎斯拉夫主義，拉丁民族同盟的企圖，無一不是以此種 Romantic 的風潮爲基礎，而建立了的。卽在教會和宗教方面，此種同一影響，亦得以認知。卽從拿破崙沒落而後，以至十九世紀的中葉之間，耶穌會遂再興了。從而由此教團的努力，羅馬法皇及其教會的權力，因而中興；而加特力的信仰及其神學，亦爲之隆盛了。凡此種種，無一不是乘此風潮而起。

此外尙有一個特須留意的問題，不得不略爲述及。卽存在於 Romantic 和古典研究之間的密切關係。

原來 Romantic，固然爲激於對於古代的古典之心醉夢想而起的反動；但此不過將

對於遠古的憧憬，移植到近古而已。至其代表的人士之教育，則無一不為感受於古代之古典的。彼等原都耽緬於古代的古典，但因時代的急轉，遂將同一的熱心和研究的方法，移向於現代的古典了。彼等的感情，固已成為現代之國民的，現代之民族的；至其理智，却依然盤據於古代的古典。惟其如此，故 *Romantic* 勃興以後，縱然現代的精神，歸於旺盛，現代的科學，趨於隆盛了；但是古代典籍的研究，却並未因此而感受打擊；且較之十八世紀的古典時代，更開拓了一層的進境了。此由 *Romantic* 時代的作品以觀，無論是文學，是藝術，其所採取於古希臘風的樣式，而假用其理想的地方，實在很多。

如實說來，古典的 *Romantic* 傾向之最為顯著的例證，蓋莫優於十九世紀時，巴發利亞王國於其都牟亨和哇爾哈喇所製作出來的藝術吧。原來國王路德費西一世（一八一五——一八四八）的希臘古典癖，實為世界所周知。牟亨之成為德國的藝術之都，而持有特殊的意義的，實以所負于其君主所創設的藝術保護政策，為最大。而此種保護政策的主

要點，則基於古典和 Romantic 的結合調和。

這樣的結合之例，此外還有許多。倘求之於政治上的事件，則為希臘的獨立運動。從十八世紀以來，新希臘精神，即已逐漸興起。當一千八百二十年代，希臘國民，翻其獨立之旗的時候，西歐的人士，都翕然同情於希臘人，從而助成了王國的成立一事，實為天下周知的史實，至此種輿論之所由起，則在對於土耳其的政治上，宗教上，反感以外，却還有兩個可尊的精神，存於其間。其一：為 Romantic，詳言之，即為流行於當時西歐社會的所謂凡屬國民，都有其各自獨立的權利的一大確信。其他：則為西歐人士，對於古典的國民之子孫的報本反始的熱情。這樣地 Romantic 和古典精神的相互提攜，而煽動了西方的輿論，於是巴發利亞國王路德費西，大為希臘人而同情周旋了。如德國的抒情詩人牟拉遂創作「希臘人之歌」了。如英國的多情多感的拜論，遂起而孤劍南征，而殉於米梭倫基的瘴煙蠻雨之間了。此等捧獻於古典的 Romantic 的精神之許多的犧牲，未幾何時，遂成為今日希臘王國的基礎之一了。

同一的提攜，所寄與於純粹的學藝的進步之處，亦很大。蓋 Romantic，原為激於拿破崙時代的漠視歷史的傾向而起的風潮，故自然地喚起了歷史的研究之學風；而對於十九世紀之精神的歷史的科學的勃興，遂有多大的貢獻了。於此學風之中，古典的研究，亦蒙受歷史的研究之刺激，或於其文獻學，或於其考古學，或於其歷史學，遂都趨向於時間的遠近，事件的發展，前後左右之科學的關係等，而較之從來尤為注意，努力地尤為精細周到地，以探求闡明其事物了，固然 Romantic 又常常動輒豫信某一國民之先天的特性而有以之為理想化崇美化的傾向；且有時又不無將其文化，與其謂為發展的歸納，毋寧係於某種假定之下，而加以演繹的危險。但是能將事物而為歷史的觀察，從而以開正當地評價古代的文物之端緒；此實為 Romantic 對於古典的貢獻，而其功又實有不可埋沒的地方。

至就現今的史學而言，此種學問，亦在此同一的 Romantic 的渦中，纔開始為科學的成立，而且為顯著的發展了。有名的歷史家杜洛伊展，即出生於此雲圍之中，而為大

有貢獻於史學的發展之人。他生於反拿破崙的時代，學於 *Romantic* 的高潮期，一八三五年以來，即為柏林大學的教授，未幾又被任為普魯士的史官了。他於一八三三年，著有「亞力山大大王」，又於一八三六——四三年之間，著有「希臘主義 (Hellenism)」將古希臘文明之古典的國民的狀態，和其現代的世界的狀態，加以區別；而於從來古典派，漫然認為希臘的古典之中，摘出了具有此等兩個明瞭的差別之文化概念，而以後者，稱為 *Hellenism* 了。這固然為一大發見，但從他面說來，又實為時代的產物。

當他為普魯士的史官之時，他對於所謂普魯士的現代的軍國之興起，加以闡明，從而鼓吹了國家至上主義一事，實為關於最近的政治史，及政治上的一大貢獻。但他在學術上，具有永久的價值之功勞，却不在此；毋甯存於他的壯年時代的產物。即如前所述之 *Hellenism* 的發見和確立的一事。蓋惟有此，而後吾人乃能觀察古代史上之特殊的時期，和時殊的現象，而評價其世界的影響，藉將世界文明史上的考察，歸於精確豐富了。自是以後，從其所指示的進路，遂有許多的 *Hellenism* 研究家，相繼出現，而精進

於各自的研究了。由此等研究的結果，於是吾人乃能探求古代的政治，經濟，宗教，藝術等之根本的要素；從而將其對於近代的效果，亦得以認知了。

最後更欲就啓蒙派古典派和 *Roberts*，加以最簡明的歷史的對照，以爲本章的結束。即前者爲十八世紀的風潮，以純理爲標準；後者爲十九世紀的精神，以傳襲爲重要。隨而一爲論理的，高倡個人的自由及權利爲其利益之故，殆將一切政府，教會，社會，不顛覆不已。一爲感情的，崇尚國家的人民和歷史；而爲全體之故，有時對於個人的自由，及權利，不得不加以限制。十八世紀，爲哲學者及空想家的時代，從而惹起革命。十九世紀，爲歷史家及現實家的天地，從而發生反動。當時歐洲和其他世界，所謂優勝卓越的國家及國民，在十八世紀，則爲法國及其國民！在十九世紀，則爲德國及其國民。前者有路易十六，終成爲時代思潮的犧牲，絕命於斷頭台上，隨而拿破崙出現，遂成其天下統一企圖了。在後則有威廉一世，及俾斯多，乘十九世紀的風雲，竟將德意志帝國，再興起來；未幾威廉二世出現，遂爲世界政策的展開了。如此說來，拿

破崙一世，和威廉二世，正是前後隔一世紀，而互相對照。前者為啓蒙派和古典派的發現，後者則於某一意義上，而為 Romantic 的權化。此所謂某一意義，蓋謂威廉二世，并非單純的 Romantic 的表現而言。原來 Romantic 的風潮，乃係因反動而起的另一對手。質言之，即將古典派的自身的學風，加以改良，而由純理的傾向，拔救出來，使之成為歷史的；而對於事物，由其發展的方面，加以考察罷了。故 Romantic，如前所述，實大有擾取古典的地方；而同時古典派，亦同化於 Romantic 的學風了。因此威廉二世，和在其統率之下的德國，正可認為 Romantic 的思想，和由 Romantic 所改善了的古典派的思想之綜合的發現。

結論 希臘文明的價值

論述希臘文明世界潮流，而說到 *Robbie*，在讀者方面看來，或者有超過題外之觀，亦未可知。但在以世界史的見地爲立場的我說來，亦是不得已的次第。至此，既經敘述完了，故又略陳數語，以作本書的終結。

希臘文明，原爲一個亘於悠久的長期間的發展；其間實經過了許多的變遷。但從其發展的徑路推溯以觀，此種文明，係由都市國家發展出來，而以思想，學問，藝術三者，優於其他文明；遂使這個文明的把持者，引起了所謂自他之間，含有顯著的華夷之區別的自覺了。既而都市國家，漸歸墮落，而有亞力山大的東方遠征以來，希臘人遂失掉國民的執着的根據，而成爲個人主義的世界主義之市民了。於是彼等乃不置重於世上民族的異同，或國民的對抗，而以希臘文明所寄與的教化之有無，視爲華夷的區別

了。從而進入於所謂世界的國土人民，都得普遍地浴於同一文明之惠的廣大無邊的世界的理想之裏了。由是埃及，敘利亞，巴苦特里亞印度，羅馬，以及羅馬統治的西方，都無不多多少少地蒙受希臘文明的感化了。希臘文明之特殊的技術，固然未必有被到處，都加以歡迎扶殖的事實；但至少希臘的精神，却風靡於各地了。所謂希臘的精神，無他，在乎自由與調和。自由與調和云者，即完全圓滿之謂。一切學問，殆無不發源於希臘，或者經過希臘的洗鍊；從而一切術語的起源，一切思考的先例殆無不然。政治，法律，固為羅馬人得意的壇場；但是諸種相異的政體的試行，却先於彼等，而為希臘人所經驗，又被希臘人的哲學，而為之體系化了。故羅馬法之理論的發展，所負於希臘思想的地方，亦是很大。至如現今所屢屢成為問題的社會改良，亦得以遠溯於希臘人的社會的發展狀態，及其哲學者的社會思想。而况高尚深遠的形而上思想，唯物的原子論人生的目的論，着實的處世的教訓，各種應用的學術，技藝，詩歌，文章，言語的學問，尤其是戲劇，典雅的建築，崇高的彫刻，華麗的壁畫或嵌鑲細工，更不待言了。貫通此等

各方面，而存在的自由與調和的精神，正於西洋文明系統之中，形成一個有力的要素了。當此種精神，每次復興再現之際，對於西洋文明社會，必喚起其顯著的人生的自覺；而其生活和學藝，必爲之開發增進。質言之，此種精神，實爲近代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了。而且在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系統，亦莫不多少地可以認知其感受過希臘文明潮流的影響。就中最有大的關係的，不待言，卽爲回教文明。次則印度的佛教文明，至少在其造型藝術方面，實不得不致謝於希臘文明的潮流。至於極東文明系統，當「希臘主義」盛時，固未殘留着所謂和希臘文明，有直接關係的何等明確的證跡，但在後來，却能信其似乎多少地感受過「希臘主義」的餘波之處。卽通乎波斯或畢展慈的文明而來的影響。卽或將其影響有無，措而不問；然到了近代以後，希臘文明和極東文明的關係，則已逐漸地歸於密切，乃屬極明之事。此種關係，主賴近代西洋文明的媒介而結合；無論在思想，在學問，在藝術都屢屢接觸於吾人的耳目，而既已織入於現代吾人的生活之一部分了。吾人的將來，在一面將愈進於世界的一事，自不容疑。因而相信和希臘文明

的關係，將更一層地增進普及了。

凡屬世界的東西諸國的文明，都係各自持有其固有的優點，獨得的長所地發展而來。惟其如此，故我雖將希臘文明的潮流，敘述到了此處；但我原來，却非以此種文明，認為惟一之理想的最高文明，而加以推獎。蓋我固非耽溺於理想的尙古者流，亦非以宣傳爲旨的道學家，僅不過以一個以人生的發展之研究爲目的的歷史家，將希臘文明發展的趨勢，加以追蹤而已。由此見地，而公平正確地判斷起來，則我以為希臘文明所由優勝於其他的，固在其知的發展，和其美的發現；但其缺陷，正亦不少。就中如道德的觀念之薄弱，或者至少亦和極東人的有所差異的地方，最爲明顯。此實爲希臘文明中不可否定的特相之一面。至其最爲顯著的特相，則在個人主義及世界主義，實爲希臘文明的指針；從而民族主義和國民主義，最爲稀薄的一事。此等兩極主義，在世界史上，果爲具有到底不能兩立的運命嗎？此爲吾人最感痛切的問題。假使能夠的話，則吾人將一面完成確立所固有之國民的國家，而同時又教化一切世界；一面增進保持所獨得之民

族的社會，而同時又不獨不毀損一切個人的自由，更欲從而擴張了。此種主張，固爲志士仁人的理想，亦正爲吾人所宜努力的吧。關於此點，我相信希臘文明的運命，既給與吾人以許多的教訓，同時亦有促進吾人的反省之處。

倘將希臘文明的自體，加以考察，則無論何人，都將以爲具有不朽的生命；而以其所以保持世界的勢力的，乃在其個人的世界的性質之一點吧。至羅馬的生命，所由集中於羅馬法，而永遠地流傳着的，實因羅馬法的神髓，乃脫却了羅馬之國民的民族的性質，而採取個人的世界的見地之一點；從而遂能流通採擇於今日的諸國家和國民之間，而毫無何等的嫌疑，何等的障礙之故。希臘文明，亦是如此。當最初還是希臘國民的文明之際，固未曾得到世界文明史上的勢力；及一旦超越於民族國民，而成爲以個人的宇宙的教化爲目的的文明以後，於是對於世界人生而具有多大的意義了。如此說來，就其特殊國民的歷史而言，固確爲一種悲劇；但就世界歷史說來，則實爲天下人民的一大幸福，而且真正地可以算得一種福音吧。總而言之，像這樣成遂了其特徵的發展之希臘文

明，正宛如一個世界的宗教一般；而磅礴於其中的精神，實永久地可以算得人生的至寶，而為文化的模範了。

希臘文明之潮流

版權
之
證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實價	分售處	印刷者	發行所	發行者	譯者	著作者
大	各省神州國光社 大書局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 福康路內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 第六十號	神州國光社	王璧如	坂口昂

定價
3-00

64

47

2